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八九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三）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建言井田議 哀帝時工 漢 師丹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時事議 魏 夏侯元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元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失位衆人驚駭欲

風俗清静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
憂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
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
求之于州郡矣苟闢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雜本雖復
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
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
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
則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
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有責負自在有司官長
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
外然則内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
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風俗而審官才矣又
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
君臣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
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
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
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
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
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
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
而静民之不静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
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
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
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
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
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
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
郡所摶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
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
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
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争夫和羹之美在
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
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
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
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
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

一郡受縣成其劑在下而吏之上遐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輕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乡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劾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兄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

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采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靡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時議上篇 自江海徵還獻議三篇

唐 元結

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汙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强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廐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諧臣戚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强濟弱恐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强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貓鼠議

唐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其宣進止以籠盛貓鼠示百僚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立政議

元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敝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収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朶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擧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煕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元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

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
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
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
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
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
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
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德之能一存若不太
為根深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
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
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
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
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
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
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
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
與為正統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裔部曲
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

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
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
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
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
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效其功今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
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
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并收貨物騰躍而商
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
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
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
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
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
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

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
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
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
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故民人以垣墻
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
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
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
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
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
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
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令品甚明
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
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
侈絶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
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
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
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
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
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
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
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㸌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
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
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
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
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
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絶有益於國
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
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
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
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
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
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
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内天子以
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
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

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
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
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
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
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
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肥肉國有飢民
廄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相食豈特腐
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
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
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
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
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
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
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
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
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
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

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
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
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
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
毫無可為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
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
步為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
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
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
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
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
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
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
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已上血脈
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
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
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飢寒之

恵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挽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棄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黙然不荅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

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愕愕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嬴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

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　器難就而易
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
而為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
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
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
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
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
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
故百姓仿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
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
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
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
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老至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
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緣常民而被
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
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
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
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

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
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
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簣桴擊木拊石以盡其
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
木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畫題
湊中者梓棺梗椁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
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
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
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舂
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
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
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
皮衣朱貉繁路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
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

重幣者則以爲孝榮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

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案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蹟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狭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狭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

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彊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絜己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偽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人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别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無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擾啖食鐵官賣

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孝昭始元六年二月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趣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　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便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

人主婦及賔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昆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它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褻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義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悳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請禁私鑄錢議 開元二十二年

唐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有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覇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錢刀為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

不重禁不足以懲重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餧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餧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知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處置經費議

明　張邦奇

臣伏覩國家近日以來經用不給至有欲以鬻爵度僧為言者夫二事者所獲無幾而所害甚大誠非聖世所宜行臣竊惟今天下非小變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其出不為少也而猶每患用之不給其來也有自矣蓋欲足費莫若省費所以省費者有三一曰昭儉德其本也二曰裁濫賞三曰汰冗食其末也至于所以經畫之方有二曰清理鹽法開廣屯田二者是已臣讀食貨志見文帝躬行元默而紅腐貫朽武帝商工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每告匱以是知省費之可以足費也曩者朝廷以大昏詔戶部措置銀四十萬兩廷臣議欲減半亦已多矣而陛下竟莫之從夫一事之舉所費如此可謂百日累之一日捐之矣今耗財之路不可縷舉姑以光祿寺言之一日之費供一宴之設而或至于鉅萬先帝已嘗裁減近日復以如舊尾閭漏卮一至於此夫惡得不竭也陛下誠躬行儉約明詔中外則凡耗財之路猶庶幾其以漸而可塞也古者非有功不賞賞一人則千萬人勸彼獻一技弋一禽者何功國家而陛下輒厚賚之耶文況享內庖之奉者多贅設支太倉之粟者率市人則一人耕之而聚而食之者復不止于十人矣此而不為之裁抑臣恐財用日耗于上而民生日困於下也夫不塞耗財之路無以開生財之源今取於民者軍需雜征與夫斗斛耗米之加已不啻數倍于常時矣民已竭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尚有可行者臣聞劉晏理財歲收數十百萬而鹽利居其大半夫鹽之為利上下交濟公私兼益昔之人行之而有驗祖宗制之而有法固可以坐享其利而永永無弊也今利不歸於國家而歸於權倖之門豈不惜哉況使憲臣與轉運等官絕交通互鬻之私而輕減鹽估多召經商循常股之制以次而給之而苞苴請託禁絕而不行焉則利不歸于權門而上下交受其益矣臣又聞西北邊地肥而人鷙悍者小有邊警朝廷遣使以數十萬給之此其可以常繼也哉誠使將臣召募邊人墾田給之使之世為土著之兵則不惟可以備不虞於無事之日而轉輸餽餉之煩亦可以計日而減

也此蓋諸葛亮郭子儀行之而有效范仲淹朱熹議之而未及行者今欲行之亦在擇其人焉專委任之而已矣舍此而欲別議經費之方則桑羊孔僅之謀非臣之所敢出也臣聞之易大傳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也者所以守邦之本也今竊見四方之人來京師者言今年天下州郡多被水旱而東南為尤甚不知朝廷將何以卹之不幸而卒然遣部有急數十萬之師又將何以餽之此臣之所以為大懼也且天下之事上因循則下玩愒因循玩愒之餘而不有振厲作興之政出其間以鼓動中外之心而革其故習則其勢將有至於不可為者矣此臣之所以重為之寒心也謹條所聞上塵睿覽伏惟詔旨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鹽政議

明　霍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導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鹽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淮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米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養贍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貴湧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觔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銅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者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

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觔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觔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觔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者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貧竈有犯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糴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鹽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愈禁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詞問近年特衆往往爲劫此際不弭允貽大患不止沮患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何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獘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循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商客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官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令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賣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

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觔作一小引統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太皆不知本末之見也盖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盖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滞亦乃其所也此商人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

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盖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爲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觔餘鹽一引亦二百五觔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也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御史

鹽課邊餉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
邊方腹裏其爲腹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
集事行之數年即邊郡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
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
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鹽地復給草場
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
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
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鹽即給
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

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
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
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
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
槖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而逃逋乃區區
賑濟與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耶故
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
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
窩剗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勒借米麥亦復二

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
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
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
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
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
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
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
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飛鳥止則狼踞殺人刼人
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

應州縣民猒衆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
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刼幾致大變
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賄利而爲護送出
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
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
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
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
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鋭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
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恐乃逃生出不

獲已允激他變將誅吏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坡堰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以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而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和親上下其議時建元元年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師古曰猶師也)豪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如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子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

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俯行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觔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屬鴈門常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無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師古曰槥小棺也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古昔也重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湊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謂敗其衆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

風疾風衝突者也之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
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
絕師古曰從音子容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
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
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
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
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
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
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
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
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四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穴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

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會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

受伊邪莫演降議　　漢　谷永

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

漢興匈奴數為邉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邉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辭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鮮卑議　　漢　蔡邕

靈帝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犯邉請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建議出師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闗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并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其不可一也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志益生加以闗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

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頻良將習兵
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頻鮮
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
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
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
胷背之瘭疽其不可二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
尚此醜　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
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
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
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
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其不可
四也夫戰勝者未必克扶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危聖
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其不可五也昔淮南王
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
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
虜皇威辱外裔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
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
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維思
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
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
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
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
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
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
嚴尤申其要遺棄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
首

世守邊郡議

宋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内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内以尊寵國君之善惡諸侯任邊功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　者特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焉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供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歛人感服者爲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踈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入粟贖罪議　　漢　蕭望之

（望之為左馮翊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　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關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以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辠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辠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復對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師古曰離遭也）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也（師古曰同共給之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師古曰貣音士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
曰不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駁陳忠罪疑議　　漢　應劭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同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艷皆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知之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時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

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
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斷獄不盡三冬議 章帝元和二年

漢 陳寵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茘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 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由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平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患稽春秋之

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呂祖謙曰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義無鞫獄斷刑之政命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

駮為父報仇議　　漢　張敏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敕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

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則為異王者承
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
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復讐議

唐　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以夫律雖本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

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駁復讎議

唐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西伯受命稱王議

唐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為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

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絶紂亾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内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王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沒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唐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内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禪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

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黙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邘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饗周公於魯矣安在其爲成康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周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别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

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又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漢高祖偽游雲夢議

唐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宏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游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

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因執是恩信不流於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寖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酷吏傳議

唐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耳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為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網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

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虧父之華異申棖
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詹怒而
中節者激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
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
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唐　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
曰推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
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元
吝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
功饋軍餉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
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
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録念功用昭洗瑕纇次則布之
感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伏大順以討之出師以
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
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逞其狙忍時伺
卧寢遂使命懸僕隷蒼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
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
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
義為名且彰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足
勸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及異於是乎其樂
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
為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

使天下陪臺厮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汩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唐　高適

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　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乘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焚摇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劉虐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横衣冠凍餒僵死墻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怨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縻爛割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令扶道之人不慚卓之不臣而務其偽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元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土嗟乎仁賢之魄瘞寘於邙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

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賤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内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之廟義當焚毀

駮行三年之服議　唐　張柬之

唐武后時王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内何以譏三年之内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内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歷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卯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况卯

明親受經於仲尼手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明崩及見廟殺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朞而小祥食菜菓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

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令吾子將狥情棄禮實爲乖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己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墻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蕪言所有掎摭先儒顯且以時消息

改葬服議

唐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

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何如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吊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為兄後議　　　　宋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凡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乂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反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元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　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

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尤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志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惟棄後君命己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征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禰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今宗廟援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公族議

宋 曾鞏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畧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循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曳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

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寔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御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救災議

宋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日待二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得復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徒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

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户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户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𡚁又羣而處之氣又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耳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彊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所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

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食足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假乎他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則必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有一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　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

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鉅萬貫而其費已輕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渾儀議

宋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鋭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黄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九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歷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歷作為歷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步大衍歷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落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黄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張衡為銅

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説以天形如鳥卵小椭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矩子午以象天有衡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為惟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赤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

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欽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

極檝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没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

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

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於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歷法步之其四衡上

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池今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亘以機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

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今璣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合璣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璣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反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今璣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日月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畧也其入今璣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工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輙變今當省去月道從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

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
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地際之
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
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
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法
自當默與天合

學校貢舉私議

宋 朱熹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
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
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
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
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
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
度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
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
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
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
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
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
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
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
事之有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
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

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説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説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粮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説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改月數議

元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閒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氷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閒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先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于卜偃荅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謡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迺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迺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也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録終不能曉然相通以袪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互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

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殺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反太甲篇之嗣王奉歸擧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晋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迺獻公之世是啓國日淺二軍始備晋文未興齊桓尚在雖書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据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孔子廟堂議　明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辛香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内拜妥尸尸酳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晋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

芜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　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之道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以其郡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廡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真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側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佛儀禮饋食篇御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

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藝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禀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衆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污登進茂異擧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歆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奴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嫌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污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才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絜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辟言兼聽俯納責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疏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章服議

明 宋濂

歙儒有義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朵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金華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爰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亦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朵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歙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于袞以示差降飾圖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于唐宋之世哉豈惟袞衣為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為旒前後邃延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為七星旁施犀瓶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啣之古者以旒數為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為二十四焉使歙儒舉以為言則群起擿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遂斥人以曲說亦不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為正

治河議

明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卯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為阿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术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斡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崑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又至崑侖之南又東流過濶即濶提二地至哈剌别里赤與納隣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釃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它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它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釃為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

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領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允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可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孔子廟庭從祀議

明　王禕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楊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事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究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

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於今賴之則所以尊從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董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説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説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頴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虚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頴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勳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詩説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其欲刪諸經正義䜟緯之説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言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顥兄弟承之道緒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

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纘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考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記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座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公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灝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宜所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序總

書籍

經史

聖謨

歷象輿志

正學

道術

政典

考載

詩[illegible]

禮樂

藝文

傳記

試録

書學

方技

文集

贈送

恩命

游覧

讌會

題詠

旌美

祝賀

圖畫

哀輓

器物

書籍

經史上

經史下

書籍

經史上

刊布學宮

諸儒私述

尚書序

漢　孔安國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尚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詩序　　周　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譜序

漢 鄭元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幽宣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春秋左氏傳序　　晉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魯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原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政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者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公羊傳序

漢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耀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宏，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

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並言其意業未及緣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儀禮註疏序

唐 賈公彥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註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畧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元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註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註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元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元瑕取殘得無譏焉

孝經序

唐元宗

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敎人也故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敎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糠粃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孟子題辭

漢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時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三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

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力彫瘁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難乎

易序

宋 程頤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周易傳序

宋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於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書傳序

宋 蔡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

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詩傳序

宋 朱熹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

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和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春秋傳序

宋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春秋傳序

宋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夷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其無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賛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輟不自揆謹述所聞爲

之說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禮記集說序

元　陳澔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乎禮後聖垂世立敎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収載固為可憾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俱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白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奥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敎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

千慮之一爾後學東匯澤陳澔序

大學章句序

宋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農之職典樂之官所由始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

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獨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宋 朱熹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謂也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益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詩圖總序

宋　歐陽修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周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於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於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凡二

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幽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衛晉曹鄭魏比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之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序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王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毛詩集解序

明 陳鳳梧

詩何自而始乎唐虞之際君臣有勅天之歌田野有擊壤之謡夏有五子之歌蓋詩之權輿也三代之治至周而極盛矣文王武王以創業於前成王康王以守成於後至於中興又得宣王以繼之寔皆聖賢之君而其輔相則周公召公畢公以及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輩又皆聖賢之臣明良相承化行俗美故上自郊廟朝廷下至鄉黨閭巷形之聲詩皆醇乎道德為正風為正大小雅為頌可以風化天下而感召和平至幽厲平王之世政失國亂俗非民怨而變風變雅作矣夫子取而删定之凡三百十一篇蓋取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垂教萬世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旨哉聖言學詩之要不外是矣秦漢以來說詩者凡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三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故學者稱為毛詩毛之註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孔穎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叶于一至晦菴朱子玩聖經之本旨集諸儒之大成作為集傳一洗小序千古之陋深得温柔敦厚之教後世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為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衛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公世次可考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魯商周頌各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為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咏他事也而亦以為淫者所作不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垂訓矣此註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爰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緝楊鏡川之詩抄而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鏡川之辯及愚別著考定篇什一卷悉具列於篇端庶以觧學詩者之

疑云耳

春秋諸國統紀序

元 吳澂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没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自秦漢以後之儒剏爲是說也說經而迷於是也有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爲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爲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旨哉言乎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敝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大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日書月焉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焉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内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

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己所持見各傳于經續數旁通務合書法除事關而不録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忒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爲言也不其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甫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明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常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勃然而動者

之不可忍而踦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
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
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
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赦爲之謂也故曰孔子
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
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
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
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
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
曰其三王之罪人其五霸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
之在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
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
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
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
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
諸家之紛紛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
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羣於
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
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
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
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
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
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常師陽明王
先生聞致知之說焉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
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
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
歷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
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貫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
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植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
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往羅浮後其說不知
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無物而後
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
老矣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
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
之

三禮考註序

明 羅倫

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夫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制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壞于戰國燬于秦穿鑿附會于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吴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彦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爲已作以公之言叙録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没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爲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禮儀率混淆無别决非當所爲豈璧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叙録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叙録成於癸年此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註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諸小戴者纂言悉寘不録今此書增入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叙録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註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彙混淆註釋粗畧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其以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内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

篇目未及成書臨没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歟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深可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且屬倫校讐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臥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註疏諸書旁正而訂之使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監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戴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周禮義序

宋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廸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明　方孝孺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胥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敎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為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剗而不聞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

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閒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為他官所掠而禮之繫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鄉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爲有稻人爲有司稼爲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一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工錫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匡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屋有人肆有長賈有司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薙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蠱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

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矣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者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乎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論語解序

宋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蓋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益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一無以字）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一作他）日識其面今日見（一作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焉（一作是）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汲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爲爭衡孰全孰

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鄒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恠卜相之書言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不笑且受侮與邀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灑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矣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試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

令色寡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亦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眞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致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

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有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遠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眞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論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聞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論孟集義序

宋　朱熹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

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故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焉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末俗頃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

序

論孟或問序

明　張詡

論孟或問世多聞其名而未獲覩其書乃今出於數百年之後與大學中庸或問並行於世使學者有所考據得以益廣其知識開其聰明而為斯道之裨也是書之出也詡固竊為天下後世喜也雖然予欲無言孔子嘗以是為子貢啟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嘗有所感也故曰吾於武城取二三冊而已矣夫誨人不倦聖人之心而欲無言六經萬世所尊而孟子猶有所擇自古聖賢指之的擇之精不徇跡而任真不貴耳而賤目也如是使學者深悟而自得焉則論孟本具胸中雖無論孟可也況或問乎不然溺意筌蹄留神糟粕吾恐認浮雲而迷太虛知識多而大智昏聰明作而太樸散卒焉斯道之障也是書之出也詡又竊為天下後世憂也御史君英近得善本將刻而傳之大流布賢傳以翼六經下惠來學甚盛舉也間屬詡一言且語之曰是書得尹楊諸老全書採其語分註于辨疑之下尤為明備今姑刻之以竢後之成人之美者補焉於戲聖賢隱沒正道將沉凡聲利得喪足以敗道而喪心者其為迷也顯人猶知之至於溺意章句相逐影響其為迷也微而覺者鮮矣詡誠無似因御史君之屬借一言之而因以發其一得之愚焉益足晉之喜固不勝其杞人之憂也

中庸後解序　　宋　呂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爲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爲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爲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盍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爲譊譊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中庸輯畧序

明　唐順之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𡻕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廵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常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九而六而九而二也斷之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與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闊而其爲說也益精以深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

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内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彼游楊謝侯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于吾弗敢知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侵淫於老與佛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益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經序錄序

明　歸有光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梨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絶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絶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漫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談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益唐人

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極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昧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謨章晚出之書未能覺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邱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尊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于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義疑而序其畧如此云

書籍

經史下

自序

漢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元孫卬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

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
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
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
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
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
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
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
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
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
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
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
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
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
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
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
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上大夫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
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
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
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
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
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隋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大後世聖人君子

敘傳　　漢　班固

班氏之氏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弃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為字者一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令回生况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况生三子伯斿稺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于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陳伯宜頗摘發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倢伃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　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

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

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允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為河西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斿之卒也脩緦麻賻賵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

以王音習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稱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己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壟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鄉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

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遁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而不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志序

齊　沈約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叙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歷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渾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抗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潏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沽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

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畧竊以班
氏律歷前事已詳自揚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
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
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
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别
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
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别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
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
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畧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
雅鄭謳謡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
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按今鼓吹鐃歌雖有章
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
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
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
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
彪以後無復記録何書自黄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
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
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
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
欲使逐鹿弭謀窺覦不作握河括地緑文赤字之書
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
金芝元秬之詳朱艸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
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
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
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
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
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兖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
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
不能記自戎狄内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
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
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雁
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
民單户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
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
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爲
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

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卽而因之亦猶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猶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遥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不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新註資治通鑑序

宋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旣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畧甚益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

而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無復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一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知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

國事雜然並錄者槩然消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

延平廖公見而禮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尟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憾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

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通鑑前編序

元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頗胡過於詳而張失於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詞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

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唐鑑序

宋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后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

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廢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采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緜緜延延乍傾乍安若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寂寂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帝王世次圖序

宋　歐陽修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者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唐史論斷序

宋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王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

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其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

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爲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例固不明人之善惡固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同而工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偏行答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

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録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雜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録與書兼采諸家著録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録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　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焉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艸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　守少服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廢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覩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宋 司馬光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有一二人所對最精詳先具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擢調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爲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滾滾無窮上下數千載之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幾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於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諉之道原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嘗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吕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

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
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
而歸未至家遭母喪衘得風疾左手足偏廢伏枕再
朞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輙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
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
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
以没固宜然何爲復病而夭之耶此益使人痛惋惝
怳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
至羮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
川時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
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
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
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
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
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門
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道原致
疾亦緣學之苦耶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
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

背毁之口服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
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
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
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
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奸諂者疾之
如仇讎因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
棖以多慾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
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
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
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
及潁州悉封而返之于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
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
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
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
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
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
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
歷本皆不同緣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

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較己之書是非得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爲書屬光使譔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請國各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申言之光不爲人譔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生平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慶唐末明經及第爲臨川令卒官遇難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爲筠州今爲筠州人父煥字凝之進士及第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爲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古史序

宋 蘇轍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

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譏已也焚之畧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覩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

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正統八例總序　　元　楊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滅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爇遏也通古今考之旣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邪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出處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苻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愼其終抑有以濟大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曰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孰爲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

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今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絶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絶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戎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啟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啟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

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乂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咎在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興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興者有不得不興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興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卻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託於梁陳扭於篡弒若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於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援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

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録內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已肅宗掃清鉅盗廻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興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己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

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罪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誅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啟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啟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武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廢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偽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隨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斷絕不根之論從漢於乖戾耶得失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之幸不厚矣乎

國統離合表序

元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遂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縣爲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閒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以漢號通鑑通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引其時改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興三年除興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與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王者徽建皆非常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漢書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死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興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諡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夠於無諡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元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元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

興二年庶前後叅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註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夠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繼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難者度不可以爲户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狀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續後漢書序

元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篡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晋晋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晋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覇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議論皆失其正哀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晋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晋尚爲篡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續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焉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閒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

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晋以吏壽書作表紀傳録諸序議賛十二年夏五月偕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晋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録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袪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奥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首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騒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瞳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通鑑綱目考證序

明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脱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爲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於衆吾夫子益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旌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着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爲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歳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刑政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鑑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寛考異又多未精此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兹讀徐君考證則渙然氷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爲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晋武太康十一年分

註永熙父子之倫有紀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於以别嫡庶貴賤之分實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於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官者於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禄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於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絶嗣之危也如高后廢少帝則政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政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襃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與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於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世統本序

明 豐坊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趨舍之塗是故詩書已删禮樂已正必假魯史修春秋以為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而後實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繫六經頼夫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以内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内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源具繇黄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

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元崔實應奉劭蔡邕劉珮侯瑾魚豢熊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宏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陵瓊魏收王邵王通房元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暐劉餗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攽卯范祖禹孫轍張商英林虙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元呂思誠宋濂王褘陳桱胡粹中梁寅邱濬金燫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監戒著幾微誠有得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潤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目記大畧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憾焉若夫曰史之法則槩乎未之及也道生垂髫有志於斯弱冠干祿未遑卒業然於心恒弗忘家故藏書萬卷甫入仕籍悉以俸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歸絕家務簡交游鎖閣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定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昀如今日乃輯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歷數也先辯統之正偽然後祚之脩短政之得失君之昏明臣之忠佞可得而評焉綱祖春秋嚴美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歷埶文食貨后妃列國諸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啟冊而史法備矣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者與錄成畀之子姪庶幾繇是可以言學非敢示於人也或誚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惷乎覆瓿而已余聞而笑曰天地之間物

必同歸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别身外之物乎知其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恤其它歲在元黓執徐月在陬日在奎爲之序

南齊書目錄序

宋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　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

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没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脱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説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録序

宋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録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我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説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之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陳書目錄序

宋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而其書亦以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得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

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别為目録一篇使覧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唐書叙

元　趙世延　文類

天歷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考訂鋟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昪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為國褊小覩其文物當時諸侯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祐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燿一時有不可掩翳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絶嘗獻橐駞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忘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録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

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有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重刊舊唐書叙　明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乃御史聞人公詮所欲梓行者也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所撰命徵明爲之序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爲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顒以次增緝之訖建中而止而大歷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歐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歷四十卷續歷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歷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歷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閎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良史才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澁爲失體刊削詔令爲太略固不若舊書之爲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顏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假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爲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爲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昆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爲亂道賊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

序二

書籍

聖謨

歷象輿志

正學

道術

序

書籍

聖謨

仁宗御集序 英宗御製　宋　歐陽脩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勑都俞吁歎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侍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齋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苦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 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閒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廑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畧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己則天下享其豊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任任賢材措民遂於治安躋俗豊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宗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太祖皇帝總序

宋　曾鞏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無幾耳太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戢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於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紀墨愛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惠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遺世大衆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之絕雪冤滯恤農民振人財中命郡邑反覆不倦或遇水旱輙疏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喻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乃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代所加必其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非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援用材武設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遂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鬬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談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惡陵之鹵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為

戎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觀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蕞蜀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泰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遂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之勢連數十城之鎮剖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欲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名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因鹵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歷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是以為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盖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麄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

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代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反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涸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容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　寶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　一萬太祖元年户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仁皇訓典序　　宋　范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內為下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於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先有天下四十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如泰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於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為法者也漢自高祖至於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於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昔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正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為謨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仁宗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　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大定治績序　　元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鄰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為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為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今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閒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鷄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

皇明寶訓序　　明　宋濂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妥寧爰自
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歷以成昭代之大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帝御東黃閣名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為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藏而繙閱之仰窺神機睿斷遠猶辰告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歷之成藏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盍如
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己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宏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甚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誡武王有衣鑑之銘垂世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
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

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亹亹弗勸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止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皇上法天而行覆燾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訏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爲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聖學緝熙内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

大明日歷序

明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歷成粤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黄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政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挫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静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

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絶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雖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益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其精察其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焉因日歷成書謹揭其大要于首簡使他日脩實録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于千萬世也

洪武聖政記序

明 宋濂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於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益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偃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于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乃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紀無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幸位絶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材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官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剗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

咸前王所未行咸行之有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葢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諏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凡〻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烈著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

洪武正韻序

明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亂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惟武夷

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恊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答禄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藁始克成篇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勅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為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于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當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御製文集後序

明　劉基

臣聞自古帝王之德之美見乎外者文與武也惟上聖為能兼焉故天下無事則以制禮作樂布政施令民之望之但見其光輝昭著如日月之照臨於是乎名之曰文天下有事則以誅暴伐亂植善癉惡民之望之但見其威勇奮發如雷霆之震迅於是乎名之曰武文也武也同出于一人也是故益贊帝堯則曰乃武乃文周公賦詩以歌詠文王則盛稱其遏昆夷伐崇之事此聖人所以超乎萬物之上可望而不可及者歟欽惟皇帝提一旅之衆龍飛淮甸芟剪羣雄命將四征神謀妙筭悉出宸衷動無遺策是以不十年間奄有區宇元黃之所覆載罔不臣妾自古以來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及夫萬幾之暇作為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言雅而旨遠至於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見其肺肝真所謂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者矣臣基蒙恩獲陪侍從親覩其盛曰思書詩所稱古昔帝王兼全文武者誠非溢美故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由今觀之豈虛語哉

三朝聖諭錄序

明　楊士奇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首膺簡擢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時幾務孔殷常旦及午日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宸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焉旦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恭侍經幄車駕北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仁宗皇帝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奇祇事三聖三十有三年寵愈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寧嗚呼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七十有八衰病昏耄猶濫玷朝行未已也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奉命祇送甸乃竣事其每旦展敬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榻前所得王言之詳者輯而錄之釐為三卷永樂居首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蓋計平生所得此殆百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

陛之容可存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慮泯吾君之盛美是懼而遑他卹哉不覩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具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葢昔之大臣君子往往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所錄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奚暇他卹哉疑者既釋號曰聖諭錄云

明倫大典後序

明　方獻夫

明倫大典書成皇上既親為序諸首又命内閣輔臣臣一清臣璁臣鑾冢臣臣蕚序其後已而復命臣獻夫序諸末臣謹拜手稽首颺言曰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生於心者也故率性以為教緣情以為禮因心以為孝道未有不本於心者也夫道一而已矣聖人秩而序之或謂之五典或謂之五常或謂之五倫典也者有常之謂也常也者不變之謂也倫也者有序之謂也故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故禮可變道不可變非道不可變心不可變也非心不可變天不可變也是之謂降衷是之謂秉彝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明倫大典之作盖將以明斯道乎嗚呼斯道之不明也久矣非斯道之不明也人心之蔽也嗚呼人心之蔽也久矣非人心之蔽也學之蔽也臣嘗學矣見天子為後之說見漢師丹議見魏明帝詔見

宋司馬光程顥論以為道固宜然矣及因今日之事
而反諸心則有不然者遂為之思曰若朝廷今曰爾
百官棄而父母將與而官爵百官將棄父母而取官
爵乎否也以此心推之皇上之心亦若是而已矣由
是推之見舜竊負而逃之說推之見儀禮無為人後
者為之子之說推之見大人世及以為禮天子諸侯
無為人後之說二帝三王之道固自坦然明白而後
儒之說之蔽之也於是繼統之義著而為後之議屈
矣嗚呼豈得已哉夫師氏司馬氏程氏皆名儒也臣
等何敢必違其言以取不韙之罪哉是心有不安焉
耳禮官之議十九臣等之議十一皇上亦何必違衆
而從寡哉是心有不安焉耳是心也良心也降衷秉
彛也人固有之也不可得而泯滅焉者也使此心可
泯滅焉則亦何有於是故學也者反諸心而已矣讀
是書者亦反諸心而已矣

序

書籍

歷象輿圖

神龍歴序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叶紀之文青巖啟而六甲飛黄壤堙而五行䟽故知乾笑遠坤符靈秘法効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貫於神道皇軒於是乎合而不死帝嚳於是乎推而致福句重黎並命叔仲分官理八節而調四時部三元而齊七政權衡度律在虞夏而兼修正朔陰陽及殷周而備舉既而王風版蕩戰國縱横替史忘三家之言疇人失二官之業履端闕而歸餘壞攝提差而孟陬殄廢時亂日非直羲和湎滛亾甲喪子豈唯商辛暴虐漢興艸創肇詳紀綱而方士異詞天官横議張蒼從甲乙之術未叶變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疎闊當塗圯隔典午陵遲戎狄升僭偽之壇寓縣乏神祇之主三辰九野壓析景而分躔二衆七衡執當期而合度建元高而不貌沿木火而無譏與百代之闕文復千齡之大統匪我昌運疇能離此國家艸昧區夏權輿品物萬方同會獄訟之往河南五緯運謀神靈之入東井然元珪受命紫籙登樞白玉斗而察璿璣把珠囊而膺歴數勤於水土大禹之平滌山川禮乎方圓高辛之迎送日月應天神龍皇帝大横纂極元良繼體乃神乃聖三王接袂而扶轂允武允文五伯連衡而擁篲於是乎東明捧日西掖占風南震雄王之壓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人類胥庭扞圉徒施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功成理定之業協律登歌疇德瑞聖之符陳郊謁廟萬官咸事百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為欽為歴象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勤農闢土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變祭伯㫖所謂術無恒是洛下閎所謂歴後當差昔太初肇規使易高皇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因時通變厥有前聞爰命典司更從刊正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駙馬都尉上柱國楊慎交鍾毘貴遊山河寶氣赤泉疏社軒裳接於五公朱輪贈言翰墨連於七子資玉環之舊德擁金埒之新慶簫吹鳳管朝昇烏鵲之樓漸閱龍章暮下麒麟之閣臨西山典籍之府總東壁文章之事九源百氏之說盡入胷襟六

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永言董率實歼詳明左散騎常侍兼修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國公郗冲望重簪纓才高翊建家風推其直道帝範籍其謨明吐白鳳而艸元言垂紫貂而步黃閣叅司國典時望允諧副掌天書朝寄斯在鎮國大將軍右驍衛將軍知太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嚴善思正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護軍傳志忠等或禮闈兵鈐以賢才而入用或天門地理緣道術而見知皆學富傴韋藝超甘石窮神盡智之妙閎落銅丸則速窮高之方懸裁王表朝請大夫行太史局令瞿曇悉達朝請郎行司歷徐保文承議郎行司歷南宮說等或善分天部或上言筭法稽長短之效無煩於驗識披圖察休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承朝委悉達等則專司課務據覈其真志忠等則監共討論用禪其闕雖異禮而各術並用心而合契於是精研六位遍考十端立東西之定儀採南北之遺事會數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三丑三追日暮之行按星分之度以推四時之發生以步三元之蜀縮然後分至啟閉無愆於玉衡弦望躔離必應於銅史繞窺幽室已見飛灰雖侯清臺仍看合壁追論古法師驗前章八十一寸為日分徙言精密六百八年為歲紀終非允當歷祀之所紕繆異端之所穿鑿莫不裁之繩準格以銓衡究天道之精微閑日官之執憲容成再出不能添泰累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豈比夫時乖兩閏始戴鄒人之語亥有二首方聞絳老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強圉皇帝撫天下之三載也珍圖改御寶歷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元鳥之署候耕耘之節非藉杏花亶昏夕之期詎須蓂葉叅幽明而制術邁古今而垂範玉儀既正金鏡逾明知聖社之無疆識懷生之永太元符允合可以覲天地之心能事畢甄可以為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紀次勅成名曰大唐神龍歴云爾

大衍歷序

唐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歷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昬星辰左牽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節鳳鳥爲司曆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有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昚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歷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大初至於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採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太鈞不測之氣盡覼縷於天聰廼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閏之廣狹繩九道之朓朒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章朝竟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明府先有理歷陳景善算趙昇首尾參元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歷經七章一卷長執歷一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顔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歷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啟履端之業非容成諸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黄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戊記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歷伏望藏之書殿録於紀言掌之大史頒於司歷制曰可

革象新書序

明 宋濂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遯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為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元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别先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輕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為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齋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絶竟不知為何術倦游而休泊然而亾遂葬於衢之龍游鷄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歷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没其門人同里章濤深恐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為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迄宋其法寖精至元為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歷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没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參累代歷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即所定授時歷歷經歷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星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閒者雖絶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歷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

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食順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内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歷經并行無疑滌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地誌圖序

唐　呂温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壁世霈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奥未足以昭啟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戍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聚落内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平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簿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户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迎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

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緊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奥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幽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戴人物之庶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郵氏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賛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覩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頽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雲南志畧序

元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慎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倖罟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啟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箪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主者格於貪利雪師以自遂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為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

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軒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悦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補正水經序

元　歐陽元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脩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敘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祐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知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聶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為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

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于其後他書或然也
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
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為
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
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
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
疆彼界之殊又烏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
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
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
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
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益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
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守文氏之感發而有以
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北固景純之所
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趙元之無
遺恨者也伯脩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與
當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肖閱於僦
方之大者故余亦頗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水經序

明 王禕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
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
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
宗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
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益
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
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
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
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
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
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
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
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
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
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
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
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

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酈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縣之名本艸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泰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益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踈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承列棊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水一千二百五十一其原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纒絡枝煩條貫亦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味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南畿地理圖序

明　蕭鳴鳳

南畿地重事繁制使撫按各分土而治惟提學用御史一人總之南圻地理固當有全圖在提學察院則似尤不可闕者鳴鳳承乏於此始命繪而刻之石焉大抵南圻形勝在江淮二水漢北流入於江河南徙入於淮然後皆東注於海是南圻者四瀆之所經也鍾山逆江而上鳳陽泗州與淮相蟠結皆堪輿家所謂龍盡水會之區我朝祖陵在泗州皇陵中都在鳳陽孝陵都城在金陵江淮山川之秀悉此焉此固天祐聖人所以立萬世不拔之基者乎及觀天下之後勢南圻控江則皖城姑孰扼淮則壽春盱眙瞰河則彭城潁亳閭浙處肩息之下青兗陝洛江廣當襟喉之衝有天下者之所必先也此固聖人承天所以開一統無疆之業者乎乃今觀乎斯圖審形勢之要推基業之緣則知南圻之民物誠腹心元氣之所在也凡涖茲土者可無慎重之心哉故於是而論風俗則我祖宗培養之深必稱其為首善之邦斯無媿焉教事固不可以不敬矣於是而計財賦則江南以彈丸之地而尤為軍國所仰給其不竭者幾何民力固不可以不節矣於是而較豐歉則宣歙諸溪赴江有通滯吳中巨浸下流有開塞徐楚以河徙遠近為乾潦京師以漕運遲速為盈縮水利固不可以不講矣於是而慮常變則都城廣矣而兵難敷長江險矣而操難廢潢池流劫無備則易警海濱嘯聚久通則易玩武備固不可以不修矣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操其始圖將防其獘捄其末不若療其原職思之道咨諏之益益必有交相發者其於腹心元氣豈可小補云乎哉然則斯圖也其視古之敘禹貢述職方聖凡雖遠而心術不殊由乎此亦可以測乎彼如有取之者其必有所感也矣

壯遊録序

明 鄭曉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檄取圖說於帥府卒具文書塞歲故牾抵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緒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具言不謬出拜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廵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鹵患卒無可據為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於咸陽者兩月尋過固原度金城渡河抵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皋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又東往來於延慶間南走涇原岐陽至於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吏僕不能數惟河南西之戍本以隅羌故今羌 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揮旗甘州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刺瓦剌善野戰南北相犄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洮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産為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於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河而東南清水興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鹵而貧困特甚何以賑卹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鹵鹵今顧為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冱塞鹵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於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罵聲相肩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要害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間而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産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厪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鏹而餓者弗瘳欲請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閡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

軌卒躰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於職方其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畧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爾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誅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録索叙於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蒼梧軍門志序

明　許應元

少司馬括蒼應公著軍門志成授應元曰子為我叙其意應元既辭不文不可則受而卒業歎曰嗚呼意遠矣而何其憂之深也今天下言夷狄之患者北則　南則有而粤之夷然而　之情在目睫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粤之形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墻之内也何者　人所居絶遠其欲入寇中國率行空虚之地數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堠望誠謹則可以知其聲鄉而為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幾郡遠者數百里近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故屬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　故曰在目睫之前也夫而粤者絶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峒之蠻與諸郡形錯壤接並耕而争食之保固恣睢不押話言苟得而已不顧死亡自昔上仁之所不懷而彊武之所不讐也獸集烏散亭隧哨塞之所不得施甲胄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粤之民無歳無夷寇之駴矣然而天下知　害而未睹粤憂者　近而粤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外而患乃在蕭墻之内也夫粤之夷非能

為中國害也然一日不備則嶺海震蕩憲祖晰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臣以不槩之柄為萬世規深遠然後石畫之老屢建夫誅討之勳薦紳大夫聽鈞深致遠之慮鷹揚爪牙之士效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燀赫乎遠方技擊驍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之所云亦信矣然公顧且以為憂者何也嗟乎是乃公之所以為憂者也先王之致武也固曰勤卹民隱而除其害夫粤之用兵亟矣粤人之力屈久矣侵盜之虞有廹而師旅之奉無緩斯坐敝之形也詩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夫旗章之盛委屬之重可以為寵也而君子以為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善事善則毗庶豫毗庶豫則武節奮此勝筭也故公在克敵而民不知嗟夫心之疚矣瘁豈顧問哉然是則奚用志也傳有之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夫司馬揖讓之法存而三代仁義之師猶少槩見於後世牧民形勢乘馬之篇著則攘夷之功春秋有紀焉況夫盛時之所以始憂勤而終逸樂者乎胡可廢也胡可缺也廢且缺者衆其歸至於萬物不遂而四夷交侵故先王重之然則公之急於志也者其又惡夫缺也哉嗚呼意益遠矣

安南志序

明 蘇濬

安南介在粵東西及滇南之間粵東滇南繇海道入而粵西繇陸道入故頒朔傳檄以及上表進貢舉繇粵西其地形便也正嘉以來安南黎與莫二酋互相雄據爭欲得中國之與為重而國家亦察其情形隨宜應之第羈縻勿絕耳邇莫氏中微黎氏復興旁觀之議幾於留庭矣大都英銳之士以漢唐郡縣為名必乘鷸蚌之勢清漲海之塵欲變夷即華而甘心焉老成之臣惕宋元之遺車而佩高祖之遺訓欲以夷治夷如嘉靖間故事將開今昔之情不甚相遠傳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治交夷亦若此哉西京之昔寬以文網而因其習俗故其民安東京之昔導以禮法恐以兵威故其民疑至漢之季而吏病民民亦病吏幾不可収拾矣唐宋而後尤有甚焉墨吏利於山澤之貨以安南為奇貨耤山而治竭澤而漁虎狼之性反噬隨之其流為強有力者喜以功名自樹今日召募明日徼輸馘首未聞而捉襟立見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元姑無論我國家威德邁西京遠甚然取之而不能守也則其故可思已西漢府交州置官為刺史者一為郡守者三邑令不數數我朝則列為三司分為十七府州縣且以百計而又鎮以中官彼其人豈皆飲水茹蘖匪躬之故耶聞之掌故若叅政馮貴已有墨聲而中官馬騏尤甚初政若斯後將安極民之胥而夷也勢也昔合浦郡多墨吏珠移之交孟嘗為郡去珠復還嗟夫今之世安能盡得若人布之南交令夷人不敢輕中夏哉

龍圖序

宋　陳摶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爲萬皆累累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

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下位去六）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五位言四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上位形五下位形六）十分而為六（五位六五三十數也）形坤之象焉（坤用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九八六之四象）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三分在西邊六幾老陽九惟在北邊六便成老陰數更無外數添也）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上位中心去其一見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四以

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氣也故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氣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一六上下覆載之中運四十九之數為造化之用也天三斡地二地四為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謂天三統地二地四幾九為乾元之用也九斡五行幾數四十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一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兩位則不成卦體是無中正不為用也二與四在陽則為孤陰四二是也在陰則為寡陽七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之也避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槩焉

正蒙序

宋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閒因問答之言或竄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為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於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子歿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移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偶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

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
無敢置立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
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
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
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
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為此言與浮圖老
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圖以心爲法以
空為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
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為為道
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
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
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
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夫為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
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為紛紛然與
之辯哉其為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
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
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嘗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
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

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
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
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
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
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
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
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
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
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
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
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准推而放諸至靜
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
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
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予為之叙
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
不為夫子咎乎雖然爝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
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
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宋 朱熹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荅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録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聞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盡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大學衍義序

宋　真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倘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聖前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也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其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年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伯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則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

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頻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豫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豫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預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乃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大學衍義補序

明　丘濬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其則在乎家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剟取其經傳子史之言以塡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

要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而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具其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夫苟缺其一節則既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綱焉綱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觧則綱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行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乎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収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竝駕先賢以取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粤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也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

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曰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葢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修之辭不能推典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思以補其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惓惓一念之忠儻為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也

道學傳序

明 陳獻章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跡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列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之所謂學後世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不知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于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敝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

者苟不但求之於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不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滯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益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為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生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道一編序

明　程敏政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於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於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語著於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為己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蔕異同之嫌茲其為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鵝湖三詩鈔為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蚤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於陸子者釐為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於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於南軒東萊之右顧不攷者斥之為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

之說以為於朱陸之學益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録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而藏之

古小學序

明 湛若水

王者之風息而教弛教弛而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無傳焉大學亡而辟雍泮宮之教無傳焉辟雍伴宮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終王宮黨遂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始學無終始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萬物不遂萬物不遂則天理或幾乎息矣夫二學未嘗亡也自二教弛而皆逸於戴記也大學之逸也其篇全而程氏表之小學之逸也其篇散未有會而聚之以復古者夫能始而不能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於始而能終者也若彼考室弗惟其堂曷其能搆搆則圮若農力穡弗惟其晦曷其能播播則不實吾懼焉乃日讀禮采而集之復為蒙養洒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其文則古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古奧也嗚呼斯文也自夫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上下達之者也嗚呼元子小子茍能習其文行其實立其誠誠立而聖學可基矣是用成書行之

家塾傳之子孫云爾

象山先生全集序

明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霸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

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

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鳴冤録序

明 席書

鳴冤録者録陸氏之冤而鳴之也宋時南遷朱陸二二子唱道於建陽一唱道於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牆於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窮又從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游考亭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録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録是經生學子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儒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佛老甚而將若浼焉間無覺者終身迷悟莫知反也及予宦四方得陸氏語録文集三讀其言撫膺嘆曰嗚呼冤乎孰謂陸公為禪乎再取讀之不徒非禪也且若啟敝提聾而中有戚戚焉又從而嘆曰予晚出迷途幸矣將梓陸書遍訟諸士顧文言頗繁見者慵覽覽者未終卒難脱悟余乃撮其書問語録之要者各類二篇名曰鳴冤録使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三乘空寂之語無六道輪迴之説必將曰冤乎人言可盡信乎茲始暁耳而貴目也嗚呼此吾道之冤也刑獄之冤陷一人道術之冤使天下人心飲醇酒而莫知醉雖欲無鳴將能已乎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失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鬪如絲麗同師鬼谷而自操矛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簀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氏之心不得表白於後世負冤者不徒陸氏而吾考亭夫子含冤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泯近時二三豪傑嘗伸此義以究未流信者寡而傳疑者太半是録所繇鳴也君子感其鳴一洗其冤將知登岱山望東海道在此而不在彼矣録曰鳴冤者蓋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陸象山集序

明　王宗沐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為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為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為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為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為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固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蓋去世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心也者辨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為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為禪然則為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為心予恐乎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illegible]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攺刻焉而命予為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摭而證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蔡虛齋先生密箴後序　　明　王錫爵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為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説也一日忽記為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閒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而向者言密之粗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卧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為默而寡之行無勝術也故汝請自呼小人自詈嘵嘵哆哆自戒光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於鮮經圖説為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辯自矜之士其書洸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於已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為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納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南華真經序

晉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元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仁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元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宏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

芬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益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懐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迈冥極者也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唐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叙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别法馬龍二世皆宏調御之説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説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户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攄會要而來者同趍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豈示宗源本末真妄之

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
廻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
掌而示之嚬伸以乩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
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
懼邪小之逆陷也捍而救之悲闘諍之牢固也大明
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
捧佛日而委曲廻照疑噎盡除順佛心而横亘大悲
窮刼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敎之主吾師為會敎之人
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敎之能事矣或
曰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
守癈聞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佛
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一味但味者不覺故
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
讃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
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
外户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揔持而防在
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
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
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刪正黃庭經序

宋 歐陽修

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其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就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畧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古文參同契序

明　楊慎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主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崍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咲也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知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盪産成者萬物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惟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註參同契序

明 徐渭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亡亡者以淵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貽之故經自為經體而註自為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不章貽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衆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閱無由指存為下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楊升庵欲分四言為經五言為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僧妄裂亟掇如萬手繅繭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盧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以之一日試挈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譬如陸遜求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背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為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無乃筌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摶控糟粕希不見誚斷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蓮一用寄衛生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我心 老三嫂而雞十隻參其中人叙言

序三
書籍
政典

平賦書序

唐 李翺 文粹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敦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豊農人猶不能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蹶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繇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裔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

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繇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皇祐會計録序

宋　田況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灋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審重愼可知也已古今世遠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戶部度支分鹽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總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礙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爲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群司之擬也國家丕享海內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歷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眅舍耒爭隷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滋恩蔭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馭聖恭儉憂民節用內疎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載損渥節嚴禦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

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牖欄檻朱綠之
歸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
池拂座龍鑑金碧玄麗始費不貲攸同請繕飾上面
諭曰此費無用可一毀之勿横費也臣以斷鏤小浮
之材毀無所用顧粗修補不使壞可也上顧以安邊
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
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緡帛以濟
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羅登謫誠為幸哉必欲
酌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論之
非有司之事臣材棄闇短久當大計雖內自竭盡而
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
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諮求則不敢懈先朝權三司使

公事丁謂嘗緝景德會計録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
贏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畧依謂之所述集
成皇祐會計録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
五禄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準精
要者采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録郡縣疆里徭
以宮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敢至於糧芻運饋國
之大計故特為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為
題辭今昔之隆汙置癈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畧矣冒
賣皇覽伏深戰汗

慶歷兵録序

宋　宋　祁文鑑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鈌有間矣夏商以來乃
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
然外制郡國內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
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
法則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
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
則懸故借邦弱時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姑息
厭法度故羣不逞靡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

而後稍陵遲也宗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
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
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鋭而票者充之或挽
彊或蹋彊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
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捍者募之天
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裔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
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
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營庫若工技業一事
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

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閲者或補如一閲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懾四裔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歷五年今叅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擇次首末鉤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兵録五篇合群曹所分總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伴之區處戢如也獨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紊雖五府猥并邊瑣曲析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惟而判蕃庸精之決要究秉之總凡録成乃上於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常矣近衛别録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畧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慶機有不周歲擢二鉉台曝識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元祐會計錄序

宋 蘇轍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書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録元和國計并邑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寄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内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叅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内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

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帛爲殄鹵之業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曰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巨萬而上清昭應宗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還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冀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屬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

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橋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民賦序

宋 蘇轍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盗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産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輙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戸得相

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講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斷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歷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陳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㝡隱絕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失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

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斷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数倍之價役錢敷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屬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戊午讜議序

宋 朱熹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没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横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説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葢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葢已十八九成矣函人於是始畫和親

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鹵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鹵而懽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姦言盈庭其曰鹵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其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

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幻然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

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誅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亂之萬世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益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唐律疏議序

元　柳貫文類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卽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删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祇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爲多故凡垂之爲甲令著之爲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

似乎太宗也予嘗偕數禮官陪在庭末議見吏抱成法寘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能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叅之祖宗權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爲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間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以罔民爲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爲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寀咸應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没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

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爲作爰書以取譏於世則予豈敢

序

書籍

考載

通典序

唐 李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群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代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冥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複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聞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塞胸滿腹鴻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古可以行於今問而

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群史上自皇帝至於我朝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生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其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世緯俗程制亦所不録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典刑篤於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記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遺遠昧違而觀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至稀可以歎息也翰與杜公數旬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 宋綬

古者黃帝氏創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掃王略載清緜蕝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即諏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搉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折衝既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汙鐵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綉采綷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沿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疏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況遺老嗟覩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丕則柴泰兆耕東壓寨石仙閭瘞牲汾澌澌順風訪道梁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天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別錄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卯伏衛緘在秘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覩皇上紹庭正統拱己中宸履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鬱學文之經也講兵訓士武之畏也奉先登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馨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遍數哉粵再郊之明年命華先侍臣圖寫大駕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反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守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讀馮元講孫奭議曰前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壹象設而又文陳乎繇是著為圖記十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畫橫幅其軸纖息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為盛書天聖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為之辨貴賤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

兕持虎以養其威千龍丘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右作鑒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熖祀有期教内省副鑒監逮屬艱難常從須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藻絢瑑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曩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常改爲輙敢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也即如舊仍以親改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荐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俾中經丙部之餘爲官注一家之説爾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宋　真德秀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録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删繁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閲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録侍郎徐公庾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亡慮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嘆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傳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録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無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輙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録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

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詖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訏謨縉紳之論建相與維持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蓍朮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咼咼琮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程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迭述至於黼貫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有一監而盡得之真我宗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欽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於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閻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簪宣之彥無以是聞於上者乎君建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紀覽而已也君早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於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於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涂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德秀序

文獻通考序

元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强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殊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 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

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熏心二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録具存可以稽者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収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輙加考評旁捜遠紹門分彚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一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怵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

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
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開國功臣録序

明　顧璘

皇明之興高皇帝以神靈睿聖不階尺土而統一海宇再造華夏帝王之烈於是爲盛於時文武之士崛起淮泗翼奉輦轂運籌發蹤攻城野戰之功不可勝紀傳之於今蓋百三十餘年其顯融特盛盟帶礪而勒金石者人人習聞其或未封先逝或功高罪大因以相掩者皆名隨身滅功與爵亡雖其子孫有不知其祖考之迹况他人乎是以大可痛惜者也夫食穀思稷踐土思禹君子謂之知本今吾承平之人去鱗介即冠裳離戰鬬死傷之厄以游文明雍熙之化庸非諸君之賜哉享其惠不顯其功凡知義者咸知耻之况乎有道而生於其鄉者哉定遠黄君良貴生於聖鄉今之所謂有道也及諸公遺澤之未斬慨然有作擴摭捜羅發微抉隠詢諸耆舊世族之家采諸残碑斷碣之載參之往籍定爲一書自某至某凡得若干人爲録若干卷履歴緒業一覧畢盡将以傳域中而慰地下可謂知本者也昔炎漢之初蕭曹張韓之功固偉然大也非司馬氏述而傳之於武帝之世其

後班固之史何所考焉夫紀事之籍近則詳而實遠則畧而失真愈遠愈失其蔽也固然則黄之作固也日之所稽也其可少乎哉或曰開國之功甚偉其事甚大國史所載弗論也已其所遺逸當時深山窮谷之中豈無良史之筆修而藏之何待今乎嗚呼是不可得而知也即有焉詳畧得失之間所遺多矣使其無有則黄之作其可少乎哉

華朝志序

明 許相卿

於乎建文之末諸臣忠於所事者衆矣遭時多故変死亦非一途要之自盡其心以不負其君則同歸云爾仰稽我文皇秉鉞靖難之際一時文武才智知幾達權決擇所事去故就新業勲佐命勒彝誓河山惟良丕顯哉乃有固懐主私罔識天授捍抗憤攖上干赫怒前後灰骨沈宗後因或憖而繼之彌厲参夷武屬乃猶競慕而勸趨焉於乎其愚不可及也大而天常人極乃以之存終古世道之攸繫也顧不大與嗟夫是或一道也已夫曠代相感百世猶興尚德之衷古今一也壬午內難逮茲百四十年諸先正狥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槩於見聞殺色菴辭稟猶並世子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慼興云乎哉是故沐浴文武之澤而不能不義夷齊云往者紀錄不倫遂將荼遺失實爰顔裒而序述之得百有六人又聞諸老先生言文皇師入都城之夕郎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逸去者四十餘人詰朝覺察者以聞後來遯谷窮山人往往遇識之傭販禪寂中於戯盛哉夫國運廢興事

之所必有也而建文死國之臣一時累百三代革命罕前聞矣兩漢以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來而創見於斯焉於戲盛哉其皆天地精英之萃聖祖功化之神書之足以封貞風光信史震耀奇偉於宇宙閒屹爲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誠不可以莫之傳也已於是人爲之傳卷類爲五難作而死於中死於外者曰死難任事不幸而以死自靖者曰死事不與難不與事而其心必不苟生而死者曰死志義不變面易辭而甘流離屛遠竄迹苦身之死而不貳者曰死遁於時未即引決而知生不若死之安也而卒死之其與死難死事死志死遁以有閒矣然亦可謂有耻而庶幾不遠之復者曰死終論次爲五忠傳具列於篇志義之士得以攷徵焉若夫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所紀載異辭則姑次其名族而世行爵里闕焉以俟夫篤古多聞者云

殿閣詞林記叙

明　廖道南

夫詞林奚始也周官太史掌六典以辨法內史掌八柄以詔治凡學世子及學士以時上下交脩內外交養所以爲國本計者重且大也漢置太史令凡供奉承明侍詔金馬者胥麗焉唐設學士兼講讀宏文閣館麗正創院集賢揮翰延英名對厥儀始備至宋則彬彬然盛矣祥符則建龍圖閣天禧則建天章閣嘉祐則建寶文閣元符則建顯謨閣大觀則建徽猷閣紹興則建敷文閣淳熙則建煥章閣慶元則建華文閣嘉泰則建寶謨閣寶慶則建寶章閣咸設學士以典宸章代王言可不謂重且大乎我高皇帝法周建官倣宋建閣初創翰林院以陶安宋濂爲學士建華蓋諸殿以劉仲質全思誠爲大學士又增設宏文館學士以劉基等爲之左右春坊大學士以董倫等爲之肆我成祖開文淵閣以解縉胡廣楊士奇等七人預機務仁宗復宏文館以楊溥陳繼王璡等五人備顧問纂修實錄即右史紀動也表章寶訓即左史紀言也撰擬制誥演潤絲綸掄材秘省校藝禮闈即太

史掌典內史掌柄也上而啟沃經筵賛襄聖神夾輔
諸宮弼亮元良其所繫者至重且大非諸司儷也凡
遇御殿慶成則令列坐於殿上御門視朝則令侍立
於金牀是故大學士學士之官尢重且大焉我皇上
紹帝王鴻烈光祖宗舊制肇御無逸殿則命大學士
坐講錫宴幽風亭則命學士坐饗陪祀土穀壇則命
學士分直臨幸太學則命學士侍坐聽講明禋圜邱
則命學士輪班視牲捧勑天門則親承玉音起草禁
御則客覲龍顏晋錫騈蕃宸慈亹渥誠百王所未有
千載所罕遇也臣道南自弱冠登第首被爵注紵琚
入舘荐荷寵渥編摩史垣獻納講幄幾三十年顛陵
甘露降則錫以寶墨泰時卿雲見則貺以瑶篇蔵玉
召還平臺祇謁則賚以金綺內殿捧主禁掖脩書則
勞以珍饌聖心淵軫御劄咨詢有同舘諸儒所不獲
與而將眷焉者昔李肇撰翰林志祇載唐事周必大
撰玉堂記亦繫宗典臣道南常讀中秘書與秦泉黄
君佐纂翰林雜記六冊暨屏居楚野恭撰典都通紀
之暇乃列華蓋武英諸殿名曰殿學文淵東閣名曰

閣學其兼六部者名曰部學詹事者名曰宮學長
春坊者名曰坊學屬宏文者名曰舘學典成均者名
曰雍學蘇寺署者名曰卿學兜義節者名曰贈學擅
翰書者名曰藝學而終始本院者則名之曰院學夫
士知所以自重然後任天下之重矧茲秩至重且大
矣乎自周以來上下數千載宅茲者　茲百十其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一代不數人而已若夫知
幾三長泰和四繼袁崧五難荀悅五志闕一匪通儒
也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翰林當以宿儒處信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明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高皇帝驅　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　為急於是大啟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畧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保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裔為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為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為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臺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為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垌之野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傅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削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輸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宗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亢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宗侯之所以畫藩者也迨其與也磐石雖堅齟齬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鼂錯之謀袞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雖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並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勅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蔵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纍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圍土之叔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

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即禄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邏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溢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明 鄭曉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以拓疆宇統一華夏威漢之功爲最取幽燕次之次亦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祀追崇之禮過於商周世胄之恩寬於漢魏矣高皇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詔雪誅鋤萬數相國慘於繫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釁深人主即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麗禄沒剝宗姓藏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海繫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真定越嶲安陸之流下承收復終歸謫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成祖靖難以九門彌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璧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鹵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摘倭韓舊恩新續降人廝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歆漸張九伯皆特轅款塞合騎從征頗稱不借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己巳丁丑剖符茁衆未幾誅辱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也細柳出居昏雖師律尚嚴而檢覈

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宏治熙熙慎名與器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靡典章黷濫極矣今皇帝洗滌乾坤光復祖憲登極之詔首録擒反者宸濠功已而秉邑宗禋顧瞻丞侑悼念元勳與滅繼絕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預命廷闕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獻陵即位昶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昶弟昇自是進紀褒申更相援引今皇帝若曰營卯以鷹揚裂土建成以馬歆受盟后家封爵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里寔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半可世如故他皆宜革徙以先朝恩命録之且終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今玫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略玫其狀世次為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録諸名臣記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明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庶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宗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章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為交趾參議胡為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而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陽始也景泰

時乃有孤卿入内閣者葢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内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内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内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髙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葢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卯以卿孤入内閣餘皆修譔贊善通叅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内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内閣之權葢隆矣先是内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内使書瑛為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為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内閣也亦未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内閣諸臣頼多效職三楊叅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譏隙文經武緯内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

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揺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强者恣睢弱者緘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既去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謇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閽力諫時值倖幸請劍行誅宏治初年大奸距脫海内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寛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請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盗厠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聞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皇帝龍飛虎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與制禮樂豈非牖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

於獻替乎茲表亘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擢其尤者入
名臣紀餘皆畧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皇明三禮述序

明 鄭曉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二郊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郊焉而侑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益其祀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因或沿於七代時革而革可考於三王殷殷乎秩秩乎撫世宜民神道設教不可以有加矣當是時議禮之臣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則夷彤取法萃渙條之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瀆奇衺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猾夏之禍烈於九黎棐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列聖相承式尊成憲建文撤仁祖而郊高皇仁宗因高皇而進成祖迨至憲宗升祔有祧寢之議孝穆登饗有奉慈之議情文恩義固有不得不然者其他稍有注措

不過微文細故之間而已今皇帝天德高明聖學純邃孜孜三重休洽百神郊禘廟祧社稷禖於帝王聖師雲雨風雷岳鎮海瀆農蠶醫牧老君仙子山公水伯司舟宗匠靡神不舉商宗肜日徒云豐昵周王雲漢僅爾弭災孰若今皇帝發九世之積德而垂萬祀之常經也嗚呼盛矣

皇明四裔考序

明 鄭曉

四裔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國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裔且喧我革蘭台以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北鹵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裔何以次朝鮮也學於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攻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役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北四王我歷歷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裔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裔不

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裔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於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裔者王道也昔也外裔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裔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昝我華人雲中閩浙夏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恐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壹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皇明北虜考序

明　鄭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元魏鄂逐之於前宗京戡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獻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師不還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上意益堅司徒鮑繫於掖庭本兵建經於私第渝木之變雖悔何追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謾和親於漢姬妾賜物於宗幣我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尾垣牆既潰羈靮弗虞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邏四郊多壘三陵歆祀萬姓震搖賴天之靈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構呼韓之隙雖有冠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

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
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譊口反謂貪功
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與和開平
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疆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
外城郭諸國保塞奚裔亦漸携貳於是並塞萬里所
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宏治
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常遣使穹廬至歷書
敕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
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迨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
富强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
貢艘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鎭皆無虜患已而議者
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知關庭知我地利闚我兵力
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卻貢專意內修己
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
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搜棘之師
坐收薇杖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己巳之憂
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
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

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
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皇帝
躬神聖之資秉剛華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慕茲
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讐結好
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
我遺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司往歲越大同
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閡平陽殘汾陽因遼東近復
度紫荆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
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爲議將
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
嗟乎三代之盛聲教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
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慶國於安史豈若我朝
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鎭聯絡更畫人謀節其貢賦
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將加之意而已或曰
周宣修行攘狁於襄重華敷德四裔來王又曰孰佐
重華皋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甫以哉有以哉

遜國臣記叙

明　鄭履淳

高皇親賢好士砥礪英豪雖戡亂尚嚴威行罔貸而氷霜雨露實均造物之心天下鼓於向往建文繩武敦體益致人重名節士惜廉耻試觀革除遺事當時死義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高皇帝親嫡子豈易姓比况英毅豁達遠邁建文使智如管仲以忠高皇者忠文皇他日齊名楊蹇亦無不可胡乃甘飴於赴咢取適於捐生宗嗣奄藏而守不移朋屬既戮而心不動精金以百鍊益勁長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之節尤爲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泯詩不見如蛾眉幾豫决於色舉者乎蓋推戴留名外人人苟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閫彼伯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臣竊謂高皇作人之化更爲過之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高皇變商爲華誕敷文德茲方三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以後四十有八年乃有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德教愈深宜有文丞相李侍郎者光我中華盛於建文可也於時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遷大相異乃爾即夫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其致一也己巳以來又百二十年廷臣危言潔行固多可表求其秘心善俗歷歷如漢長孺唐韓休宋田錫歐陽修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安於位也度之濟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竊故詳遜國諸臣以附名臣不惟彼之不可泯亦見此之不可忽有風教之責者庶其感動於斯也

西洋朝貢典録序

明 黄省曾

西洋之跡著自鄭和鄭和永樂初爲内侍是時太宗皇帝入纘丕緒將長馭遠屬通道於乘蠻隔裔乃大賫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妙擇譯人馬歡輩從之行總率巨綜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維綃掛席際天而行自是雷波嶽濤犇撞踔櫂掣掣洩洩浮歷數萬里往復幾三十年而身所至者僅二十餘國云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蓋去中國數萬餘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中始通焉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凡窮島日或紛如來賓而天堂印度之國亦得附於職方雖曰天子威靈致然而二三中臣捧敎行之詔蹈邈絶之境百尺所致靡不柔懾東向而稽首其殆不辱君命而善於懷諸者亦賢矣哉愚嘗讀秦漢以來冊記諸國見者頗鮮至前元號爲廣拓而占城爪哇亦稱寇逋廼堅不一屈内欵至勤兵越闘者數年竟不得其要領至今遺笑於海上入我聖代聯數十國翕然而歸拱可謂盛矣不有紀述恐其事湮墜後來無聞焉余迺撫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徵之父老稽之寶訓始自占城而終於天方得朝貢之國甚若者凡二十有三別爲三卷命曰西洋朝貢典録云

左編附序

明　唐順之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諸宗宦倖奸篡方鎮裔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輩劉儒之别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葢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歴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詼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卯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

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同姓諸王表序

明 王世貞

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惟藩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義蓋旨廣樹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爲王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兩周公而爵靳九命地截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楚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世而後勢不得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岳牧積資累望始遷爲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養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而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爲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略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明興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潭王都長沙魯王都兗從子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儀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

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禄奉推恩可謂廣矣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歷而二十三王者皆叔父行以意行中國自如禮樂刑政兇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黄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僇辱縱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絶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伹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縻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强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即小有滛泆越志者片紙旦下不夕繫於請室百世之社頃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敍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縻一城禄請不給仕宦永絶農商莫通於是裨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炁困而無所措手乃有請減歲禄者有限

宫媵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内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陜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淅之東南諸望郡可可以舉周晋代韓郡王而下其因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同宗則其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桒室取婦官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禄不限城埜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士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與本品服僾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帶而亡奉廪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絶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疎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觀悉也作同姓諸王表

高皇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明　王世貞

予讀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嘆也曰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誇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藏夷狠跋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勳相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埽矣夫以馮宋公傅穎公之碓而卒不免兎嫌謂其不蔽法也而諱之即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言出屬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旨哉所以稱罔少密者人主不靚其先得天下之踪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靚其先得國之所由是以易爲慝而難爲守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土乘駟之彝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紹明先世之道晄然下明詔太宰大司馬追攷故實攷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徽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穎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靖海之裔寥寥靳一命之澤將無望於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嵩與廢云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明 王世貞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用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録降附公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曹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城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俘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嗟乎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於太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寔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宗穎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埽安南國自偉亦何能起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黄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俾如綫之國與萑苻之盜函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况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於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廢太倉水衡之金錢縛之於股掌寧遠之摧東函積級至萬餘其所遺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它徼侯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而不習掌故乎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恩澤公侯伯表序

明　王世貞

古恩澤侯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武之爲王與王氏之五侯丁傅梁竇之類曰中官則如趙高孫程單超之類曰嬖幸則如董賢趙修之類是三者皆能干數典章變動元象使惟幄汗馬之勳臣胼體而不可收志節之士輕視紹冕而不樂於用明興高皇帝毋外家三尺之冗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楊徐而未印自功臣外無兩者也若李龐西由尚主而僭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凡椒貴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於晚年梁公之恭施於充妃之從子顯出相貴卻入陪禁藥至建文而削奪識者以爲非不幸云文帝入纂之頃中宮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大因觸其禍收其胄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勳塞天地家有兩公胙及百代不爲幸也昭皇后母儀奕世幾於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漸因之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正太師者然會昌主兵府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庭之進止其極不過貴富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戚怒不過行閭閻雖正而已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以執而縶僇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考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昭皇后故且羊援惟幄汗馬馬它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襲晉接穹乎崇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爲肅也若夫中貴人之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鑿其竅不敢身冒封爵而正德之亂其昆從以迨廝養皆得濫竽焉嘉靖之數方士之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紬削繼之著爲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作恩澤公侯伯表

公孤表序

明　王世貞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爲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坐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自爲太傅而以虛名崇故丞相孔光爲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侯王上而幾成篡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爲太宰然猶在丞相下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上江左以後自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執國之臣北齊因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序遷太宰乃叙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之執國始倣周官自爲太師太冢宰兼總五官之柄而宇文護因之其事雖美其心則慝矣乃欲與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迨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曰上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宰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始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爲真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公孤皆如故而復置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微勞與言色之昵合朝拜暮加不可勝紀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魏公達以舊德元勳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掾屬防閑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寄燮理之任而亡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薨韓公誅亦絶響矣將下視傅采鮮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此官仁宗初即位謂羣臣皇祖考神聖無所籍晃師傅即眇末何敢於是拜張英公輔太師沭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蹇吏部義自少保屡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竒自少保進少傅夏戶

部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幾若真授矣而士奇榮理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為常嘉靖二年以大學士楊廷和一品滿十二載且有定冊功加太傅四辭而止萬歷九年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遂拜太傅其後病甚以遼左功加太師不久卒縉紳衆而譁之以為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大同帥左都督周尚文錦衣帥左都督陸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譁者何也夫燮理責之紈袴論道以施乳臭即公侯伯奚取焉然則文臣而加者非德媲則譁非績崇則譁非齒宿而資重則譁以譁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譁不必也政和之制又有以太尉冠武階者竊謂可采云

内閣輔臣年表序

明　王世貞

内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削棘日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宏文學士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勸馬上業進學士丞旨同及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旨使為詔草濂獨多所當久之上做宋蓋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庸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為置僚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哉至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秘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右文遇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解所關預豈非無額職綜上輕重裁即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及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己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繇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永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考見云

六部尚書表序

明 王世貞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於丞相而內庭有尚書其爲令丞不可攷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已漢興至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攬斷而設中書令以參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裁斷萬機可否保護萬乘輿駕宮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諸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富平繼之稍自抑紲至大將軍王鳳而復修光故事權至侔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員三公曹是爲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而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而令僕射及尚書號八座其可否庶務即今之內閣而集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今所不敢望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射八百石尚書六百石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爲郡守毋望九卿而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

不敢剪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為它官逵逵遷為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晉分為六曰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衛矣渡江後定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都官為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於令僕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錄為真相而令僕為參執無錄公則令為再相而僕射為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奉行門下主封駮與尚書省次體而為參執唐自太宗為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遂為閒秩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姑美其名以為侍中中書令優老之階而歸重於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為右相兼文部尚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蓋未有甚於此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十二亦人主為之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重故為勳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為

真相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或以為加秩或以為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和淳熙寧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以釐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為曹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過理財則以權幸臣為之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輒革而以尚書部隸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絀矣明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書皆正三品而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有差而皆隸中書省一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蒙被誅分其職於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為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天子之威福無下移蓋隱然周世六官之職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

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据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為未然至文皇即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是時改北平故燕國為北京設行部以總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摠都司事永樂四年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印以從然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粮餉兵部主軍旅禮部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扈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部政本猶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歸青宮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六部落行在字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豊鎬諸九卿大小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三年始定如永樂宏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勛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予因考六尚書姓名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以政本為重故也

中官考序　　明　王世貞

予讀范蔚宗所論撰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豎人之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既私而不及政宏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備嫡修將相置庸主於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爲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參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都鄙子弟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以濟其欲搆剪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閽所陳閻二桃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必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燼同熄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晉以及六朝皆事歸獨斷參寄文武雖亦有變遷而禍絕閹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修深謀胥借唐之階重昉自楊高輔國圖太上蹀血椒宮爵擅真王稱爲尚父重不可反矣而後優有程魚仇田之僭擅季明復恭之弒逆雖强藩星列禍不建遠而九重偈息甘同赧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竇不肖者爲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允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禦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童貫爲外酣歌高飲以成靖康之禍明興高皇帝神斷自天明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蕷文武銜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年之間而宮府謹如也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儀保之譜幾得行而撫監戾戾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天子幼沖毋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豎振逆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投手於鵲起烏合之屬恨其身免行陣不獲正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籍貲產足以紓泄憶憤海閭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澗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起纍縲緩盈朝尸骨盈邉則此制媒之哉

夫以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而况蒙不肖狢狎游是好八虎横三老絀瑾獨幷牙其間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収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弁表裏作奸非高廟神靈曷成剪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糸輔臣之啓贊與言路之指摘次第収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回色雖晩節不無所翳徇然不至如累季之獘以迨於今即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景帝馬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高皇帝収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予故考著爲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潭昌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謚法考序

明　王世貞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歴代沿革輕重之變畧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綸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叅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毎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内閣以兩字者三請於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吳也諸功臣死事者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國誼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有斤斤焉恃其柄而弗輕予且夭殤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予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顧

也則暇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婦人之有諡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諡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諡也自宣宗始也乳媼之夫之有諡也亦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字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濫矣當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謹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幸復所得者中下諡也総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爲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諡也及身以罪竄削弗諡也夫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薦之而奈何爲大臣修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諡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爲議而定三諡焉以授禮科科詳之覆議而上之閣臣覆裒而取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諡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諡諡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追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諡諡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國初以至於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効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追之以諡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炳文若邱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諡諡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諡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下諡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薦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古今謚法通紀序

明　王世貞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邇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徽而行有惡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袞一字貶而鐵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徽惡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之為堯也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丁　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臧敗國自謂之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衰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宗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戎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姬淑人先之矣

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啟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恐言哉余奚恐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鹵鄉飭漢藻且其人也冠屨之不卹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序庶後之司國是者有考焉

序

書籍

譜牒

族譜序引　　宋　蘇洵　文鑑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

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後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如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譜例序

宋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録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為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羅氏族譜序

元 虞集

世有爲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最具其詳畧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爲譜者必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前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人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閒偉然以科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爲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爲繼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十百人之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蒸蒸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閒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之家爲然亡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婚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租稅又爲三宥制刑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録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章氏族譜序

明 王褘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爲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輙爲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蕩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爲是懼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爲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於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邱明以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其偽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宗何承天作姓苑復以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冲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五季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厚風俗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惓惓焉推念本始而究心於譜牒迨能以亡而爲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累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貴富之故乎章氏在異時嘗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於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童氏族譜序

明　方孝孺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享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啟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晋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畧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没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畧皆何曾之所笑而士大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叙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於天降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脩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恐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牒未脩令子弟孝質而爲之且屬予序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元則愈遠矣而况由曾元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

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焉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為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為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益未艾也

范氏族譜序

明　方孝孺

為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之子孫難也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為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為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絶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為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為海内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為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為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焕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為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為家譜以示將來焕卿之子

彥良從子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葢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厭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思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愼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鏡方彭氏族譜辨疑序　　明　解縉

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當明於身後非謂其國史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稱人之善者無所佞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成敗之迹與其言行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之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德難知而凡傳記所說私家之所纂錄或友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葢其所親亦有姦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於書以授其人全身後出之以爲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於國史之傳記昔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欲知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徵之也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業功至通顯已而驕恣其下復亂頼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弊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爲撫州玕爲吉州雖由傳所薦實俱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既背唐以自爲則背江西從之獨全諷及玕不從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絕不得已

而奔馬殷未嘗爲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禮待之
獨卿之傳聞與私家纂錄多錢其務報仇爲剗孽邾
州人往臣於楚蓋其時全諷危光稠降玕既去而行
峇畫有江西卿人亦有仕於楊氏玕同楊氏所惡也
則其錢短玕者非私怨則爲楊氏惡之矣玕之不免
宜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不獲伸惜哉
又其事多散出於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
有非私家所得而抑之者蓋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
公大朴嘗叙其族出於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

吉之有彭氏榮盛相埒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
可得而徵予友彭君子斐以家譜來京師名鄉鉅公
既皆爲之序乃以示予予頗通氏族之學請著予所
聞以考正焉譜稱彭宣氏漢成帝爲大司空而北齊
陳留王樂其九世孫予按宣事孝哀以二千七十四
戶候長平虉諡曰頃子聖孫業嗣候遭王莽始廢而
譜畧之成帝下距北齊將四百年未應纔九世疑上
當有十字蓋譜之增續傳刻屢矣徵或有此遺脫也
又云陳留王六世孫景直値唐中宗爲禮部郎官其

後有構雲天寶中袁州刺史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
齊延立名之至再乃行上欲官之辭歸遣中使房嘉
送之嘉賜束帛號其鄉曰招君有震山釣臺石室其
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予按宣家淮陽樂家安定而
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畧之歟中宗時
距天寶未遠景直構雲非父子則祖孫耳譜稱構雲
之子始家廬陵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予以他
書考之蓋自景直之先隋之季氏而譜失其名不敢
妄加蓋謹之也又云招君之子兹憲宗時進士爲進

賢令三子伉倜維岳皆進士而倜登第在德宗貞元
七年爲令宜春父兹登第在其後蓋兹十七生伉十
八生倜倜登第時纔十九兹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
十六七年耳以年少榮子而父差池晚世固常有此
也倜生輔信州長史五子玕其第四子其世德既如
此譜稱其乾符初投筆起義兵予按不著其居里按
史稱玕世家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
大八年始置吉水旋廢雍熙元年復爲縣致和元年
始置永豐今永豐之沙溪吉水之豐口墳墓俱在玕

以後唐長興四年癸巳三月薨年八十數葬長沙楊
氏太和之五年也未四年而楊氏因上始歸非所桂
鄉之豊口玗之生當在唐宣宗大中七年癸酉起兵
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有彭玗疑塜所居必在
長溪豊口之間其爲吉水人無疑也又云乾符丁酉
謁鍾傳命鎮王嶺按王嶺在今吉水之蘭溪其上倉
廪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有山曰張欽寨乃吳將
屯兵對壘之所初玗以門第領脅徒爲州從事即棄
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傳命以中和
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賴玗及全諷平之傳始上
其功爲勅使未嘗私謁傳也譜稱乾化初授檢校太
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予
按乾化之時馬殷尚在覊縻莊宗克梁殷喜入賀玗
不與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温
太保之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固玗
之志歟今吉州自唐初所制故無城玗始集宗季丞
相江公萬里爲守以兵少葳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
帶江雄據要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少年起事白
手百戰干戈從容不廢講學真豪傑之士哉故楚國
大司徒歐陽文公以爲使吉州遇時當不在郭汾陽
下不虚語哉然予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回其
故里而訪其子孫又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
先後所得又何較哉玗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
齊太子中允應求賀州刺史居醇御史中丞思永程
伯子其婿其在鄱陽汝勵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豊塘
有方迥寳佑南省第一人其在鏡方有應瑞應星應
祈方界晋起子皆進士子美叔季新叔士龍九齡必
達士傑禹士德高子明子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
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之志哉

譜序

明　李夢陽

李夢陽讀詩至伐木行葦諸詩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先王之於人也夫建利以定義品制行矣九族有章五服經矣疏疏而親親冠履皆著等威異矣於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有周恤慶唁之文是故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由此觀之同異著矣嗟乎非先王孰能爲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講人私其所幸好心志乖僻無據忌忮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姑反脣而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孳矣當是之時人心如豺虎據食則囓齗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專利者無親亡義罔上則民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下縉紳學士有意於合族者不尠然要之出於躬親爲當故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此豈聲音笑貌者邪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世無惓惓惻怛之實及若郭崇韜拜他人墓爲祖即使有合族之志體先王燕享之文制爲飲食會聚使其相周恤慶唁其子孫能盡遵不邪且崇韜以爲王侯將相果有種乎子爲是懼今譜傳第系其事實欲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操與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君何殊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恥居門下此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幹大則枝斜斯言雖小亦可以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子孫竟安如哉然世俗恒憂其子孫不富貴余甚悲焉今高車駟馬功名著於春秋積金帛土者豈少也然至於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則衣懸鶉出本於鼻第算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遊日歌舞故見尊官豪賓足怗怗如有係至見族長輩或不下車也其悖禮可勝道哉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廢古之大患也正德二年歲在丁卯冬十一月序

萬姓類譜序

明 王世貞

先王因生而賜姓胙土命氏然則姓也者其統乎氏也者貴而始爲別乎乃楊用脩之釋書則引黄東發論以爲五帝之世民無姓貴而爲官者始有姓百姓之平章所以別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說者又謂姓從生從女姓者女之適而別者也故曰姚曰嬀曰姒曰姬曰嬴曰媧曰姞其左皆女也自命世之說行而周之王族與諸侯之公族卿大夫之別子往往自爲姓而隋唐以先智者亦往往輕用其見而叛其源有義而改者有音而改者有字而改者有合音與字而改者有慕古而改者有處難而改者有因二事而改者夫率其然而爲改也即在易世非縉紳先生何知其源其人之相戕賊也相爲禽亂也亦孰從而遏之甚矣今之昏於姓也別姓爲婚別源爲宗別祖爲族夫劉氏之望最夥爲二十五王次之爲二十一張又次之爲十四李又次之爲十一然而不以異望而婚也其不相婚固也然而彭城不譜宏農瑯琊不譜太原清河不譜南陽趙郡不譜隴西各以其望而宗也宗也而小遠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別婚則遠而嚴甚矣今之昏於姓也雖先王何加焉蓋自唐宋而來其譜姓毋慮數十家而吴興凌大夫始合而爲一其源別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者咸附焉凌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將使夫探源者油然而毋昏戕賊也介然而毋至爲禽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孰是以稽古今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凌大夫名某壯而解郡紱歸而著書成一家言茲亦其卓然者

序四
書籍
禮樂
藝文

序
書籍
禮樂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唐　柳宗元　文粹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此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前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者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元成鄭元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堪爲祭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嗣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千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鄭公其宗子也鄭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者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思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與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禮閣新儀目錄序

宋　曾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繆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

元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律呂新書序

宋　朱熹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

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於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弦别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胡氏律論序

元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於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幷上上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襍以準法而算家輙因仍用之以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二除爲大呂夾鍾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矣甄氏能辨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算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

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宫終於中宫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黄鍾人統以太蔟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黄鍾而毋太蔟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筭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筭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景仁不能争况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黄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筭家以中呂求黄鍾殫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筭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筭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筭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筭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黄鍾變律又推以為林鍾大蔟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黄鍾從使人得以窺筭術之涯涘而黄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始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筭也猶之方田爲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聞知豈惟筭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宫羽異説羽有喻毋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毋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恊於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蕤賓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因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筭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筭家内周非

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低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則肆其胷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輙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

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筭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釋奠儀注序

元 張頠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宋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含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荊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循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冪斂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斂之席冕服挾斂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不就洗禮也登壘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起與主人同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弃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服制考詳序

元 吳澂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以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以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於其文昧乎其實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爲究心於禮矣嘉其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後世之知禮者

講焉

唐五禮序

明 王禕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爲一代之制雖謂之唐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黄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倡教而賓禮興塟於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修贄類帝以爲吉禮遏密八音以爲凶禮征于有苗以爲軍禮群后四朝以爲賓禮釐降嬀汭以爲嘉禮五禮之文厥用以其沿夏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歷秦漢魏晉以及於隋儀章制度莫唐爲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踐帝位詔禮官學士修改五禮舊義房元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卹五篇總百三十篇爲百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爲貞觀禮高宗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修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爲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而是

時許正宗李義甫用事其取捨皆依違不中節學者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爲定及其後復顯慶禮行事禮司益無所憑元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説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兩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講求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鋭施敬本等同加檢校刪定功不就而説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邱續爲之二十年九月禮成是爲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儀五十三曰賓禮其儀六四曰軍禮其儀二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總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貞觀曰顯慶曰開元總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爲節原人情以爲制推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歷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蓋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已其塈理也爲溝而已至於中古爲之宫室不以土處爲不可更也爲之棺槨不以爲溝爲不可易也又其後也更采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也夫聖人者豈好爲相反哉其所爲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道原人情而爲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下更秦漢魏晋以及於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制禮之意無不同也大柢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無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儀而後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爲禮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折乎古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爲一代之制者其本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爲之序論以著其説庶議禮之家得以慎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吉凶軍賓嘉爲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從終始無

贖爲足據依矣

南雍節定儀禮燕射綱目序

湛若水

甘泉子曰射禮廢而天下無男子矣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有生而懸桑弧蓬矢六以射上下四方明有事也故男子生而已志於六合矣六合内事即性分内事也射也者所以射爲德也射爲德也者所以成其賢也惟我聖祖洪武二十三年命國子監關射圃給諸生弓矢載在會典至哉聖祖成賢之心乎故射禮不講而天下無成賢矣燕禮缺徑情而行天下之射禮壞矣故燕也者將以致夫射者也射也者所以相射於禮樂成其德者也禮樂皆得謂之成德成德則賢矣故燕有迎賓獻賓以及衆賓所以致射賓也燕有迎遵獻遵所以致射遵也燕有獻士所以致遵耦也燕有獻酬交酢所以合賓主二射之歡也射也者離道也爭道也不合則離離則爭矣非所以成德而致賢也是故有燕酬以合其歡有揖讓以致其敬有樂賓以宣其和有司正以節其流有拾取矢以崇其讓有鼓樂以盡其神有釋獲以紀其賢有升飲以明其不則有徹俎坐燕以弛其張漸近自然卒

歸之中正賓出不顧矣主猶拜送以引無窮之敬焉故始以燕終以燕而射行乎其間夫然後禮樂兼備矣禮樂兼備而人雖欲爲不賢不可得矣雖有庶頑讒說並生之念油然而興矣故燕射其深矣耳泉子曰吾觀於儀禮然後知矍圃之射揚觶戒勿入者之爲僞非聖人並生之心也今之行射者賓主接則曰射遵至則曰射無始燕終燕以合之是武道也是教爭之端也非所以相射於禮樂而成德也烏乎賢

苑洛先生志樂序

明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絶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没已乎闡明之責益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旣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旣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爲運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

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晋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黍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爾庭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宏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律呂總叙

明　王邦直

夫樂何為而作也本天地之和以感夫人心者也今夫陰陽之氣一升一降相摩相蕩欲已之而不能於是奮擊之而為雷霆潤澤之而為風雨推明之而為日月往來之而為寒暑絪緼煦嫗和氣薰蒸品物繇是而亨焉化育繇是而成焉樂之道其有加于是者乎古之聖人有見如此因制之以為樂形見之於聲容發揮之於事業著天地之和以感人心之和養其優游乎中之德以消其暴慢淫邪之氣無非使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以歸於雅正焉而已矣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之道可謂觀其深矣稽之上古樂教已興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羲之代五運成立甲歷始基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以諧律呂故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弦之琴演六十四卦始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曰下謀然而其制猶未備也其制之備則始於軒轅黃帝氏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律呂之制既定則樂有定體厥後帝王有作雖樂不相沿而其度數之同則未之或改也故虞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考時月定日同律然則其所同者果何謂也豈非以其度數而為言耶故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但其度數之詳則有不可得而聞者何耶或者當時樂經未亡其度數之詳人皆習而知之固無俟於諄諄者乎是其時尚未有異論也至今秦火之餘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三經既無所考據異論遂起故司馬遷律書出焉律書以黃鍾為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繇是而生十一律則律呂之制益滅裂而不可復聞矣竊意以黃鍾為九寸者必傳聞子九之說而誤也蓋子午之數俱九子為九分九之少也午為九寸九之老也一陽來復而以九寸之老當之可乎其三分損

益隔八相生疑古樂經之言蓋律以子午爲經左五律各益三分右五律各損三分陰陽贏縮之意也律以隔八而取應聲故宮徵商羽角五聲皆是隔八陰陽倡和之理也三分自三分隔八自隔八若以三分合于隔八使律呂之制至於毫忽微塵而不可窮究宜不失之愈遠矣乎今以律書黃鐘九寸上生下生損益筭之黃鐘[illegible]大呂差六分奇大呂至太蔟差三分奇太蔟至夾鐘差五分奇夾鐘至姑洗差三分奇姑洗至仲呂差五分奇仲呂至蕤賓差三分奇蕤賓至林鐘差二分奇林鐘至夷則差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差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差四分奇無射至應鐘差二分奇應鐘至黃鐘差四寸三分奇歷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今律管之長短其參差不齊若是則節中之氣必不應管而葭莩之管必不飛灰又何以協時月正日而成歲哉律書既定後世諸儒之言律呂者皆倚律書而推律書既以黃鐘爲九寸其相生至於仲呂之不能復於黃鐘遂謂黃鐘往而不返　旁於仲呂之下添執始以下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夫律有十二古之制也別爲六十演爲三百六十宜不愈謬矣乎噫樂之不明久矣自漢以來旋宮之樂久廢歷代相承皆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唐命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始爲旋宮之制一依周禮圜丘以夾鐘爲宮其樂六變方澤以林鐘爲宮其樂八變宗廟以黃鐘爲宮其樂九變五郊朝賀燕饗則隨月用律可謂度越前代矣但五音損益須逐時宜周以木王故去商調以金能尅木故去之也唐以土王當用商調而去角調宜可將木德之儀而施土德之用哉律呂之制史未明言宜亦循用黃鐘九寸之制耶宋建隆初用王朴樂以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仁宗景祐二年又命燕肅李照宋祁同預考按照鑄編鐘一虡其聲猶高復用和峴舊樂夫王朴和峴李照之律雖有高下弗同然皆以黃鐘九寸爲法故無所得也至於李照言西清聲可去極爲有理四清聲自晋以來已有之蓋以黃鐘爲九寸其黃鐘大呂太蔟夾鐘管長聲不協和易至奪倫故半其律謂之清聲亦曰子聲

非古之制也故梁寅曰杜佑正律之外有子聲是不察計律爲鍾之意蔡氏十二律皆有半聲蓋踵佑之失也是識子聲半聲之非也元豐間又詔范鎮等詳定大樂故司馬光范鎮之論往復數萬言大約其說有二鎮主蜀人房庶之說欲以律生尺司馬光之說則以尺生律反覆諸家之說不過泥於黃鍾九寸之誤承舛襲訛莫覺其非故西山蔡氏折衷衆論以著律呂新書歷十二辰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絲分毫析巧若天成其爲書非不精妙也但以黃鍾爲九寸其損益相生之謬變律半律之非以之和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是漢唐以降之律呂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至我朝李文利糾蔡氏之失以著律呂元聲以黃鍾爲三寸九分而生十一律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升降清濁妙協陰陽其所見非不卓然也但其以左律爲右律其六九升陽之說十二月篇之謬是一人臆見之律呂亦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夫黃鍾本三寸九分則宮聲最清故爲君商聲次清故爲臣角左清濁之間故屬之民自漢而下皆以黃鍾爲九寸若黃鍾爲宮則固無不順矣若以他律爲宮則是以最濁爲君其臣與民反尊於君則禮義乖矣人道廢矣天道逆矣其所奏莫非陵上之音反位而亂倫者也何望其移風易俗感格天人者哉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皆繇於此也然則聖人之制作豈終不可得而見耶蓋律呂之度數雖亡其散見於諸書猶有存者顧諸儒之弗察耳黃鍾三寸九分呂氏春秋志之矣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周禮載之矣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呂三十六律四十二合之七十有八或還或否黃鍾之數立焉楊子太元詳之矣其見於制作黃鍾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蔟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有唐史可考也其存於度數栗氏爲量聲中黃鍾之宮鳧氏黃鍾之鍾合其爲量皆六斗四升有攷工記可稽也其方位之數即洛書之數是以洛書爲之體也其相生之數即河圖之數是以河圖

爲之用也縱數七百二十九揚子雲得之以爲太元者此也積數六千五百六十一蔡九峰得之以爲洪範皇極者此也予午爲經左右爲緯其經緯之義即易之陰陽消長之機陰南陽北迭爲消長其清濁之用即樂記清濁迭經之理本先天圓圖以序卦氣之運本先天方圖以晝聲卦之變其候氣也則正之以中星參之以晷影考之以日月之會以符其飛灰之節其應歷也則取之以中氣驗之以物候稽之以氣朔閏餘之數以合其周天之度其應五氣則本之如素問其應八風則參之以後天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取禮運還相爲宮之法宮商角徵羽五聲本人聲而正之以律本虞書依永和聲之義以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清濁之次以宮徵商羽角爲五聲相生之次本朱子儀禮之疏也一均至調一調七聲聲用二變庭奏以律升歌以呂調用雙聲本李氏元聲之說也至於二舞之容則本周禮大舞小舞之制宋史文舞武舞之節若趙慎言方色之論李大常周舞之節韓邦奇虞舞之圖亦未嘗不兼考之矣其八音之器則本鳧氏之鍾制磬人之磬制若鞾人臯陶之度陳暘八音之論李氏吹孔之法亦未嘗不兼取之矣律爲萬事之根本可以審度可以嘉量可以平衡度則本於司馬光所定兼累之以上黨之黍符之以三體淳化之錢而度無不定矣量以周鬴爲法衡以漢制爲法其容受銖兩亦皆參之以秬黍而量衡無不定矣臣憂律呂之失傳傷諸儒之傳會故不憚勞苦竭力研窮幾二十年乃敢會衆說而折衷之分爲六十餘卷欲獻之當宁儻有可采以爲大樂之助庶于千載之謬革而往聖之絶學不患於無繼矣

家禮集要序

明 蘇濬

禮之不明久矣而吴越爲甚以不佞濬所睹記二吴之俗死而不歛七七爲期且從浮圖之教以天門地獄錮諸愚瞽則誦涅槃以求觧脱甚則作樂侑尸賁介公子結駟連轡持酒食相勞苦手杖而耳絲竹身衰而口沉酣若眎爲故常又甚則借佛家元譚舉先人遺體付之煨燼投之溝渠中若不甚惜甌越諸郡婚嫁論財男必修儀女必盛餙日尋珠璣之凑一不當若負宿債然羣舉而唆之即擔石不充二鋪縣罄亦彊勉以弭怨聲於是窮約之家得一女輒溺之若仇富宗豪室展轉相効殺子傷生甚於胡貉且以得脱債緣爲快嗟夫禮教不明固若此極哉濬覩儀禮書曲直萬端靡所不貫紫陽先生業加潤色鉅不遺纖章細不忽故常緣情立極斌斌乎其莫之益損也緣襲以來嚴者拘其體縟者侈其儀持厖雜不可顓一學士薦紳溺於諸俗至不敢抑情就禮寧自棄於先民何論蚩蚩耶河東令狐先生手家禮集要一書太都斟酌蹶數之間損益文質之際使賢智者衣被飲食郎隤然自放者亦不至拘而多畏蓋祖文公意而善用之者也長君觀察公入吴越亟付之梓嘉與人士共之不佞濬獲睹是編持以式章縫令無越尺寸其益宏矣聞河汾風氣所鍾多遂遂禮讓君子其在先生哉

序

書籍

藝文

家語序

王肅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别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疏判浚歸實自天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説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没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説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於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

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録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己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戰國策序

漢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筞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晋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

相支持歌咏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損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擯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

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謀故其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筴書錄

三都賦序

晉　皇甫謐　文選

元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

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緯也若夫土有常産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宏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永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
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
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
昔非其然者與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
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
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同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
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
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
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
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
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
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
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
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
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
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
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

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
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
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
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
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
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之於身至樂無愆乎舊
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
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
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
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文選序

梁 蕭統

式觀元始眇覿元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氷為積水所成積水曾無增氷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揚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襃贊成功吉甫有穆如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象則贊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詞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奥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

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臣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其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槩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詞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心雕龍序

劉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

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明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析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篋中集序

唐　元結　文粹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後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爲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西漢文類序

唐　柳宗元　文粹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邱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　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捃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於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

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宏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唐 元稹 文粹

詩訖于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賛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揔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鐃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況自風雅至

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别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注孫子序

唐 杜牧 文粹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按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學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

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数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為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

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筞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

子解曰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事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河岳英靈集序

唐 殷 璠

序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寳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輙貴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友神情體雅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缾膚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爲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艶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使海内詞人翕然遵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删略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郎以河岳

英靈爲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爲上下巻起甲寅終乙酉論次於序以品藻各冠于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壓梁竇終無取焉

又元集序

韋莊

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閲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撷芳林下拾翠岩邊沙之汰之始辨碔砆之寶載琱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班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録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滕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鼉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劔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翃奪造化而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鈍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黒白之朝强識淄澠之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

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蓋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楂梨橘柚昔姚合所撰極元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瑕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雖存筌蹏是弃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贇去華俟諸來者

文粹序

宋　姚鉉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煜然文明覇一變至于王王一變至于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煕煕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侁侁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弁局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畧无亡逸内則有龍圖閣中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羣書雖漢唐之盛无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謨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祀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乎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

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諷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其才卒罹謗謫其後公孫洪董仲舒鼂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元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

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譪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之於膚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輔國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

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綵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轥轢首唱右文過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李補闕元容州獨孤常州呂衡州梁補闕權文公劉賓客白尚書元江夏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真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

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元又元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尔豈唐賢之蹤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一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睛偏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於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

者固亦不能測硏幾而窺沉慮故辭英一發夐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戱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梅聖俞注孫子後序

宋　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知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伯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

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耿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狀夫何異

集古目錄序

宋 歐陽脩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絚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録以謂傳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袟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爲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録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戰國策目録序

宋 曾鞏 文鑑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所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生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說苑目錄序

宋　曾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至於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必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

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志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新序目録序

宋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小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　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以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獨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

之所蔽闇而不明欝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奨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是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録序

宋 曾鞏 文鑑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註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亾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亦可惜哉今校讐其篇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

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盖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説尤乖異盖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釆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徐幹中論目録序

宋 曾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惟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古今家誡序

宋 蘇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于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于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于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于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與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新校楚辭序

黄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粤事兼爲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册迭傳亥豕帝虎舛忤甚多近世祕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子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辭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録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於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辯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畧之也

離騷新序

宋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聿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各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

楚人之緒則不録

楚辭集註序

宋 朱熹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録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低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

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蓋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樂府類編後序

元　吳　萊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嘅雜攀擬盜襲屢見間出厭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其時代且還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也太史採之太師肆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脩之然代荆楚稍協律吕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寖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爲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裔風沙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爲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

矣雖然漢承百王之𡚁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秦虢列第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弊蕃戎搆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蹴我埸疆而天下之勢卒以蹙處於邉擐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亂亡之蹙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予閱唐有宋沉者開元宰相璟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伎即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箄篥者且曰彼將神遊墟墓伎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工大驚夫以春秋之世鄭之七子賦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所向然今宋沉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死生貴賤不遺毫髮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爲樂也詩殆難言矣乎今之學者深沉之思不講而講爲粗疎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而益爲寂寥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誚於宋沉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慎哉

夏小正集解序　　明　王禕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曰盧辯註謂爲鄭氏非也顏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閣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閣本而爲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寄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觀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之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焉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遽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寄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

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眞本及所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録章句字畫之脱誤不能無之覧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號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誌茲故弗道而論子所疑者序其書焉

漢七略序

明　王禕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説皆充入焉至於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歩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毎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爲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及班固因之爲藝文志而於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葢六略而輯略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

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爲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爲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遡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靡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爲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略者會粹衆說掇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爲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横之術是爲諸子略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麗之詞是爲詩賦畧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爲兵書畧歷象五行形像占驗蓍龜夢卜之法則術數審焉砭削脉絡寒温佐使神僊性命之説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閲得以攬乎載籍之梗槩而審夫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爲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爲漢宗室號稱博極羣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乎内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刋句僞真删其重復正其脱誤無復魯魚亥豕之僞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略是作門離户别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乎篇俾不勝異之説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地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躔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略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録率皆因乎七畧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爲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爲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略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明　胡翰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釆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辯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謡詩人之諷咏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葢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强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黄門鼓吹鐃歌横吹相和琴操雜曲放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逸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緯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會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巳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葢有足言者然以唐虞

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唐詩品彙序

明　高棅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農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

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内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壼奧矣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爲李杜又何者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制辯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躭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厪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喆掇摭羣英芟夷蘩蔓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畧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畧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元又元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唯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别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録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嘆息於斯繇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挍其體裁分體從類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目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文山詩史序　　明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録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巻首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禽滑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禽之必有日也巻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諱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没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禄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宏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因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絶粒於鄉邦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懐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絶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而不盡暢者余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内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録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

公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陸賈新語序　　明　錢　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郎歆所奏七略中叙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畱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叙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辯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

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説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辯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世論宣遷以己意文飾其説而致然與若其兩使南粤調和平勃以平諸吕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釆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尚儉尚静等語似亦有啟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輙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譌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偽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職與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摹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辯鑒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

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於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示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刻戰國策序　　明　李夢陽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作焉作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熄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畊細耶入詳物叢米之足以備史濟之足以宏識記之傳洽該之奇倪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從横倡捭闔勢利吷軋譏詆傾奪無復廉耻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横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蹈擿者規其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扠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鄉墨儒服其意淵航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懷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違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並列刻其策以觀來者魯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漢紀序

明　何景明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已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録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溢蔓蹐雜而不可以觀余於是蓋慨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紀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究詳畢舉治忽恭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周彙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探賾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横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記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謡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能舍事而議于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微焉是以經史者皆記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爲經爾故記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奥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

山海經後序

明　楊慎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元圭以成丕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目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録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贗作詭撰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說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篇尾

風雅逸篇序

明 楊慎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風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奚啻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粤稽魯論兩引逸詩僅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哲賢焉賢啟聖乎於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環語網羅故失綴合叢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哲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己寶玆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繇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繇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貍首騶誦蠶蟫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又諸執事涉孔子者二十二篇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佹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於詩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誚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華罍匜斝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鎛裂甓已懷資受市魁嗤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玆吹吷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鎛裂也心力之玩則甓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益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笑

五言律祖序

明 楊慎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煩玩卦畫則八八交聯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實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於風雅儷律起於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於成周也北風南枝方偶不忒紅粧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於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漢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於景雲垂拱之上著先鞭于延青必簡之前遠取宋齊梁陳征造陰河沈范顧于先律未有別編慎犀渠歲暇閑槖日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爲五言律祖泝龍舟于落葉遵鳳輅以推輪華琱極埶本質巨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倣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譚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石鼓文序

明 楊慎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冠卷首裒録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還還員斿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複書此易見爾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還還員斿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還還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員員成何訓詁還還員斿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絶表

徵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盡而先生棄後
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遂手跡莫續天固
愛寶叅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録焉一巻
音釋一巻今　一巻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
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巻尾藏之齋閣
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山東李氏書目序　明　熊過

學者博依前聞睿哲之言可徵覩也仲尼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雅言詩書執禮絶鐵滅漆易道乃明求百二十國寳書或據竈觚而聽其讀齋戒北辰拜告備於天曰孝經春秋河洛謹已備矣其好古敏求若斯之勤也蓋三元八會不可究結梵語佉盧或左或右華夷行河圖緑字税辭志亦各秉宜而用昌庸舍旃苟曰任心自足其於畜德何其異於孔氏哉明興迨今郁郁然文章著矣後死之士與於斯文挾篆而言各異其旨以駭聽上者譚性命次工辭章廢棄前聞不守師法於是古之籍亦散逸不收矣山東人李子伯華起而憤之收其渙亡登而還之天明地藏聖作賢述人所秘寄下逮委巷之議不遺也撮名舉要挍而藏之熊子至燕之日則告之故熊子謝曰幸甚始漢田伏申培轅固高堂胡毋各明五經傳其萌芽以爲先師其人皆齊魯山東之國也子欲纘其緒思廢絶之闕豈獨遺化好學之風哉然集之常苦艱而脱簡爛編或遂至逸滅難得而綜非一世也豨劉氏

沿之下鄭氏迴之上皆盛選也人猶有所感於彼何則博而闕於類例也書有數種而一家數家而一類者故曰同歸而殊塗至賾不可厭明於三者各識其職所以為術也握奇之道互而相用然部而列之厥有八陳辭此其喻不可反三隅乎於是李子差次其書循其品彙惟謹往予見今代掌故之辭未嘗不嘆其統紀牽盤欲建藏書之冊會天子以未遑罷徐御史議而止專己守殘者猥喜之而通人大以為望庸知夫文明之代猶鬱而不發有如此者也嗟乎後之人有厭小己之陋博於文章以盡其變者得李子之藏而伏讀焉功豈小哉李子曰予以山東傳經要我誠不敢忘子蜀之産蘇先生誠識賢者是嘗紀廬山李氏藏書子且說山東李氏乎叙述其旨俾刻而藏之名山

唐雅序　　明　何良俊

張子撰唐雅成東海何良俊曰余讀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蓋未嘗不傷之焉夫世有辭章之士苟得見知其主上下齊契君臣同聲相與遊讌詠歌雍容盛美顧不謂顯榮哉然好文之主不世出難進之士彼其於世又不屑屑也遂有伏死巖穴終身不得望帝王之門者此其遇不遇何如也世有如此者可勝嘆哉可勝嘆哉誠使謝與七子比肩於建安之朝則公幹仲宣之亞匹自偉長而下有不得爭騁而較疾矣迺遂偃蹇下僚終以狂佚取罪當世故其言獨傷宋王唐景鄒枚嚴馬之主不文漢武帝雄猜多忌而以鄴中之娛為書籍未見此其意不無少望也今余攷鄴中諸作自公讌贈荅之外不少槩見獨有唐君臣之盛視是有加焉夫唐太宗當草昧之初即好篇詠海内風動羣士響臻是以俊彦在列風雅盈朝每朝章國典錫賚寵行郊候和韶物色妍冶苟情有所屬事足樂詠者則君倡於上臣和於下雖以一事之微而鋪張陳寫曲盡其變獵秘搜奇窮綺極麗顧

盼而與風雲嚘咳則成珠玉至景龍中上官昭容以宮闈之媛往往與朝士埒能賽從一以將臣而時有屬綴蹈厲之音初無間於彤管婉約之辭亦不遺于武弁轉移之機有符神宰陶鑄之功無與元造謂之曰盛信不誣耳使謝而得聞茲風則其感嘆當又何如耶然世有謂詩者無益於治天子在上可無用詩爲乎茲豈然哉夫詩之所從來遠矣自卿雲賡載之歌作於朝康衢之謠興於野詩道其濫觴乎厥後世代遞變流別漸繁雖美刺雜陳而風雅無別至孔子刪詩始定著爲風雅之名詩序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則雅之義蓋兼風矣古者天子在上則在下之人苟有其情而不得言與言之而不能盡者必託之詩以自陳於天子故凡王政闕失民俗訛亂以至貧士失職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一見之於詩天子初不下堂遂由此而覽之知天下是非得失之故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上下之間但以微辭相感動而精神流通雖最僻遠若出一體詩之爲用豈細故哉及王澤竭而雅亡天子遂不用詩士亦恥以辭章自進由是天下之情始有壅而不通而困窮之士愁苦怨嗟之聲作夫愁苦怨嗟之所謂詩則古簡分考槃之屬君子以爲衰世之徵是豈詩之本然耶世之集唐詩者衆矣率多里巷歌謠要非詩之本張子特取唐君臣唱酬之作集而刻之其亦有康樂之感也夫夫聆鈞天之奏者塞耳不顧巴渝之歌觀黼黻之文者瞥目不顧茹藘之色自唐雅出則諸集詩者可盡廢矣或者又以爲唐初承陳隋之習詩歌靡曼君子蓋無取焉夫陳隋以偷安之君競事淫侈乃造爲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等曲輕綺浮艷特委巷之下者耳亦何足言之廟堂布之典訓其風雅之罪人乎若唐太宗以英武之姿雄略蓋世卒能混一區宇讋服戎蠻故其詩有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又何壯耶至於所謂庶幾保貞固虛己屬求賢則禹湯之規也臧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則風愆之戒也其後元宗雖頗驕盈而餞贈守牧拳拳于惠之言春臺望有還念中人罷百金之辭猶志存檢鄭荀槩以陳隋視之不

亦過乎且一時之臣如魏徵之咏漢書則責難於興禮虞伯施之觀中體則弼違於雅正李景伯迴波之辭秩秩初筵之徵李日知定昆之作悠悠芳者之歌宋延清應制龍門追思農扈魏知古從獵渭水取類虞箴並辭託婉諷義存忠鯁即詩序云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若此者非耶苟得推是而廣之亦三代之遺也世主因不用詩遂以爲詩不足用烏乎可無傷哉是編起自武德迄於開元通得詩二千餘篇分二十六卷自天寶以後則風格漸卑其音亦多愁思矣故削去不錄張子撰述之精世自有能知之者故弗論乃相與論著其大者如此云

萬歷疏抄序

明　李惟禎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屢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所稟承紛然殽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昆陵世家賢冑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覈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爲五十其關切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裔者次之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與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其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周寵羣蟻附建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歷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太剛易折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東濕薪其知深而勇況偵瞷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訑訑言貌

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礉少息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膠柔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爲剛謹而時訕言者以徇之内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强笑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綱閒罷而已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霾靡上久廢郊廟朝講厭薄太小臣不郎除諸署鞠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爲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於巷可耳麤翹不急爲而静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間而格非心何日横政横民悖出悖入怨歸於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眠娗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貲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况不遡其源則頹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樂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曖事勢嬗革按是抄而約畧得之於以轉移人心祛詖滛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己從人同心僇力期於共濟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蕡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覇收遺文倏善政呂祖謙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爲是抄也意儻在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於隱居放言之義論其概畧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序五

書籍

傳記

試録

書學

方技 器用動植附

序五

書籍

傳記

張中丞傳後序

唐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而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獨欲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

圍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有以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河州烏江縣見嵩嵩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偏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高士傳序

宋 陳亮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汩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嵩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為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疏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于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悪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于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于王公而王公亦榮于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廹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顧為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今歷觀諸史見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于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総而為高士傳以備目覧請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中興遺傳序

宋　陳亮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單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纖虐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步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固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師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徬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秦政周公奭屢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我曰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沉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草出蔚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十四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竘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萬進石竘其十一曰群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 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劉氏傳忠録後序

宋　真徳秀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権彊專國狐突狐偃皆忠於晉而佗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况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亀能潔身自全於禅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主而天下信其忠誠繇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為忠肅之事寶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値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者亦未有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己蓋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修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其敢以為學者勸傳之使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謙厚廉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續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以為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後進真徳秀敬書

文丞相傳序

元　許有壬　文類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趦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爲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収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學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録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訪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桂巖集序　　　　明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東心録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鉅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閲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暇邱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崐燿簡册而族人自宗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宗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来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擯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税錢氏舊税畝五斗永更定為一斗還奏太宗不悦永曰畝税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為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税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徳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為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税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諼為孟嘗折券書尹鐸為晋陽損户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為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忠節録後序

明　李東陽

忠節録一巻少師謙齋徐先生録尚書吳公友雲死節事也公宜興人洪武初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參政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高皇帝命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我軍所獲上歸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境鐵知院等說公改制書共紿梁王梁王亦遣人來胡降令胡服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禕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黻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黻為國子生黻貧不能歸葬公子武昌舊治因占籍長于縣今閲再世矣宏治初李尚寶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為傳以傳之都御史王公詔巡撫雲南聞先生道公事謂忠文在正統間已贈官賜謚建忠節祠祀于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為請于朝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改祠額為二忠茲先生所録者其始末畧備矣方黻葬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為一巻并其誥遺書皆燬于火潘子安海天清嘯集有詩一章劉職方子集高集四章則為公作者故并録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焉惟我國朝用夏變夷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勵之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恤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已遠時已久而或置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在萬里外殘寇餘孽害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年如一日英廟之恤忠今上之秩祀益推高皇帝瘞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廷幾甸之下節義之沉沒者多何況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初極盛故忠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言足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恤典未光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於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大者不在是也

忠義集序

明　何喬新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為美及其遭罹變故而且亡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豊水村劉先生壎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録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合二先生所作為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録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麥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蠹鼠共敝于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覩文履善對孛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為之慨然覩吳楚材答録事之詰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灑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覩劉鋭幼兒下拜受藥與王士敏書詩於裾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釐為七卷録而藏之浙江參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於天地之間而名為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洟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凛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宋遺民録序

明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来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别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衰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録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兵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郷相據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禄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于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于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執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為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将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併鉤于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是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繇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

言動如風霆熇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以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于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爲或稱述爲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爲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矣

金文靖公北征録後序　明　桑悦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録江右大參徽菴舒城秦公崇化既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申之以言俾龍泉令嘉興姜君學夔鋟梓以傳不朽予敬覩者再歛袵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後輕挑强胡謂之漫師漫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衄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即欲収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支至我朝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蘖芽沙漠永清謂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阽危今覩此録始知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樊龍城犁虜塞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已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

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靖藝營宿將一百戰無前是録之成當代絶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是手驗誠使伊傳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修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録之無績也於是手書

刻朱子實紀序

明 李夢陽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婺源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雄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子出處之事會得實紀而覽惆悵俯仰於是泫然而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為不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耶世常言用舍有命亦關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議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宗者於公為用耶好耶知耶於戲難言哉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卿華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厄嫉者力黃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知愚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既沒於是大人

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内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儀於上祠廟建於下蔡録及其子孫益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鑑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每定於身後者以平也然於宗則何補矣人曰仲尼之不遇春秋之不幸萬世之幸如是則公之遇不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寶之為給事中卒有生曰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視雉𨾴先世名元康者復朱子祠田者也文載實紀中

循吏私録序

明　唐龍

正德己卯江西缺監司予當行是維蘖王湛亂虔劉斯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驛騷於途征餽轉輸蝟興於野乃民斃焉日阽諸危亡庶府之政若棼網然既至實弗勝是懼亟問於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邦昌哉大者恤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為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頗然斃矣柰之何不䟺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乃布檄而以繩諸黷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悪習有上下政有勸懲故烹封舉者彊國賞罰明者識治之政毋乃詳於懲而勸猶畧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録諸先為吏循而没有遺愛者於是乎廣信府録同知曹琥吉安府録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録推官羅江於是乎泰和縣録知縣陸震安福縣録知縣莊典言其故皆曰介乎其廉而鄭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植而不回也皙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

其書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奠乎安若堵乎而今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子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斷木為主增祀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於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掊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偽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日廖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録止於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畧也附録禹璧易春乃吏習有關焉特録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録夏尚朴劉𤔡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抑勸之大者乎

忠誠録序

明 崔銑

武皇在位十年未嗣臣僚請取親藩子入侍寧庶人濠久畜僭志及是乃厚結嬖幸錢寧及優賢外廷大臣多與私交者求徵其子成則濠自取之寧是利其金實徒以空言相釣國法嚴孰敢干之至戊寅濠固要二事為信内府異色龍牋惟賜監國者寧言於上謂濠忠順宜荅殊錫遂用牋為璽書其諭亦襲通詞而濠大喜又謀伺上南巡則請幸其國禱祀太和陰賂左右為勁餙死園戲玩好以備供御果中挾主威而令天下一旦大位可得也己卯議以三月壬子警道發駕群臣自郎中以下百五十有五人伏闕固留上命廷杖之或罷或降或仍守職而亦不果行濠計既沮反迹又著遂稱兵北上旋即就戮矣群臣杖而死者十有一人刑部主事便城劉校宗夏母耄子倪不之恤曰事君能致其身理固當然嗟乎史載諫臣之死者甚夥然皆無益於國君子乃謂其過中己卯春駕出則危在旦夕駕留則宗社有磐石之安諸臣身死而言聽再逾年武皇擧萬全之神器授之聖弟表

顕忠烈寵賚勛勞正禮修樂幹蠱剔蠹皇運萬年民樂袵席之休死而成事古未之有也嗟乎節義何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士氣何常昌之則興而効誠摧之則阻而獻佞歲丁卯逆璫讐虐戴銑等始矯旨褫衣受杖麋列朝待臣之禮自是死者相繼又十年有己卯之變然逆璫寧彬並屠膾刀斧諸臣之心可以獻於先王天子興哀頒制贈官録後士乎士乎其慎明於決擇哉宗夏之子元委裒録父事予附末見補作者之缺云爾

嘉興守楊公政蹟録序

明　李廷梧

曩予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為守也邑無饕誶郡無秕政民皆恪勤於農有無求利於官以干農功者去之数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必出於公民之咸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公云何他守不得與也後予入官於朝益聞公之行業於士大夫間至於墓隧有碑郡乘有志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誦不可掩者公何以得此於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人誰無之然能善養而充則至於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誘之也公自筮仕以来即擯妻子簡嗜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襟懐洞達正氣常伸茹闇濁不為之驚觧棼錯不為之亂調甘辛定震撼不為之撓非其義萬鍾不足豐也非其道王公大人不足貴也惠澤之流又足以沾溉群生浥数世人徒見其方嚴竣整若巖聳壁立不可狎視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蓋非一日之故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己不逢徵召不至臨乎其上者非惟提衡推挽之未聞也顧忮害之擠抑

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既滿考始有淅冤之摧雖進位中丞又連斬斥環天下列郡数百而能柔言脂軸飾智為恭席未及温皆接武要地考其所以為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速迥乎不齊如此豈有繫乎其進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是磐石以識歌頌之聲犢衣以示弗萬之意兹又有政蹟之録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詔以録示予請為之序予故備論公所以繫民之思者如此嗚呼陳生録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諷也夫

待罪日記序

明　侯一元

夫為吏而廉為臣而直為學而好道斯数者非士節所期哉切兼士者乎洒余於古林何公而獨有闕焉其平居嚴一介世之廉者有之洒若夫貪人竊政舉世混濁身已阽危命在晷刻而猶堅辭有處之餽覲老重白家徒四壁而猶遠謝可居之積所謂竊脂不穀非其性然哉夫攻宵令者或有以則非正也若記中所晤請室諸公則皆無以者也然鮮不以射隼為功而欲解之者公則不然上書数千百言一惟懇懇乎君心之蝕國脉之傷民情之鬱其末也乃始極口於大奸若曰是賊吾君民而病吾國者不可以不治也豈曹斤斤乎倭之為遠而人之與讁哉是其以天下為度者也蓋公素淹理學故始則精白以籲天繼則從容而待事士女萬億精感異物相與鳴統而不悲卜人知吉　彼獻誠湯網已開而不喜斯學問之力也然客謂公患難得力則又曠然曉之以致一之理此有異於陰晴晝夜相代於前乎哉姬周赤舄革陰大鳥亦若此矣故公為之廉也直也學道也無意

者也而有意者舉莫及焉非以其誠哉往縉紳間常以攻嚴氏者未有能全而公之攻之也尤甚甚於諸公而獨全以為怪聞其時益有為嚴謀者以不宜遲志於公而嚴亦自疑遂止嗟夫中流觸舟不怒褊心夜行射石乃至飲羽孰謂純誠不忮如公而不動物者哉世之君子欲直前而不傷足者則視公可矣或曰公之無意信矣其有記何也曰斯學道者之程準也自東萊呂氏則有之故日而記之感而會之其紙耶易之其貳耶更之故曰瞬有存息有養也夫公之平生其焉所不記而區區一待罪之間哉吾溫少守蒲使者公門人也學公之學志公之志間示余斯錄焉而值余之病也則授意弟麟俾書之以風夫世之為廉直而學道者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明　王世貞

閩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新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叙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用勝問所以善用狀則曰嚮官自急海事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驟袒技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蹦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稿然即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令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精神之所提衡注使凜乎若出於一人而肝膽之是無論用衆也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告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用其跛以誤敵敵懈見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勳故戚將軍之敗往往為勝端而他將士見小勝則志小溢見大勝則志大溢日推鮮聞華以勝形視下其下亦競為史辭悅其上而貪於是懈是故其勝往往為敗端乃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壓我我勝

而敵不得以其敗誤我今戚將軍起裨校婁遷至大
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函萬
萬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曰出一編授余曰
此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百
自束伍以至水兵篇凡十有八精者揉無間揉無形
若莊生之談要耿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纖
悉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數斷
斷若韓非之論難剌見隱出神入鬼若季主居平
之前知余乃作而嘆曰戚將軍能辦官誠用之北諸
澥海封狼居胥取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為
余嘗怪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滇笮甌閩南三越不旋
踵而若承蜩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
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絕
哉而太史公傳自函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
以文章奇天下快快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
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
兵法顧方畧何如天然後而知驃騎將軍與大將軍
之微也彼故長於技而短於法即不盡出天幸於後
世何所所自見爲若孫吳穰苴韓信諸葛發其藏為
一家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奥義往往使介胄之士
見之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夫畀畀施
名實爲能廢戚將軍書哉雖然兵陰道也而陽言之
語云我能往寇亦能往戚將軍毋亦少闕所餘矣將
軍名繼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薇人閩功與戚將軍
共之又採文章柄而汲汲然欲以余言顯戚將軍王
憲使名道行不識戚將軍顧獨避戚將軍賢俱可書
也

岳王祠志序

明　湯顯祖

越有忠佑祠者在臯司馬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為太學元以為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為也祠志為冊六凡王所自為文與其時至于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覩而既其實云王之勇於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愴流涕指髮豈有閒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為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并郭而王賢于李高宗之資不能為肅若代亦其勢然蘄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蘄王智也鄂拘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為名如李司徒名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為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函而朝附于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侄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畧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并以詒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為世所哀憐佻而往王之為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為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為廟王為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為代亦猶高之不能為肅何也嶶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嶶得幸蜀高孝為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軍洎然無疑畫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為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于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會試紀録序

明　宋濂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於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抜其一而授之以官欲以爲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陜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爲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啟於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廷堅爲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上召至内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於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以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晝盡其

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點者僅八十人署名於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爲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沉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爲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脩自勗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適用之學或無所愧不然則是録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會試録序

明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之士預薦書而至有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幹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亚臣泌臣恂臣世資臣鼎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曁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録臣切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復性則明體適用大而爲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其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

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内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應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賛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山東鄉試録序

明　王守仁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顧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宏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四十三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至應名其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幸其遭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焉耳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

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遠於古顧一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一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吾豈敢謂果無人哉夫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者之責其不能者尤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書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偰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相與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於錄矣

嘉靖八年會試録後序　明　霍韜

上命臣璁臣韜主試事既入院臣璁進百執事與語曰爲聖天子求眞賢在斯役也盍慎諸士有挾牘圖僥倖者乎有什伍而群勦説雷同無忌憚者乎黜出之用懲不恪有糊封或混以淺貽敝者乎有代録不慎或遂或訛者乎盍防之以無遺才簾以外百執事慎諸又曰學術不正心術乃不端士有勦襲莊老諸子野史逞博懸奇者置勿閲詩之變者禮之叢曲而瑣者至道寓焉其特以試士春秋比事碎裂聖經其遵朱子格訓以試士簾以内我百執事盍慎諸於時臣無言既得士爲録以獻臣乃颺言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隸也聖上求才爲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聖天子不用爲私臣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繇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躬誓心下衛生民上衛社稷圖報聖天子爲帝室功臣無德擧主傴曲阿比以獲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尚慎諸

會試録後序　明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録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八十年于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盛也陽道著明於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於明盛之紀則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制與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我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啟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道明洽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於今聖天子懋至德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理崇教勵賢以風四方海内懽慕含和咀淳天時人瑞雜然竝至神光曜暉洪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皆林林成有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荼堇烏喙螫吻酸鼻決腸胃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粃之粰無救飢渴封熊之蹯豢豹之胎窮海適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者以無藉於養

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真實茂以閎濟之略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宣成熙盈之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充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羞珍膳漸以豢醲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真味亦薄矣其養之惠於天下者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田惑營蠱惟淫志是逞用導民亂荼堇烏喙螫吻酸鼻决腸毒胃者也委瑣頹靡饕貴利自富下民弗勸敗耗之殍無救飢渴者也幽奇詭激違衆立異以改易觀聽民日漸於匪彝封熊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之理何遠哉民生日凋瘁若抱瘡瘵而懼其斃焉夫豈氣化使然邪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天國家之擇士也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稽於養焉豈非以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根荄之始天然與嘉穀竝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斷以其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民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斷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國之味不然其有能味之者乎是故國以士為味士以道為味而後明盛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以堯舜之味而高宗之於傅說亦惟曰爾維麴糵維鹽梅斯二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其有以致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慎擇其所為味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聖天子明盛之理則惟亦有聞於無窮哉臣治不佞辱詔從大夫之後與校試之責焉敢以是申吾之末簡

順天府鄉試録序

明　王維楨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乃我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煒皆以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溱知縣臣孔揮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礎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龔臣俊皆以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燿府丞臣鏜辟至而臣鏜則職提調董一切簾内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録儁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既録簾内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録以獻之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敢進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敢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責乎樹木者樹松柏也其次樹桃李松柏可材桃李華悦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荊棘論矣即若不意松柏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荊刺持是以照何樹者則樹者口喋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畜類乎是有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於孟津見有轉大木於河滸者前呼輿謳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未之用矣臣以此則歎以爲修言無當而繁華没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撮大指而棄其雕蟲蓋竊有悟於轉大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間則畿内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倜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於境上久之即其人雖不純於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説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今之受事而奇偉倜儻之氣如彼何故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國家建都於燕四方貢贄納貢之臣絡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故設此以作藩垣又國家所有然所貴者惟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

異日者諸生養成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内最久竊覩陛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幾然事皆炳於前知而議皆成於立斷諸司上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爲弗及今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進矣而卒應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既録順天府有宴

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説須詣宴所一一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嘗聞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於客位也爲之具三加着誡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醮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所昔受於先達先生者也録將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耳

序

書籍

書學

四體書勢序　　衛恒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秦既用

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讎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九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並世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重修說文序

宋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常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及暴秦戴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群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

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畝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氷谷謹上

韻總序

宋　歐陽脩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楊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葢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　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棼之

於髮續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九畫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序

宋　王安石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闔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愼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愼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六書攷序

元 戴侗 文類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詞書雖多摠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患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歲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傅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蓋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因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鐘鼎篆韻序

元 熊朋來

鐘鼎篆韻自琱戈鈎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爲鐘印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蒼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齊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栢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刓蔺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遷之石僅師之纂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鐘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

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者録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
名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啟趙明誠榮咨道董
彦遠以至黄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彛
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
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於時器款未備其間鐘
鼎字文缺畧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文
也政和中王楚作鐘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
其帖始終瑚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
癸亥一再脱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啇
鐘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
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程氏評周宣遺蹟亟稱
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欵於以可疑
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燕壽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
稱夾漈疑秦篆荘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爲然此以論
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
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嘆烟墨而悲紙
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竒古之蹟並
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収徵余爲序其篆則夏

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錮金戈
帯之文一時也夾鐘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
迄斯氷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舊古錯落散在石
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
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鐘鼎韻之作以備篆
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
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
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臯令印臯字從白
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即一縣長吏
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
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是乃諧聲之
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
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
瑞之章元暉奉虎兕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
若嘯堂所録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
儒求多爲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
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
衰俗書易舊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

不復存古音韻畧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譬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蒼頡之教字學循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追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為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畫書其若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鈞以字行

篆韻集抄序

明 宋濂

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為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鍇苦其偏傍奧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嵒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侗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苴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爆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為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己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為一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千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益無疑者夫自宓犧命子襄為飛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行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事設遂致訛謬失

真許氏竊悲之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爲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徵且絕耶李陽氷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内史頗以爲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内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爲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複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繹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爲宗今又睹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惟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耶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爲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彥正嘗爲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明　宋　濂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貢舫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衍而爲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同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辯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畧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爲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其虐稱邪抑亦別有所本邪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晉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彧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檇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別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爲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爲十

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脩著爲集古録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爲金石録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爲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一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彦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顧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爲序其篇端耆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六書本義序

明　徐一夔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卒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瑣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葢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　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

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蠶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懋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撝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篆書考正雜偶序

明　方孝孺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啟群惑言之者一而排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

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芳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收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辭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授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有聞之

六書精蘊序

明 魏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逞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

之二人者同於輓槩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偶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意天而欲與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蓋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況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必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六書索隱序

明　楊慎

愼自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藉說文以爲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咼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元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美茂肆筆散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挈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折衷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粹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畧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利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

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
皇聖帝君師萬禩秉此二敎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
詩則訓六藝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
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
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
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 籀文一百
四十五新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
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
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
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
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
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
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淅之章鐘
繇之行楷出而字曰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
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舊古十訛其
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强又增加
俗字如竹尚少爲笋昇高山爲岎此乃兒童之見非

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
陽氷則戾古詆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
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傳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
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
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
班得脊摘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闖見既陋經術不
通顏藏樹之蚪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
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縻響絕談性命者不
過勦程朱之蒼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賸牙示
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
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愼爲此感
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
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編
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於六書
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
於諸家矣所収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篆迻
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
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

即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蓋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晩而喜易韋編三絶其以孔子爲楊子雲以易爲太元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元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擻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於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子斯言其必豢芾而心俞矣夫

轉注古音畧序

明 楊愼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皆曰動静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貴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吴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爲不肖之捷徑冗俊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於古而始發於今謬於昔乃有正於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奥篇隱帙渙若氷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參之古人成編讙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於諷說乃作轉注古音畧大抵詳於經典而畧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畧

於晉以下也惟彼一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雖寃是已又奚足以爲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俾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爲匪徒以逞博夸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序

書籍

方技

本草考異序

明睿宗獻皇帝

天下之物耳目之所常及者易知唯生於荒遐載於
秘書異於世而其功實可利人者人皆不識必俟博
考圖誌撮其名要然後徵而用之譬之人焉革蟠嵓
穴僻側沉淪之賢非賴睿哲明敭孰支蕩於當時
建偉烈於後世哉噫此吾本草考異之　所繇以作
也夫著述本草自羲皇以來凡幾醫家者流習其易
而忽其難用其常而捐其異藥有排山倒海之力唯
性味之異常者能任之亦唯醫術之異倫者能制之
以伐病攻毒也醫之道亦難哉人知日精之益明而
不知善芳之生奇幹者食其肉人不眛其目人知丹
棘之孕陽而不知犃𤚩之出康民者食其實婦亦宜
於子人亦知質汗之轉胎而不知質汗者本名攵穀
過也人知乳香之活血而不知乳香者別名黑𧁉纏
末也大率藥物性異名異生異而所載之書異不有
以考之臨證和劑之際不大有悞於人哉吾憫世之
育於醫而人之闇於療也專令良醫副周文采彙括
諸本草考其異者彙錄判上下卷以進披覽精核題
之曰本草考異俾工正梓之以與天下之欲壽命脉
者共焉儻醫師因是書考藥物之異歸諸醫道之常
常彼之異而藥之異者有常者主之雖時流俗師亦
知而可用之異吾之常而藥之常者有異者輔之雖
殊方絕域亦咸知而不棄之夫考藥物之異尚足以
起兜田生而免昏札之患況有國者援人才之奇異
卓絕變易姓名逸於草莽者起之位著參常士而任
之豈有不能活國安民與滯補弊以翊成太平仁壽
之治也哉

良方序

宋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性情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擣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後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此衆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亦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煑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煑有不可以久煑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煑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為易知複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吻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摶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人於人無似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為未足又益之以梅二酸相濟宜甚

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黄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耶如乳石之忌參术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术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坼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藥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值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極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傷寒會要序

元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益明之世以貲卿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 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

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元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椽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眕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傷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彦之夫人目翳暴生

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緑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其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煑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頃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太古正音序

明　宋濂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
時按　　　濲埋鬱而暢憑憤心弗自是也後聞泠
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
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
旣被命起仕而泠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
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
張之泠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
數與泠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
　　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鸛鸞鳳追而
和之也砯砯乎氷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
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
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
耆耄乘車曳屐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
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
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
旣而泠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
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
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
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忘戾
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
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
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
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
也今泠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
非古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
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
泠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泠君名某
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明　宋濂

人具九藏之形而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其流注則曰歷曰循曰經曰至曰抵其交際則曰會曰過曰行曰達者蓋有所謂十二經焉十二經者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陰右而陽左也陽順布而陰逆施也以三陽言之則太陽少陽陽明陽旣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以三陰言之則太陰少陰厥陰陰旣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以取兩陰交盡之義也非徒經之有十二矣而又有所謂系絡者焉系絡之數三百六十有五所以附經而行周流而不息也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固皆有所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初不可謂非常經而忽畧焉法宜與諸經並論通考其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者而施治功則醫之神秘盡矣蓋古之聖人契乎至靈洞視無隱故能審系脈之真原虛實之變建名立號使人識而治之雖後世屢至授膜蕉　驗幽索隱卒不能越其範圍聖功之不再壹至是乎由此而觀學醫道者不可不明乎經絡經絡不明而欲致夫療疾猶習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也決矣濂之友滑君深有所見於此以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辭旨簡嚴讀者未易即解於是訓其字義釋其名物疏其本旨正其句讀釐爲三卷名曰十四經發揮復慮穴之名難於記憶聯成韻語附於各經之後其有功於斯世也豈小補哉世之著醫書者日新月盛非不繁且多也漢之時僅七家爾唐則增爲六十四至宋遂至一百九十又七其發明方書豈無其人純以內經爲本而弗之雜者抑何其鮮也若金之張元素劉完素張從正李杲四家其立言垂範殆或庶幾者乎今吾滑君起而繼之凡四家微辭秘旨靡不貫通發揮之作必將與其書並傳無疑也嗚呼橐籥一身之氣機以補以瀉以成十全之功者其惟針砭之法乎若不察於諸經而誤施之則不暇鋒刃而戕賊人矣可不懼哉繼諺曰九針之法傳之者蓋鮮苟以湯液言之亦必明於何經中邪然後注何劑而治之奈何粗工絶弗之講也滑君此書豈非醫途之輿梁也歟

瀛故特為之序之以傳非深知滑君者未必不以其言為過情也滑君名壽字伯仁許昌人自號為撄寧生博通經史諸家言為文辭温雅有法而於醫尤深江南諸醫未能或之先也所著又有素問鈔難經本義行於世難經本義雲林危先生素嘗為之序云

王氏數學舉要序

明　胡翰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蓺九章葢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耳道術列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奥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隷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爲教也微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貿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幕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句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違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頼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

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世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嚴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援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風水問荅序

明 胡翰

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荅書成示余釁鉻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於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幷以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塟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

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人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獨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討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賷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邛安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晉郭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郭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於篇朱君其卒終有以放之

牡丹記序

宋　蘇軾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奇怪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夫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斯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濶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强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茶經序

宋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為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壘　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群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嘯旨後序

明　唐寅

右嘯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撰名人氏內述其事始於孫登嵇康先生遂係以內激外激運氣撮壓之法甚詳而於聲則云未譜聲音蓋激氣而成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聲音亦無窮惟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以聲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於甲而止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子而止於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於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為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翻切今黃冠師符呪秘字亦有聲而無字梵門咒語若一字呪合普林二字為一呼至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風霆驅役神鬼若運諸掌今嘯亦有聲而無字豈吾儒感天地贊化育之餘意歟聲雖未譜

其間稱或取聲自上齶出爲上平聲氣自舌上出爲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仄聲故也平聲清而仄聲濁竊想嘯之爲聲必出於平而不出於仄矣孫嵇仙去遠矣白骨生蒼苔九原不可作安得善嘯之士以譜其聲而習之登泰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子偕朱君好古博雅一時俊彦之良無有逾者於僕契分甚厚暇日出是編以相勘校因曰嘯之失其旨也久矣幸存此編略知梗槩不刊諸梓以傳於世則並禮俱亡後人何所考據子盍爲我敘其事於編後以遺同幸遇反隅之士行而習之庶幾復有嘯名於天下者知由此書以發其端云

畫史序

明　劉鳳

夫圖象與書契並作蟲魚之迹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也即書古繁重奇與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於古今猶是乎唐虞以來施於黼黻文章旂常彝爲用與書相雜而六書有象則又出入其間矣周官畫繢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詳貴文而親用雖形微未嘗苟也後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然乎其書傳自南齊以來僅載書陸顧展後之述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度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戶牖間畫龍者寫成慶大衣冠者甘陵圖美人者漢以前不少槩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益卑古能之者衆與何引天輪梓猶顧其名而輪爾慶石至於今不滅也將存於圖象者易逸亡惟得載於簡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潛圖以足則古之擅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晋宋多名流魏高貴鄉公梁元帝皆以尊貴尤好點染其事固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力雖云位置形勢祖有其法而固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爲極靈妙非言能喻故品視

其人而人係其代唐亦多出於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放者遂擅逸代稱至見於歌詠者其人多亂離負氣邁真故以此重即不爲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俊雄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視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者與故以工藝視之則術賤以玩弄富時以發其憤懣於胸臆著之筆墨素會而寄之千載喜惋忿鬱悲愁皆形見者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釋彥悰道醇景元若虞葦無慮數十家卟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襲品象該驗名實兼存記載目叙閱與畦經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暇乃萃爲一編獨今代名家雖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并爲核其事踪有所删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深慨而惜予力不能收蓄又僻陋不得盡觀古名畫識謝流别爲上下其論其散遺人間者終歸於淅臧惟斯庶可少存乎哉

序

陶淵明文集序

梁　蕭統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舞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東海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食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眾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璧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王文憲集序　梁　任　昉

公諱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牒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吕虔歸其佩刀郭璞筮以淮水若蘊蓄之止致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衡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然撿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信託彪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宏奬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官柩公以死固請誓不奪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宏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青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

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左僕射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邱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衞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其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讓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宏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昌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寝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没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宏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宏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

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賓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宏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輪積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攀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特雕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東皐子集序

唐 呂才 文粹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歷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絜舉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勤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羈漆園老聃恥柱下乎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遇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艮沃鄣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頗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

賄詩書往來不絶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録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君于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
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唐　韓休　文粹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基於茲自長發禘啟正考述其典在𦁐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獨業黄竹白雲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先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弦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轥轢前古昭彰後葉崎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鍚　之慶克家屛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

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常輟至於八九歲則有君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君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貫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翔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西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公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勑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今後代作淼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滞用惟深也惣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君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掏戈考篆魯門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晋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様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覧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真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泰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然然之石繁弦閒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貫爲王起陳而已君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脩途未極閲川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覧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思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録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秘府以示來裔

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集序

唐　顔眞卿　文粹

古之爲文者所以道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轚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華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時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遠冕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通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擢甲科吏部侍郎王邱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絶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捋摭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彩多肅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貴以諸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

扶揺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剥貪叨榮驚以顧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内一人而已良友殁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别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唐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殁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葢頽顇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大㠭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摶

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子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覩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

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唐　李華　文粹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沖安平公愃之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涵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粥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名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忘侵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

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勳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亳於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公爲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會馬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遙宗兵部易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天沒公終於副

守則向之所屬過爲人慟悲哉公之侍疾也孝達於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悉不貸姦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爲實有耀倚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者仕進之族知勸爲親交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烝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雖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愁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公援六經仲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譔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專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惟比物諧聲爲文章而已乎奉詔修道德經疏藏於王閣行乎天下反魏晉之浮誕

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矣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郡壞婚姻之舊嘗趙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敢有古之直焉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唐　李華　文粹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着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爲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適逃不與相見淮南運帥表君爲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有殯嵩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爲正字覲故請君着書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參軍僚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禮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

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有雅公遺風於實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曼絶無聞近日陳拾遺文体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没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也是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内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序力疾直書云爾

左補闕安定皇甫冉集序　唐　獨孤及　文粹

吾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殁而崔司勲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元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伱之孫譚州長史顗之子十歲能屬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秘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人也辟爲書記大歷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虚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殁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内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

哀喜慍罕見於容故觀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
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
篇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
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
奬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
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毋弟嘗
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
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
既除喪懼遺製之墜於地也以某與茂政前後爲諫
官故銜痛編集以論譔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於篇

趙郡李華中集序

唐　獨孤及　文粹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
者假舟檝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
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
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
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
梏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皐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
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
爲舟翠羽爲檝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
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乂於下民被王風俗
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寖而嚮方
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
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
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
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
至若記叙編録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
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
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於時

文士馳鶩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黄華
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
啟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
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
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董務外若
坦蕩而内持正性謙而不伐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
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
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
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
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擢祕
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
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
己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
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
貪偕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
爲肅爲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
難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
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闇
犬迎吠故書奏不下時艱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
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間行問安
否然後輦安輿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既復坐
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
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
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
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困屏
居江淮間省躬遺名誓心自絶無何詔授左補闕又
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者延佇
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虧節辱志者可
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
江南也表爲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
於山陽疾病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修無
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
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贊守宰功德者靡
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
過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
所看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

舜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芬論袁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與中裴員外騰文別元亘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於今所述者公長男黑字宗叔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爲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爲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譎諫則言璧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芬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誄推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生死之間行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叙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說容貌聽詞氣而後觀其行若使東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爲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於篇

孟浩然集序

唐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忽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它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寶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疾疢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跋止恒嶽咨求通元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元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家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麏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祿於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俗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爲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爲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爲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唐 權德輿 文粹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於帝修六府叙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於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咸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懋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叙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發故有僚友感慮訟吏邊吏之失其守守故有貓鼠議是

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逵軌卓犖滂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偃乎若崇山敷乎若烝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考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奧之君子多爲之誤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先大皆允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沉縱私回則其弊以泛以是至於紀綱消亂官職耗蠹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官若梏拳於是才滞而不發事塞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蠱大倫均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暢氣宣臻至理而無腐疵爲仁由己善善君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考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

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
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過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迫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鋒
潅何代無之噫一薫一蕕善齊去聲不能同其器方鑿
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
哀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
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偘之
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
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悟言大
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壽曰願以此奉太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
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
春宮時知名詔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
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
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
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

手數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郄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帯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讜猷特所親信有時謔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録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横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蠧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韋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粮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

韋令抗表請以贊代己歲賂資粮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優遊諷誦不著書唯考校墳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捻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疾殁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擅古揚今雄文藻思敎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猱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益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宏之在人蚩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卻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

序

唐　權德輿　文粹

辰象文乎天山川文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者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於初未弱冠隱於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卿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而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闕代故宜力匪躬勤於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於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留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攀而不淑豈斯人未得當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校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僅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參鉅衍焉曼辭麗句可喜非言沿故公之文簡貫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者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酇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者貢舉議其他下蜀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志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延無厓日又況奇表忮害崇黨蔽善公於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於天下神之聽之景福於趙公纂　門訓宏大名器三命樞機為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為同門生丞時筮仕於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辰敬無容猥以疎愚承趙公至

惠恭聳舉之舊典忘代親姻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録肩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於篇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唐　梁肅　文粹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爲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相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嗟才難不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芙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諷世主文以誦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覩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賓敎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肅文以廣平伐罪公則陞中推

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旣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庶度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旣甍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畧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篇序旣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欽獨著其目云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唐　梁肅　文粹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覇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覇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振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紆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賾奧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

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公美則溫直顯融暢於大中務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盖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閡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軻荀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適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毗陵集後序　　唐　梁肅　文粹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歿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文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漓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賛充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

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立言必忠孝大倫王伯大略權正大義古今大体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於道故於賦達游頌觚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遥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奐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吳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碑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邪谿述虞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沒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庶子文其叙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任簡惠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遺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爲叙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荊潭唱和詩序　　唐　韓愈　文粹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泊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行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唐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

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
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唐　柳宗元　文粹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

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偏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湧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復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何義甫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疾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充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凡命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唐　劉禹錫　文粹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宏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元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遥公夐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洽天人之際遂探歷數明天宮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秩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

閲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
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警不庭宿兵常久韋丞
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
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
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
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
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
法言二十編優詔荅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
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
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内
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
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
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辭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
之乃使内謁者中命去侍講之稱悉未論於百執事
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
卿由是内庭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推輿
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
公如蓍龜寶歷季年宫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
爲臣無所闗決惟内署得預參畫羣議闘然俟公一
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
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
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祀嚴廊益尊感
思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
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
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
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
疾不起聞贈禭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
直宏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冠其
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
辭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
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比其發
德音福生人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
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
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
者其辯似管夷吾憲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

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於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憐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唐　劉禹錫　文粹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獨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儁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

序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
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唐衡州刺史呂温文集序　唐　劉禹錫　文粹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潋灩於顔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美萌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布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絶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魁名都而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鋭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表有孝對材膺選轉殿内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户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殁又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仲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列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

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概義
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
皇王富强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於上下百千年間
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吁衡擊節揚袂頓足
信容得色舞於肩端以為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
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天光
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窮精氣為物
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体物賈生之
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
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
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他咸有為而
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弈之闕方惟
巴虬九日乃能盡其敎而迴注鷄爵亦要中於尋常
之間非弈之手乃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
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
而已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唐　劉禹錫　文粹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
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
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
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
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
皎然游講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佶包得
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
盟於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
風柯少枼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
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
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從汀州入會稽會赦
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
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
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柯山
與晝公為侶(皎然字晝時以子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
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於京洛與支許之契焉
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

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訓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淸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服備衆體晝公後激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蛇爲予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耶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唐　鄭亞　文粹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勑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降厥有訓誥自亂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卲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輪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帝微帝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

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
作霖雨尊王室畢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
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憲皇為翰林學士
訓語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
諮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元機允厭神度每形墀奏
罷別承天眷帝亦講伊訓說命之言定元首股肱之
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
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贊饒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
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元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
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襃
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儲鸞故居因
饑憑凌怙衆強禦厥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
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

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犬羊遂潰
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
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
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殲復仇讎奉揚
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叙聖功飛
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膺明命舒展格言吁嘯神祇
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
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
石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闕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
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
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
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
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
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
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
柔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
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
之右臂收洹水之上游復茲渠魁在此成筭又轅門

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同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芴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師介宗室是元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廟策畫不襲仇讎則是將獨牟逐主之風長胃頻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國巷尚拗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兵淬鄭刃萬里來表絡之頭顱二冢弃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單伯士之允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髀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波明命公於是有諭廻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回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蓹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以嚮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闢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名武帳莫開公則疏於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傅洞蕭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炎沴不作二年殲醜 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覲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諜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名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主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𥝢將成禹書就掩然猶追先嘗之槃獻高手之臂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於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絡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

擷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輙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
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
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
序以集成書尋元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臭窮於高
下承命震惴斃移朔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
陸修邈辭讓不及因齋絜以叙焉夫全功難持大名
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元温煦冬之
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
石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癉風毒礎
之爲厲也北則獯戎黠 之爲患也如維邑咸秦者
幾焉鵰鷲不傳之以馳騁騂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
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晞道德
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
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
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
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数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
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巖廟自是已降
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
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於厥躬慶是
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
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白氏長慶集序　唐　元稹　文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册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勒樂天及予雜於市肆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郡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集昌黎文序

唐　李漢　文粹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苶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潜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孝婦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晚祈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唐　杜牧　文粹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賀才絶出前謀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甚慚皇唐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

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絜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邱壠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益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体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唐　陸希聲　文粹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浸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激揚發越若縣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畧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

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
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樊川文集後序

唐　裴延翰　文粹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
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
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
書直五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
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
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旣不
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
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
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志盡搜文
章閱千百紙擲焚薙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
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
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
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茲獲寫示以是
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䇲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
詩賦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啟表制離爲二十編合四
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
孰見睨此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

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其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譎諷多要寡美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彔時若君之善否直諂已聽憤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覩仲舒之文高騁曼厲旁紹曲據絜簡渾圓勁出横貫滌濯滓穢支立欹倚呵詹皸瘃如火煦焉爬抗痛痺如水洗焉其抉剔挂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聲發慄若大呂動鳴洪鍾横撞撐裂噎喑戛切韶韺其砭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青雘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醨養瘠亢醲腐熏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纖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探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皋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勤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計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黄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朿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誡與諷慈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緜遠窮幽膿腴魁碞章酣興健宛眇碎細也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顔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緗幅道義鈎深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嗜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蹐三代而藝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覩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塝崎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

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訖其集竊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茍僅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而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証抵以甘罰殛故捻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幟時濟物之才稱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題柳柳州集後

唐　司空圖　文粹

金之精麄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獨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甞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益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稱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盖其全工

諫垣存藁序

宋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説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説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揆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逐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君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寛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貫前日爲諫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欽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君皆削而焚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録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虚懐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閲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敎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宋　范仲淹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遂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繇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與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於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陜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凉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當共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精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翼日往視之不復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嘆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可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伊川擊壤集序

宋　邵雍　文鑑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於怨憝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慼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舟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猶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　立至於前文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分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不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謂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却兩相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

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情性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世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内制集序

宋　歐陽脩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説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　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如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

晉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虚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外制集序

宋　歐陽脩　文鑑

慶歷三年春丞相吕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耶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叔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蠧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盖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令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獨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録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梅聖俞詩集序

宋　歐陽脩　文鑑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欝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輙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欝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

歟余何使其老而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旣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稾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書梅聖俞稾後

宋　歐陽脩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廣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虡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淸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在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

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余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

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蘇氏文集序

宋　歐陽脩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槀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江鄰幾文集序

宋 歐陽脩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廖氏文集序

宋 歐陽脩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旣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於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旣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於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於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於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喜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釋秘演詩集序

宋 歐陽脩 文忠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三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胷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顛崖崛峍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釋惟儼文集序

宋　歐陽脩　文鑑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戸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續思潁詩序

宋 歐陽修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蓋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材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壃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兾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潁詩以刻於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識其踐言之晚也

先大夫集後序

宋　曾　鞏

公所爲書號僊鳬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懼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使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

予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范貫之奏議後序

宋　曾　鞏　文鑑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納采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蹤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没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温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云

王子直文集序

宋 曾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

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爲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王深父文集序

宋　曾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註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與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

深甫既卒矣

田表聖奏議序　宋　蘇　軾　文鑑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過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范文正公文集序

宋 蘇軾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畧皆定於畎畆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酧者諸葛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其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怨者也

六一居士集序　宋　蘇軾　文鑑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葢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是以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　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葢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葢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葢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顔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

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宋　蘇軾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大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

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䟽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它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它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鳧繹先生詩集叙

宋　蘇軾　文鑑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

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晁君成詩集序

宋 蘇軾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

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輙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王定國詩集叙

宋　蘇軾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篇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知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黄樓上以待之

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数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南行前集叙

宋　蘇軾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欝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盖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宋　蘇轍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以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幷録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録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集策序

宋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蟋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効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循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輙忘疏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急則患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苟信者不避嫌苟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奸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聾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中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禄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主謀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孽作盜賊三篇党項徼種盜我繁武逾八十年天誅不逭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王平甫文集後序　　宋　陳師道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推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富貴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序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鄒公侍郎奏議序

宋 楊時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顔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循虛毋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敘余於公非一朝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貽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薾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期人也

師伯渾文集序　　宋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乎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顧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弁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旼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此梁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慽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犀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慽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王梅溪文集序

宋 朱熹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事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説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猾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説則於漢得丞相諸葛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正大光明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郎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雪讎耻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篤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

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袵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誇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污也然其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奨則又述在萬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壻公知頤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閎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掩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于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閎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李公奏議後序　　宋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靡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　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　騎逆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子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

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入之不可以憂則纔聞盡起遠謫邀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　為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収河東宗澤守東城而顧同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　講和退避為非策懇切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州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雕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

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濆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聰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卒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栯之言云

張南軒文集序

宋　朱熹

孟子没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旻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荆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于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没其弟

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襍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叅伍相較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向薌林文集後序　　宋　朱熹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謂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薌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却而縻其家族宣覇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以抗彊　百勝之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仇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慕然成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　閑曠之姿魅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絲興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而五峰先生胡

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其於公之志行本末則已詳矣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熹使爲之序自惟晚出輙序公文而又列名二公之次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是辭焉而弗獲也因竊敘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

指南錄自序

宋　文天祥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皋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 師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椎水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招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一日至高亭山詰 師前後失信、師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于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虞日北知賣國非

予所客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岊皆以府第為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 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宮陽兵已退趍婺處等州予使閒運單皆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乘間小舟于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閫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為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為矢石所陥不如渡海歸從王室吁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衛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 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瑣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于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踴躍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指南録後序

宋 文天祥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士大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謟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彷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繇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繫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

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録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脱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有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邱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録

楊紫陽文集序

元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傅説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益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義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爲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亦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爲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慙德於斯文多矣凛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畧諸人不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志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晉宗米康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以命世絶異之材卒亦不能適也非其不能適也而其故則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建於今惟泰君子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

無所不闚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從析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概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綿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卽其文可以得其為人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雄放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同己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為戶庭燕趙為郛郭齊魯為府庫雄河太華為枉案奔肆橫放而益趣於約正大高明為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櫝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偽之辨誠偽定而王霸之略明矣門人貟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擿摭遺藁釐為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為說以冠其首內顧庸歷屏君無而辭旨悃愊牢不容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為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南昌劉應文文藁序　　元　虞　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冩委折漢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畧其郛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絶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絶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殆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叙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迥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訾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収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爲有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盖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均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余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盡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天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别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敎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元　虞集

晦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静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恭高者敬仲也與静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静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静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蛾蠓之細犬豕之穢豈不信然敬仲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静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蹤狂若將有志中實詭屈未立已頹撥厥無成貫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静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肉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蓋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於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静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諸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静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静修既不見朱子

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静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祖間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予君蕭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亦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也

方先生詩集序

元　黃溍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倚那長發並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於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欷低佪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絶益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皐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之子樗椊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緘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於太常自以遊先生

門最蚤同其不朽者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寘縣齋以溍幸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溍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而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溍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吳正傳文集序　元　黄溍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生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謟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覩其榮瘁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髫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疊疊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黄氏自黄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奥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亟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

售浮沉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沉裒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於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録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它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序七

文集中

明一

景定諫疏序

明 宋濂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説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予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輙識之旣而復數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葢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貢廷佐上

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於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予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予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毎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於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𦦨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亳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闡士賢之風者雖埜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林伯恭詩集序

明　宋濂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岳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佗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絕驅橫騖以追於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依幾何不望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烹狐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忻可愕精神為之竦眙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艸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剡源集序

明 宋 濂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絶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莩莩爲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麤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恠夫當昔之士奚爲之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犇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大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擢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功偉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總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名表元字帥初一

字會伯慶元奉化州人

歐陽文公文集序　　明　宋濂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衆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册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情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聲名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闓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主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藴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數乎鬼神幽明之賾貫乎華夷合離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杪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決決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

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録大典三史皆大制作而知貢舉及讀卷官允宗廟朝廷雄文大册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為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黒雲四興雷電怳惚而雨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册藏於瀏陽里第皆燬于兵此則在燕所録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為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丱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夷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踈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卿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尚在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郭考功文集序　　　明　宋濂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彩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猷替賛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晋寔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乃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卿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跡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竑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眡因即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朕言會丞相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猷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别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況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於世況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矣況上簡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襃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有道之朝恭逢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為榮輝又當何如哉它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日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鉶之於殽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

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
不敢牢讓文遠宜删正焉也

胡仲子文集序　　明　宋濂

韓退之抗顔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宗言正論逶迤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用益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常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眞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擧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茍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恤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覩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思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

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與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黄文獻公晉鄉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輙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卲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之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爲別號云

徐教授文集序　　明　宋濂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沒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鍾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裘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者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于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

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柰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煜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歷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覩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予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爲無事乎辨也

葉夷仲文集序

明　宋濂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衞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盖加長志氣摧攝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寱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取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黄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稿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温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

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邃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滚滚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漼漼若此今年日逾邁慨玆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龎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樗散雜言序

明　宋濂

樗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鬯霧和烏能如芙蕖出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葷腸溺胃饜沃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為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於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於緣情托物以憂

戀悲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僻澀難知強謂元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麗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者乃如此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絶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蠡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於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明　宋濂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其有用也若稽厥初元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宜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黄者白者青者紅者黒而澤者紫黯而腴者翠白而細緑者五色交揉變幻而不恒者一固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絶類絶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斑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羣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而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凖措之一國而凖措之四海而凖聖人之文則斡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擬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盍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宏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智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固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静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絶不爲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巵匜者焉有甕盎者焉有沼沚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江湖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爲之大大亦不能爲之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聞見其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飭出橈而珠走盤也發爲聲音雅暢清逸絶無流俗塵土之

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辯遐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既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為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寵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曇鍠編類成書釐為十卷來徵濂為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千百之中超然騫舉而慕賢者之閫奥其可傳遠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驗同志哉有訕濂陷於一偏而不可為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是膠柱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項伯高詩序

明 劉基

言生於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於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沖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於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

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閑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照元上人詩集序

明　劉基

予初来杭時求士於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元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於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益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禆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經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

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於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才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黄子邕氏詩集序

明　王褘

盱江黄子邕氏善爲詩其詩有曰醉夢藁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一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爲並然可不謂爲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爲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不世變之隆汚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爲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爲衒其才藻而漫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於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爲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爲簡屏華縟以爲質黜奇詭以爲平　浮靡以爲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盖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遭世叔季

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頼今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録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明　貝瓊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賛引箴頌古樂府近体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爲築萬巻樓於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轆轤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来政龎文抏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鏟一代之陋歸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膴仕既爲衆所忌又耻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雲門玉笥洞庭錢塘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鐵如意歌哀三良弔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轢一世也至正初天子詔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爲我朝當續宋統於世

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剴切觀者韙之璦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尓相知者久之及先生避地九峯三泖而璦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佚之餘幸不蟳朽炲滅而大姓章琬欲鋟諸梓以傳無窮俾璦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劒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先恠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閟者先王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璦又何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李翺皇甫湜貧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言者云

潛谿後集序

明 趙汸

潛谿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旣刻而傳之後集筆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来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閟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廼為序曰修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邱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别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

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侍讀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歟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爲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纖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咏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洿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洿又不足以言之頗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嬰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陶尚書文集序

明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餙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裔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盖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嘗遊吳楚會時方擾棄南士懷寶不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内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需時上方命儒臣纂修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修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勲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册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盖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玆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汩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玆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爲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郁離子序

明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庶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喋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叅贊而公鋭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恍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屛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愼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勲大臣丹書鐵券賚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晋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栝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

國史兹不著

九靈山房集序

明 桂彦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畧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焉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溍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艸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知有聞

間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録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於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

張彥輝文集序

明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拘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粹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楊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懇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辯說故其

文開陽闔陰奇絶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栁子厚李元賔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賔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獘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仝甫以縱横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顕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獘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寛甫虞伯生黄晉卿歐陽原功寛甫敦龎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傾巖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廹至於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奥元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隷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扶恠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

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為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泥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㗛之辭書之編簡以為明道文與道割裂為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為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為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為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句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古之人又何難乎此其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觀樂生詩集序

明　方孝孺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儕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皇之世人以為古也焉知天不以為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為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為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為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為久則百年之為久可知也以百年為遠則千載之為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為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為瞬息之項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為高以今為卑隨人為輕重徇時為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焉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為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

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况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壓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虚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竊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温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于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今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今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即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麟谿集序

明　張紞

麟谿鄭氏爲東南著姓篤於行義海内稱之洪武丙子紞自雲南入覲睹左庶子濟於朝行見其循循雅飭不願乎外詩所謂其儀不忒者庶子有焉聖上簡出羣倫寘在左右俾羽翼東朝矜式天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吁其至矣庶子字仲辯義門之八世孫嘗請於予曰有家以來既多歷年所朝賢鄉彥所以稱述而光賁之者代不乏人前此固已會萃成集矣洪惟龍德御天人材輩出後之作者未艾也隋珠和璧胥歸寶藏謹續成一編于以宣揚德化侈上之恩而先業遺緒亦藉以無忝幸爲序紞遜謝再三乃修辭以對曰嗟乎分形連氣同具是理而不能不壞於人欲何鄭氏之愈遠而愈盛也何鄭氏之能通其變而制其宜也竊求其故不由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本支相保當薄而踰厚世有鄭氏猶景星麗空鳳鳴朝陽真曠世之祥也雖然經言百世而没其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益亦難爲之制耳今假以一生二爲法自二而下倍而數之究于

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禰之宗將居其半惟太宗當祭於廟餘皆室祭室祭無所君子之所隱也且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問安視膳各欲盡其私情若千人聚居一有不愜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者處之特難是故通其變使人不倦時而措之與之宜之乃君子之微權也聖人慮世雖遠又安得以權為制哉所謂權者無私恩則不足以親親無公議則不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為恩揜公勝則恩為義屈節其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下不失羣從之懿自非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竊嘗因父子異宮之説而思之大畧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共宅各有祠而總爲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庶子可與言者率爾及此以終序述之意或亦處家之一道云

潛谿續文粹序

明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於人而傳於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是功之淺乎當元之衰

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

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實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亟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寛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募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穉子皆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裔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於無極其功葢亦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與公之為學慱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葢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於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既追崇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念先皇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復官之於翰林凡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於萬姓而公之文愈為人所愛重璉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録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於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於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自於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

遜志齋集序

明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妄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阬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憪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閒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覩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軀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益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道之徒屑屑衣冠之閒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

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布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於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虛舟集序

明　解縉

永樂初勅修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大典之命内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為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覩餘子瑣瑣者不啻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於詩則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嘆賞思避竈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於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辯如懸河真若超千古而立於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絀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余其有負於孟揚哉余其有負於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顧景中詩集序

明　解縉

臣縉少侍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墨楮以俟聖情尤喜為詩歌睿思英發神文勃興雷轟電逐頃刻抄造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滞臣縉輙草書連幅筆不及停點畫上進財點定数詠而已或不易一字故常喜誦古人歷銪炳朗之作尤悪咿唔齷齪鄙陋以為衰世之為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為詩者鮮能得意焉有詩僧宗泐者常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為得意之作百餘篇皇上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濶偉下視泐詩大明之於爝火也盖如泐者尤不足以當聖意聖賢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奉内廷復觀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録詩集二篇盖先皇所嘗置諸其左右深有得於聖情者也臣縉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懐而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行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為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嘘吸雷電可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盖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合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為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為狂為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高皇帝知之臣縉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嘆其不可得而見矣録字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簿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有才名數為人所排毀高皇帝憐而保全之予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為蜀王府教授予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如平生歡傾情論詩且以其集示予因序其意如上云

省愆集序

明 黄淮

惟我太宗文皇帝涖阼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内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内外制叅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焉永樂己丑車駕巡狩北京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偕二三輔臣承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廵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故處事弗方有不副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遇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腹藁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朝廷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畧工拙云乎哉

建安楊公文集序

明　王直

國朝既定海宇萬邦協和地平天成陰陽順序純厚清淑之氣鍾於人於是英偉豪傑之士相繼而出既以其學贊經綸興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復發為文章敷闡洪猷藻飾治具以鳴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樂益文明極盛之時也若建安楊公者其可多得哉直在鄉校時聞公領鄉薦第一名譽赫然思欲識公未能也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進士選入翰林俾晝讀中秘書學古為文詞而公已在內閣典辭命職論思所與共事者六七人皆天下之望又後二年直再被選拔得從諸公後諸公不以直為愚而皆辱教焉聽其所言而觀其所存信一代之偉人也而公復以達政務善應變最為上所親任凡制馭裔翟飭師旅撫順討逆應邊將有不能辦者必命公往圖之公決機發策皆適其宜上躬御六師清沙漠必命公從行所以贊襄裨益為多其在朝廷朝夕侍左右圖議政事以安利兆民而人益陰受其賜間為文章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行事與凡官署民居所以施政教適性情而欲有所紀載孝子慈孫欲銘著其祖考之美以垂諸不朽者多請求於公公皆有以應其求其學博其理明其才贍其氣充是以其言汪洋宏肆變化開闔而自合乎矩度之正蓋渢渢乎盛傳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寶而藏之而今不可復得矣直在翰林三十七年辱與處者益多惟公相好為最深蓋自永樂以來親見上之所以教養拔擢而知其意欲有所用也故既處之要地使習知其故至於四朝實錄與夫大典禮大述作直皆與其間及直之去翰林惟公深惜之而反為忌者所病矣士之進退出處有命焉非人力所能勝奚以為哉公之卒也直既為作傳載其行事之大者以備他日太史之采擇至是子恭類次遺文若干篇將鋟梓以傳又屬直為之序嗚呼公之文豈待序而傳哉獨感公之知有不能已於言也故序諸其首簡公賜名榮字勉仁歷官至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云

東里續集序

明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𨚗翁為莫逆交𨚗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寛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徹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慊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寛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與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辯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為文辭渾涵溫潤謹嚴而淨容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為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歿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抆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劉忠愍公文集序

明 彭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爲爲文之至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竊然以靡麗爲能以艱澁怪僻爲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爲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球字求樂世爲簪纓里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康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英皇經筵預修宣廟實録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爲職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聞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此公始終之槩也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而於修辭亦苦心極力期與古之工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没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東叅政鉞浙江副使釪相與類集公文鋟梓以傳屬時序之時於公爲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爲重惟公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怪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於忠諫其精神耿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爲商敦周彝而寶重之雖微予言可必傳於世無疑也嘗稽叙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况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爲之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明　楊守陳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廌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鋟梓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紀板晝久而寖堙學者病之巡渊御史戴君用與其案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鋟廼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呼自昔裔主華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塗八紀極獘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我高皇帝剪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　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讜言紘議臚道天衷偉畧奇謀指授羣帥者昴奕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喑嗚叱咤之聲若大海浩渺中畜虬螭鯤鯖黿鼉之屬觀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帛特已傳誦之及達而施之朝廟播之華裔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艸莽甲兵間諸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詞章元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鋟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寘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呆齋先生文集序

明　李東陽

我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歳次自舉業程試講章奏疏應制代言以至著述賦詠應答之作皆備焉東陽少竊第入翰林為庶吉士奉詔受業獲聆緒論謂為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産寳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嶽為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為河為江為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鍜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謂孤峯絶澗而止悪足以成其大哉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略不移日稿不易幅而典冊金石施諸朝廷播於四方者往往而是徐而求之則見其渟洔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相與駭愕歎羨以為不可及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詠百詩或一揮九制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授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為某人之子某人之姪詞臣學士恒後言之盖先生之父石潭封君嘗教其徧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所私著始有八面受敵之譽於是縱其所爲比得鄉試怪不在優等謂不魁春選無相見也果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是以厚積而後售持盈而後發溢乎心胸而著之藻翰者無惑乎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氣運相高下即其人論之則其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國朝洪武初肇啓文運宋潛溪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于正統楊文貞公寔主文柄鄉郡之彦每以屬諸先生文貞之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為續集至數十卷者先生餘稿嘗裒而焚之於衆所傳誦或未之録今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盖雖以博敎人而自律之約乃如此豈所謂小慙大好猶有非末學淺見所能測識者耶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羣籍以文章名而未見於用先生純碓樸厚之心要出流俗優游翰林晩始大用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閲東陽閣試災暑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縱不死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知嗜學無所底就目熟遺文耳

存善誘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生之子府通判稼刻于廬州本鉅字細弗便繙閱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稱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為序其編之首先生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尚書賜諡文安學者稱為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行狀碑誌具載于附錄可互見云

認真子詩集序

明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歷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嗚虖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與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與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

大儒與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近則黄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與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與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與將其所謂聲口加類與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與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為我序之公音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為詩而好為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歴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夕惕齋詩集後序

明　陳獻章

受朴於天弗鑿于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為近体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為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垂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者為霓裳羽衣白雪陽春號稱寡和雖非韶頀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參任君溢吾省間過白沙携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畧言之若夫先公

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之云

李文溪文集序 成化庚寅九月作

明 陳獻章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藁初涉其流渺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絶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為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藴顧平昔所以告德孚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冊之中儼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尚奚疑哉傳曰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藁僅存復多訛闕乃

深自懼悪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參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其子昭董其事而俾予為序之於乎自予為兒時而獨恨未識其心胸氣象為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其世譜今幸寘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足為累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孚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陶學士先生文集序

明 費宏

先生姓陶氏諱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也元時嘗以親老養親再為書院山長歲乙未起從太祖高皇帝爲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尋陞都事丙申為江南行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尋陞郎中辛丑為黄州知府尋知饒州吴元年為翰林學士尋以重臣出叅江西行省政以卒其學以濂洛關閩為師讀書守居敬持志循序致精之法博涉經史尤精於易所為詩文甚富其存者在元有辭達類抄在中書有知新近稿赴武昌有江行雜詠守黄州有黄岡寓稿在桐城有鵲沙小記總若干卷今刻置太平郡齋則前守嚴陵徐公時中圖其始今守嘉興項公誠之成其終當塗學諭鉛山張君天益校其譌次其類而郡倅董君德美張君瑞夫辛君公應李君宗漢守儀皆與聞其事焉蓋距先生之卒已百三十餘年矣嗚呼帝王之興必始於得士士當變通之世亦必擇夫可與興帝王之業者而後事之若伊尹之就湯呂望之歸周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赴蕭王彼豈苟焉自市者哉所歸而人

從之所言而人賴之蓋其負救世之才藏待時之器而繫天下之望也久矣當元之末南士類擯不用先生為貧而仕依徊散地其精華果鋭之氣一寓於文辭而不得見諸設施此蓋天厭啇德將啟我國家文明之運而陰蓄異才以為之輔也及聖祖渡江之初先生首率父老迎謁轅門龍姿鳳質決於一見慨然以身許之其在易即乾之五二同德相應可謂千載一遇矣于時豪傑並爭地大兵强者相望然皆嗜殺好貨取快朝暮非有撥亂救民之志聖祖既得先生善其謀而用之渡江之明年定金陵據形勢遣使者旁招俊乂置之左右諮訪治道王師所加主于吊伐不殺降不鹵掠不燬民居根本既固威德日隆數年之間全有江南遂成帝業蓋國初才智之士衆特奮身以效其尺寸者多矣而實先生為之倡我聖祖興自南服而致華裔一統之盛自開闢以來所未有而實先生牖其衷也由此觀之先生之出處事功視古之君子豈甚相遠哉先生嘗自謂謀畧不如劉基文學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葉琛章溢亦屈已推賢猶房杜之於王魏耳然帷幄之贊襄黃饒之惠政聖祖深嘉而屢賞之翰苑之設所以崇文治也而先生首膺學士之選語當代之名臣或未有出先生之右者矣胡君子之論贊獨遺先生而弗及耶先生志於道德功名其所樹立固不待文而傳然以其嚮往之端蘊蓄之富凡筆之簡札者類皆深醇醲郁辭備理正固宜登名於文章之籙也古稱文如金玉即埋沒於一時而其精氣光彩不可晦蝕必有収而寶之於後世者茲集於二守而傳非此類也夫覽者慕其人而論其世則知斯文恭天地之化為不誣而儒者難與進取之說陋矣

卯先生文集序

明　程敏政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辨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暢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敎則民孚所謂吐詞為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歧而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為文而別於經術昉此日甯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不止乎是亦畧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為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於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于斯世則亦安能盡刊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為說以通之亦曰為毛董而不為鄒枚為韓李而不為燕許為歐曾而不為徐庾溫李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求不倍于孔門矣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卯先生先生是其言以為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士蔣君冕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爲若干卷間以視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養之深而出之霈然如此哉先生嘗言世之作文者類喜假煉為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咸剽竊以為工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于世無補于世徒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蓋不為空言也顧此集雖出于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

槩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閒視世所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羞以為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非耶先生名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望尤未滿焉然則天下後世求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亦不可少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府與寮家之末故因晃與敎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為文者如此

孫可之集序

明　王鏊

凡為文必有灋揚子云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灋焉況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為聖其法所從授益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郇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詑得吏部為文真訣可之卒其法中絕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絕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荊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狭耳而後之為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剗舊習深湛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却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余肅敏公奏議序

明 楊廷和

肅敏公之卒於是三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錦衣指揮承恩取其奏議彙次成帙以類相從分編六卷若巡撫若本兵若總督各三卷并附録凡百二十八篇諸孫翰林編修承勛又爲之正譌謬亟以請於工部尚書李公士修刻梓以傳尚書蓋公從子婿也公爲一代名臣正不絶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觀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於世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公之初卒其子錦衣指揮宜具公事行屬予爲狀以請銘於太史氏其所述不能十之三四時予方從事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所聞於公者書之即文莊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槩予意猶以爲未足今取奏議讀之果然公書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酬者信乎公之爲一代名臣予生也晚於公無能爲役而公最愛予公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遺鄉人之職文字者獨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此可爲異日用之公知我深矣獨愧老且無成無以爲公報耳虞雍公嘗以鄉里前輩文獻無傳後生之責予在閣中欲撿范景仁張德遠二公疏議録之以傳而未及公公二公之流也斯集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辭鄉人矣

重刊遺山先生集序

明　儲巏

巏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輙喜誦之不置及鉅鹿耿公典鑰留都嘗謂巏曰吾友段可久家藏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尚冀一讀子式訪之宏治甲寅巏調官吏部始得秘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巏因録而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尚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本外裔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為己任網羅放失諏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於匪人限於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并玆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剟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立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逭人之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揑申之語誌聶女之墓隱忍歔欷烈意蓋有待而為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邪予讀其金亡以後之辭悲歌慨歎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臨川吳氏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嚮慕尊稱之不置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世不獲究其用且厄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他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淵以御史按行河南使采其集以刋自中統壬戌初迄今餘二百禩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反見也

晞髮集引

明　儲巏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翱皐羽所著翱之出處志行其交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翱書殆百卷此集葢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顧值北兵猾夏而有之故食焉仕於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叹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恥淪於裔以毀冠裂裳為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翱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諸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翱傍徨山澤長往不返懷賢憤世鬱邑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翱真丞相之客也葢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巏抄於建安楊晉叔會馮御史執之按部至海陵巏出而閱之作而嘆曰翱之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遡柳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沉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泯焉不傳者多矣翱獨賴是集之存以傳翱之忠節可以想見其餘之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傳也廼篋之至揚告唐運使文載運使曰此予雅慕其人而未見其文者遂相與刻之而屬巏為之序

鄒立齋遺稿序

明　張吉

宏治己酉吉既蒙恩量移肇慶亡友西川鄒智汝愚操石城單幕謫徼至廣邂逅一見遂為莫逆未幾汝愚死矣余哭諸寢門之外三日不絶時蒼梧進士吴君獻臣方尹順德收其遺稿得奏議及諸體雜文若干篇古今詩若干首萃為一帙名曰立齋遺文俱其湮沒亟壽梓以傳其所以為汝愚者固亦勤且摯矣今光祿少卿方震見而善之移書獻臣以序見屬吉亦自念素善汝愚而又惜其蚤世位不滿德勿克究其所施於天下義不敢辭先是成化丁未上龍飛諒陰之始適有星變詔求直言智以翰林庶吉士伏闕上書力陳上天示警乃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因勸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於是中外權奸惡其害已交相陰嗾臺官檢劾煅煉成獄竟以竄死天下聞之甚哀余嘗讀其封事未嘗不三復流涕竊有天下奇才之嘆今忽忽十年俯仰遂成陳迹使他日國史特書大書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伊誰之過也當孝宗首登大寶君嘗語糾儀御史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不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君臣之分所由間隔請効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左遷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吴廷舉祭君文云功利苟且之私死生趨避之計以僕窺公則已忘情於斯世富貴貪饕之念毀譽播弄之私荷公語僕亦且絶意於機權白沙陳先生不輕與可者重公氣節為文以祭而辭之稱揚嘆服者縷縷不置可以見公之為人丙午中鄉試第一鄉人聚觀於會江門馬上口占有龍泉庵上昔書生偶中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之語則沂公所謂志不在温飽者蓋已得之而君之所以立朝大節志在天下國家已見其端如此矣予之所以序公者不獨以其文也君名智字汝愚四川人年止二十六歲而卒

懷麓堂文集後序

明 靳貴

嗚呼此少師西涯先生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干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奏勅碑記若千首奏疏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亦富甚矣予嘗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修班制敎為述作以昭覩文華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監昭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滋盛如周自文武成康之後至于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乃有尹吉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先後桀倚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賛詠以道其事如崧高烝民江漢諸作是以周之文治固出於夏商後諸賢則百世之下所謂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亦惡能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人文益盛至於成化宏治之間極矣公適出會其期攄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黼黻皇猷既有以賛聖治于漢唐宋之上而一篇一咏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疎遠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鳴一時嗚呼是豈偶然哉夷考公平生小心愼密不事矯暴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德訪落之初由憸竊柄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間扶持善類將順德意蓋有陰利天下而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益啓淵衷進賢屏惡溥惠滌瑕以植民生而緜國脉傳謂爲人臣者息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公實有焉及其責於邱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人與一善治輒喜動顏色或議及民瘼亦復恫瘝乃身故予嘗為文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為念在山林未嘗不以廟堂為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既捐館國論益明朝貤節惠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固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志與行侔又曷能獲是名于天下後世哉集刻于徽州郡齋前守熊君桂請予序其後今守張君芹又繼請不已且公未屬纊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敬為論著聖朝

文運治化之盛與公平生志節之大如右若其文論識之純體裁之備音節之善則夫人能知之言之茲不贅

序

文集下

明二

餘冬序録序

明　何孟春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寗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益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晋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懇於作勞夜則甘於痰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末纔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家亦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畦假寐而已士安暨寶鼎於日之餘時之餘益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雖秩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性頗慵惰比當開卷輙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調官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閏既梓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多長晷四體不勁此心雖怳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舊稿而編緝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子之爲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爲序遂題曰餘冬序録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虚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

陳思王集序

明　李夢陽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覩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越時改行欸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翦枝榦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嫡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剸悔以明己無上兄之心蕭乎文仲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箕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至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叡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詩集自序

明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葢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眞王子曰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旣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之使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益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有不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於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枝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於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録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予之詩非眞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宏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宏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眞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三百八十三篇七言絶

句二卷三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熊士選詩序

明 李夢陽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宏治丙辰進士爲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余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於曲江之濱亡矣余旣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録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天予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益苦失要貫不堪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餘年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谷馬牛徧滿阡陌郎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内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珮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於心益暇則酒食聚會討訂文史朋讌羣詠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宏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爲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毁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上旣誅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來之道乃

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釋俎豆而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寄受托必巖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夫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慘矣今顧又死獨不值其定何邪夫測往來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要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禍福彰今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遠而測夫往來也故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余安得而不悲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林公詩序

明　李夢陽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嘻乎余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峰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怒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揆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廋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紛之爲訏也健矣而直者則咎其險謝之游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真者則醜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玩弄焉卑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

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嘆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以訦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賔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攄志弗侈弗浮有其[illegible]矣志以決往遯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詞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余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謝文肅公文集序

明 顧璘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是醇氣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關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行豈小物也哉昔周之盛也文武成康迭興謨訓雅頌之辭爾雅深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操觚其間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辭命寖繁黍離板蕩之篇氣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眩衆則羇臣棄士哀思悲鳴以紓其憤懣者也即國家何賴乎是故觀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盛衰而人材由之矣惟我皇明聖祖神宗體道敦化至憲孝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醇龎湛濊蓋天地一大運會也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間體發正義抒揚宏辭以潤色治理培植道脈何其符合與如邱文莊公程篁墩公吳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述皆館閣之望儒林之宗也考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璘執此仰嘆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孫必作見其遺文若干卷盖文正手選者其文明健閎博根柢經傳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外聲利

爲情詩與文同致合發情止義之則鍜鍊馳騖莫為有無盖其所員者獨遠大矣嗚呼公居朝汲汲于爲忠而常恐愧乎其祿居家汲汲于為義而常恐媿乎其生是以方進而輙退旣老而益勤克其極維周召由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積合世與人言之也僭踰之罪無所於逃所兾同好之知我爾曰桃溪淨稿仍舊名亡刻在學宮

太師端毅王公奏議序

明　王九思

公舉正統戊辰進士出入內外且五十年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壽九十有三歲卒贈太師謚曰端毅其孤忠大節之著有贈謚之誥有載德之碑有哀死之詩其文章存者甚多而奏議為最盛自為大理左寺副至南京兵部尚書者六卷兵部尚書王公憲為御史時嘗刻於蘇州御史程君啟充爲知縣時復刻於三原其在吏部者九卷藏之公子太常卿承裕所知縣王成章從諸生求得之以告於巡按御史曹君珪曹君曰久矣吾慕於斯乃今幸獲見之是爲我師知縣其合前之六卷者刻之題曰太師王端毅公奏議播之四方詔後世焉訓成曹君命九思序之九思讀之終卷仰而歎曰嗟乎世復有如斯人者乎剛而弗屈也明而能盡也直而不餒也公而不衒也婉曲而有味也其汲黯陸贄之流乎是故天子嘉其忠豪傑讓其羙蒼生誦其德夷夏仰其名夫豈一朝一夕聲音笑貌之為乎孟子不云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公盖其人焉夫自都俞風息義理不明道德亡

矣志氣卑陋躭祿者多患失之心全軀者尠憂國之誅知弗逮者蒙覆餗之耻事虛文者為駭俗之行知而自然者貽社稷之憂嗟乎責受朝廷之倚毗身繫天下之安危乃碌碌至於斯也是公之罪人也昔者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嘗廢書而泣司馬遷讀晏子春秋謂其犯顏敢諫也願為之執鞭蓋其中有以合也故士有曠百世而同心者君子於是刻也可以觀人矣

海叟集序

明　何景明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為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為遂亡其辭其為之者率牽於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鹽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執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於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為舉子歷官於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益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官歸自以有餘力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為長

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自必漢魏以來者其所造詣益具體而未大耳噫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於好古其子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為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言觀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集陸吉士深所編定者李戸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考而知也茲不復述

刻亶爰子集序

明　林一時

亶爰江子西元馬子與余三人者友也江子才高而喜奇其志迥然蟬蛻塵垢之外而鳳翔千仞之間故其學探賾索隱刻意古趣而人或未之能悉也昔者韓昌黎務去陳言蘇子瞻贊其文起八代之衰乃江子則又務去其所不欲去者也俾江子存人稱曰韓子哉將在乎否也楊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誚其覆醬瓿桓譚則以謂必傳今其帙固炳炳在也俾江子存人稱曰楊子哉將在乎否也予覽厥辭法易樸書式詩做禮參伍於老莊出入於左氏靡不宏深渾奧淵淵乎蓋有作者之志焉其才可知夫文者因乎時者也道者管乎文者也是故易有十翼書有四體詩有三締禮有列記其文異其道同後世述焉苟執一廢百略本齊末是亦藝而已矣其不適於媾時而幾于畔道者邪茲非予今之言也向也與江子質之可否半焉既而今緋諸篇出于是駭覩訝聽僉梟之命下而謝病之歸決矣江子乃亦稍稍自戢雖然風雨霜露皆天也旱高流峙皆地也天文烏乎齊顧其語

道何如耳故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集附詩總四卷詩亦追雅却凡與文稱新安黃生謙江子門人也録刻以傳第更加音訓即大義渙然矣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是之謂乎江子舉正德丁丑進士高第歷翰林修撰卒年始三十有六嗟嗟天生才不數而復不永固究志若江子者何居悲哉豈惟賈誼可為漢人悼焉已耶

梓溪文集序

明 黃佐

宋歐陽公文章經濟天下翕然宗之剖舒繼起揭辭雅工捲於相業愛而傳者罕矣方是時二程在朝忠言入告上毋俯躬茹納風及用舍亦勤首肯然典禮法度一變雖巽誘諄切莫之能繹也臣從善則可以善君吁難矣哉毅皇帝預遊時史官敢諫者惟梓溪舒先生一人罹杖後病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摽出之先生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謫閩裏瘡就道或勸俟痊先生曰死吾分也敢少留即宅憂扶柩自江而湖忽雲雷波立舟楫危甚為文禱祭風濤頓息人服其精誠于時再諫再杖孤家則没矣年四十有四爾謂之烈丈夫者非耶平生清苦家無立壁儲御史良材爲卜築會城居其妻孥佐襄歲過之二子奏奉出其文相示於乎先生勵志聖賢之學氣節文章蓋餘事也江右大魁惟一峰以道鳴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德棨問同官止脩撰抱道而終又同雖儕之伊洛諸賢可也夫豈徒以文傳者哉憶歲丙子偕陵陽梅君百一北上偶論武王伐

般歳在鶉火通考象緯弗載因推部之歳自鳥帑旅於龍首我聖祖殄乎偽漢丁未改元是紀吳分也壬午晴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可弗詳乎梅嘆曰向見國衰亦論到此佐自是知先生比入史館先生復官造朝相見握手謂曰吾識君於百一久矣自是過從驩甚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息庵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預在此佐恒衣其德言每祭先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唔即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真積深矣嘗謁恩騎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威佐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先生謝曰吾子督責是也即焚其草每言歷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歳為主凡盈虛朓朒伏逆遲留如指諸掌觀望星氣占則必應佐弗然及也其論西山變律謂擴前哲所未發佐謂此及京房執始變虞之屬耳執謂不然居二日來曰吾過矣檢漢志果京房律也因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歷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予觀大司樂則律歷備矣佐深穩之惜其著述散逸茲集特十一爾吾廣方伯張公鑑學憲張公希舉皆先生鄉人也聞而欲刻之先一夕佐夢先生來顧語笑如昔懇曰吾文欲刻盍慎擇諸明發而二公果至於是手自校選定為五卷於乎先生信神明矣哉蓋其為人也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其視身潔其處貧樂故能合內外貫天人明理如程朱詩文如韓歐而多所自得使若荊舒之逢時則率典迪而娼嫉者消矣然吁先生進退存亡其為天下國家所關係豈細故哉佐於是重有感焉

讀書園稿序

明　高叔嗣

自叙曰老子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夫人不期於世之知而何較貴賤耶余素弗攻於辭戊子以吏部郎中謝病歸於家開封當郡縣孔道應接稱煩余於是徙之城東田中依舊廬稍葺治以居家貧遂力農事月裁三四至城而已當是時李空同先生方盛邑子之屬出其門撰為文辭模於古人若宋蘇軾唐韓愈薄不為也余私心不能無慨慕時時竊撰一二篇庚寅歲所著獨多踰年余既上京師斯事乃罷夫本非所長而強力慕之度必取姍于衆然其篇留笥中甲午余分守冀南將按縣晚出文水方初冬新雨已畢行竹墟景色如故了亦怳然太息其夕宿汾州燒燭披取笥中詩事歷歷在目低回久之彼不能寐非特憾于詩也曩者不能取容故退而耕於野卯園之樂使人忘老而余不自持復且苟焉干祿洪涊于今犯詩人胡顏之詬其知於人也蓋希矣然則余豈貴耶老子之言明其玩世也已汾州多文士暇因出是篇正之高叔嗣題于清心省事齋

任宮坊集序

明　歐陽德

始任子舉進士奉大封敎陳政務憂時悼俗憤頑嫉邪剴切數千言今上嘉其忠親擢置高第始釋褐一旦名隱動京師羅子達夫程子舜敎楊子實卿唐子應德與任子友也予曰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觀其詩文時咨所憂憤數數上前者往往見之乎辭予每讀一篇未嘗不慷慨太息也任子操持砥礪其交遊必類己者其於浮沉巧宦削觚而圓轉坦外而深中阿隨人意頫頊以取世資者相疾視如讐於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太子司直國史檢討宮上駸駸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予抱痾林臥爲撫然莫了所爲比一二歲予從蜀中人士聞任子杜門讀書家之有無無所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面時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摛藻鑄辭益工益富憂憤之情浸爲恬夷或云任子殆與世抹摋而玩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構無所迫鬩其中故氣得其養平停而不形者耶言心聲也心以御氣氣以昌詞詞以宣志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焉是故媚世之士

其志羣故其行隨其辭靡可與諧衆不可與入德玩世之士其志達故其行靡檢押詞無涯涘可與樂性不可與濟物憤世之士其志矯故其行狷其詞溢可與震俗不可與與仁仁以為志道以為體渾然同物廓爾天遊和而不從介而不爭好惡忘己因應無常故其詞肆而不蕩貞而不偏厲而不猛優柔而不弛用志精一之致然也毛子曰夫志與其羣也寧矯矯而反之宜可以基德既其達矣於道也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而況日有造焉其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今行遠匪直以其詞足愛者於是其甥李子刻之首大廷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由此其基也任子名瀚字某西充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參江藩同任子之志者

曾南豐文粹序

明　王愼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某為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勉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數告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艸、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為古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

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必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illegible][illegible]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恠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illegible][illegible]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宏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焉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歷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覩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及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illegible][illegible]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疾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illegible][illegible]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爲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唐荆川文集序

明 王慎中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益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懐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從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于今爲烈蓋其盛如此晝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稍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漬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斜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所以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清粹矣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爲翰林編脩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敝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崛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亦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

丁戊山人詩集序

明 王愼中

列莊之書往往稱巢由善卷子州支父石户之農北堯避舜視帝位若浼己觀者皆以爲寓言非事實至近是隱逸高尚名流如仲長子光臺孝威向子平嚴光莊遵梁鴻之傳班班見於傳記不以爲無是人也豈不以天下之富貴爲大物重器而疑其所稱之誕也一芥之不忍與食萬鍾百朋者同怯簞食豆羹之甘其饕者殆有過於五鼎八簋之厚饗九重之尊固一命之積也彼能遺世之榮利而不顧雖以辭天下可也胡必近世高士之有而莊列所稱之人之非有耶之人者所爲惡彼而樂此豈誠較清濁潔穢於外物而爲棄取哉亦愛其身之至嗇精葆神不欲以所養之重勞於事幾役於名法爲人而衣己也彼知有天下而喪己之爲可惡故與之以天下而不樂亦未知夫有天下而不與者其己固常存焦然爲天下而窅然喪之者乎此巢由之徒所以爲高而不得與於堯舜之教也後世高尚之傳情之所出或異乎是擇所處之喧寂以爲清濁計所享之醲泊以爲潔穢故棄彼而取此是不獨其所逃之世非唐虞而逃者之人已難作高於箕潁矣雖然滔滔者皆是也而有若人出其間不亦謂之高士而可傳哉丁戊山人傳君汝舟閩之侯官人也其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卿井屋廬不復可居而妻孥不足蓄也斯人也倘有慕乎列莊所稱之人之所葆乎其亦慕近世高士較物外之清濁而爲棄取也高士之迹一也其才志所存非一也亦有才足有爲志欲爲之屈於不可爲斂焉而藏之也君所爲慕於其人之迹吾知之矣其所存於迹者疑未有以處之也由君之詩觀之知有所處矣夫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區吟詠之工不能忘君誠欲求斯名於翰墨之場哉亦其才志所斂不可終藏而見之於此也且夫焦然爲之而常窅然喪之何必有天下者也有一家之臣妾至於爲邑爲國其道均有在於是者君之所好既在於道矣其跡乃若此其於化人之宮猶朝至而夕去之也余未及識君而南衡童君好言傳丁戊之爲人又刻其詩以傳之南衡與君謂之

同好偃然有一國之臣妾而焦然為之君不以病南衡而南衡亦不以慭君則於予之所謂其必有以證之矣因南衡索序丁戊詩畧發其端非以招丁戊也

五子詩集序

明　王慎中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揣字飣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常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孼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衡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為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閭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其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閭壼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節怪行慷

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爽混於屠釣忘懟傲睨相與作爲語言嘲侮風月彫繢艸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畸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吽呼唱和以爲極懽旁覩皆笑爲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偭焉居常竊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絶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轂其能追古作者而併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污利祿直以罪廢因得久窮尚冀所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虞山奏議序

明　王愼中

論列諫諍之風西漢爲盛而賈誼劉向獨冠於廷然誼猶有策士俠夸之氣而向憂深慮至剴然出於惇厚諄複故讀誼之書瑕糅揮斥恢偉浩博驟若不知其所統而倫中體達條貫具備有非向之所及然恃所有雖盱一世傲乎其無足當意至於譏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論議氣勢之所極而發其辨其害於古者進言之理亦不爲少而向無是也豈獨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壯憂患事變之嘗試更閱猶淺而剛心猛氣未能以自伏也如向之於是深矣故誼當盡下之朝而不能自試其學向生於謫諫之季雖其不黙而尚不至於不容亦其修術之異所致然也苟二字者易君而事之向豈有不盡之憂誼之獲罪受譴當不可測寧復長沙嘉惠之能承也夫欲以其言決一時之利害得失使必出於吾之所爲處己疑於掩在列之功形衆人之不能其大者乃當奪其君之所便強其所不欲而次極於將相之拜免君子小人之進退使其懇然動於忠篤憂愛之純如有所不

得已猶懼不合而雜之以矜長濟辨之誇習宜其有所不合也果其有合而亦豈為盡於心哉以賈誼之才而其忠若此益進言之術之難也況於後世之士哉以吾所見陳虞山公奏議何其有向之心也益公於入仕其時已至而世故物情之攪揉練繹既孰且審矣其狷節勤行苦刻其身以遊芒如假金於冶滙管於流鼓蹀濯擇窮水火之力至於毅稈之不存而後已故芑藿之羮絺綌之服貴久而不變誠以為甘且吉而無勉強勵迫之意既韜蹈人之所難其持論王諫帝依於平而有忠厚之風至其有所劘刺繩彈一本於誠心怛切非樂於攻惡發慝以見謂為直觀其言知其心之所存如此也公仕於仁聖之朝所言率以旋行視向之自竭於其君而槀不見者拂塞顛擠以鬱其志其心相近而所遇遠矣某始仕年方少也學不足以達古今之變不自知其妄㳟而好談天下之事盈溢之氣方若百川灌河涯涘未形源浮而不適所歸宜其見擯於絳灌之伍獨公身有以取之至於今日而後能知公之所以為言者其中之所存為有向之心也公年踰八十無復有意於時精神卓然立於物表而憂盛世危治朝之聽惓惓不忘其與予往來書具在尤可以知公之心雖其老而無所用而不為衰改嗚呼茲予之所以謂其近漢之劉向也與

陳少華詩集序

明　王愼中

由漢而下爲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倨霅抉能盛氣逞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譎剽輕不根喜自逸肆脫去繩束而爲慢侮世皆可狎而於人無足嚴其憂愁悽迫憤懣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爲不平誚刺多怨而龍悲故能設奇托怪鉤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爲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己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罔慢侮怨悲誚刺負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與余少而喜爲詩以爲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於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顧其雕軒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爲之卑氣駑質閑心緩性震掉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修潔禔齋寬裕安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爲也其詩之工益余所爲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爲詩不能副其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強勉覬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爲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爲詩者皆雄偉恢閎絕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旣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爲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解學士文集序

明　羅洪先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自峯項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横四十里蓋拔坤維入漢紀特立而傳數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地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不可為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畧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不可因以世俗之見故卒應主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以謂鉅人春雨解公戴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徒家戍邊有東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歉於聖賢亦當不失為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閱仁廟嘗曰人言解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為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且自況矣公掌禍既酷藁祔外氏某再過其下欷歔嘆息不忍輒去會任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按江省吊古采言檄縣禮塋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迅發援筆萬言不費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輯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剔其偽不盡刪繁亦以見公不屑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験也嗚呼覽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明　羅洪先

天地有義氣大和乘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而爲雷霆激而爲風飈慘而爲霜霰起而爲山嶽奔而爲湍瀾其凝於物爲堅金爲完璞爲後凋木其靈於人爲剛嚴爲果毅爲直遂爲無側陂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屛四夷寧而不用則爲萬世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儒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裘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餒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爲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爲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公於人輙有不獲執贄之歎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羨其難能耳固亦未之求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泥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鑱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惴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空文爲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於䢖江聶君蒐輯編次俾爲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爲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明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為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為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於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為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妙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為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為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為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為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為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體餖飣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侶傝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也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所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宏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文者蓋少矣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予近思豈亦以為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予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為

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蘇門集序

明 陳束

嘉靖甲午冬束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師會都下明年束罷史職出僉湖湘憲事又明年丁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為觀察使從游省中累兩月而束棄去行湖北子業遘疾未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子業蓋嘗謂束曰余生平所獨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矣寓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束乃收其遺言而叙之文有知音弗論論其詩序曰夫詩以微言通諷諭其歸溫柔敦厚為主本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於唐其指一也國朝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辭時則高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內穌豫縉紳之聲喜為流易時則李謝為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為杜時則有李何為之倡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盡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非神解傳

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舌之才
故雅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
以風神初振而綺靡未刊令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
窳屬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辭則其聲闒緩而無
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薊門高先生子業夙秉
降嵩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隣其庶學匪待典束髮
就傳受知北部李生弱冠登朝亭辭考功一見歎服
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宏麗之益異乎式閑通解
之妙曹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
因心師古法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萃會晉餘潤
挈唐本宗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
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寞
獨妙閒曠合於風騷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沉雅
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辭質而腴興近而遠
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蒲萬其年三十有八悲
夫先生雅性元潔不喜凡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
野故其在讀書圃諧作特超元乘雖屢仕通顯非其
素衷是以即事賦懷每有憂生之嘆夫志士惜日達
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
五十一首共爲八卷成一家之言刻之山堂傳諸其
人

塞上曲序

明　李開先

軍中樂有短簫鐃歌亦云鼓吹曲乃黄帝岐伯共作用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雖不以鐃歌鼓吹爲名而鐃歌鼓吹實昉於此至漢始有其名矣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歌以示喜魏晉則短簫鐃歌與横吹曲得通名鼓吹周宣帝革鼓吹爲十五曲皆戰陣之事隋列鼓吹爲四部唐增爲五部魏晉視鼓吹獨輕乎門督將子校悉用之宋齊以後則甚重之矣其出塞入塞塞上塞下等曲皆由此肇端繼又變爲從軍行苦哉行遠征人倶軍旅苦辛之辭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李延年所造又謂劉疇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然西京雜記則言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是知高帝時已有之矣而塞上塞下則起於唐而塞上獨多王遵岩又以爲七言四句樂府惟中唐有風人之致予曾兩使上谷兩夏於軍情於樂式俗槩頗嘗觸於目而計於心當時壯年便有鞭撻四夷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之志罷歸衰老不勝感嘆值秋晴氣爽筆札可親遂作爲塞上曲一百首自許能悉事宜極情狀語似有背馳者大抵泛言各邊亦非一時其實塞下曲及出塞入塞從軍行鼓吹鐃歌等悉舉之矣但一事而數百言或有一半句犯舊者力不暇及而才亦拘定背馳無言此門不免有媿耳昔恭馬上愛唐詩數聯及宋詞一詠縱有還鄉夢猶聞出塞聲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愁營柳和煙暮關榆帶雪春詞則將軍白髮征夫淚云云每高歌不休聞者以爲狂今狂亦不能矣況得如杜子美所謂狂夫老更狂耶

夢澤集序

明　皇甫汸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子因其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爲吏部郎生君穎慧絶倫髫齡即能綴文始由性靈非假師授黄童世謂無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産也君實似之吏部公愛之甚嘗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於鄉越丁丑試春宮俱為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爲庶吉士與東浙汪子應軫江子暉關中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卯曠子瀨大梁林子時書子嘉西蜀余子承勛楚顔子木暨君並摛藻掞天敷華黼國得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爲文鈎元擷秘雜以古文奇字指既閑耿語復聱牙令讀者謬根眩霿至莫能句隱口汗顔而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呼以眎人云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金爲覩恐呂覽金卒莫可得也又好爲譏評由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歲餘解館拜爲吏科給事中值毅宗皇帝將南狩在廷羣臣咸諫止之章益日盈于公車不獨言責也汪子乃敘衆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峰石公典司

舘教危言沮之日倘禍叵測老夫力莫能汝庇也旦賦烏母謡大署玉堂之壁語侵石公公爲大慙其縱誕多此類於是忌者以舘中譏評語寢滛聞於政府然府銜之書上果諷吏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膏磐折不習其容訟牒填委又非所好至則治尚嚴辣不畏強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謁御史不爲少貶廼睇附權勢文構纍稔遂使鍾儀縶冠於楚囚鄱陽按歟于梁獄悲夫今上詞位湛恩汪濊虛納曲貸諸子稍稍晉復君獨註網擯棄顔子晏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彙征去均淵墜而近季薪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己丑進士識崑崙山人於都門山人者張詩也雅善諸子間與余道夢澤事因聞其詳余亦濫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君也況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尋以觸忤權貴賴天子寬頌謫爲黄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遷爲恨而以尋縱蘇長公爲榮不以赤壁爲樂而以得見夢澤子爲幸下車亡何乃秉雪造其廬時君足跡久不入公門余置自外員居縣别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

半面驪若平生接以盃酒申以贈章辭載集中夫王
氏業紹青緗官聯朱綬爲楚世家君又令其子桀弟
若從從余游嗟乎君胡白眼於衆而傾蓋於余余亦
煩爲在衆欲殺而在君獨憐也顔子雖清揚未乾而
芳訊亦數相問矣君屏居蓋二十載釋戀於爵服娛
志于琴書覃思古人專精作者屢勤剞劂恥赴弓招
觀其上續中丞陳監蔡書若嵇康之統山宰及寄余
懋昭舒國裳二劉即楊惲之報會宗其節槩可想見
矣君方歛英戢鋭撝謙履坦不以才華爲物而以道
術誘人使早年砥行能然可優游以取卿相然未能
宣耿介發孤憤如晚歲所底也固知書成于去趙賦
就以還邛人爵榮名豈有既乎終不以此易彼矣夫
楚多材之邦而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詆於上官宋玉
蒙詬于登徒禰衡被害於曹瞞然其志則爭光於日
月而其言則等敝於霄壤矣君亦奚媿哉是集也樂
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沈杜比肩參
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馬書類東京尺牘
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詩賦十一卷文六卷共
十七卷成一家言舊刻於家塾季弟雲澤君廷瞻刻
於淮陽姪三湘君同道又刻於吳中而吳板益精矣
二君皆以進士爲理官蓋治獄號神明莅淮者以賢
稱河南道御史莅吳者亦被徵行矣三湘謂余知夢
澤最深命序諸首嗟乎甲寅之秋余有滇南之役取
道齊安訪君故廬見其子若孫歆歆抆涕賦詩爲之
茲復序之是生叨敬禮賓訂之交死辱彥昇筆札之
託不敢辭三湘者不忍負夢澤云爾言惡足爲集寵
哉

陳石岡集序

明　皇甫汸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于梁即捐館淇上歸櫬過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詞郎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字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甬望繐帳而出涕撫貌孤于素室搜遺艸於名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遊嘗移之詩悲焉無何唐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荊令吳登梓而以序屬余申之曰昔先士安假寵太冲子獨無異哉余不敢辭敘曰夫聖王曜[illegible]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驤首出雲景蒸寒蟬發聲涼飈以冽當其生利見之辰遭司鳴之會履好文之朝遇同時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非摛菁扶藻以黼國華者哉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之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緤組講藝影纓味道契協塤篪言郁蘭茝彬彬乎號爲得人而海內嚮慕矣枚來卯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于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時也侍讌登歌則家追大雅從游第頌則户起新聲一字之工聞奇而傾耳片言之巧覩縟而躍心紙價騰踴於都門篇譜浸淫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時一時在藝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逮之隙搆見怒之釁成斯長沙之役往而全馬不容於陸沉矣陳子於是稍戢鋒潁辛就絕撿猶且寄興于山川發憤於歲月周爰於馳驅宣情于羇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盼之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協塤篪者遂爲商參言郁蘭茝者析爲萍梗子竟長逝化爲異物支晤愴跡於南皮零落傷心于北海蓋爲此矣今考[illegible]其遺編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適軫于平原晞鳥于京樂麗于游無克于入洛雋永於浮湘儁於吳越既閲間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者矣柰何堪思棼于吏牒迅翮摧于嶮路雄才頓於促景勞名乖乎中壽使鳳池未禱曜靈假年究其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奧蕭劉所以互論而董史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爲序并系詩于末簡

王氏存笥稿序　　明　孫陞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奇絶自空同李先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窮嗟乎王子産二華之㠗區所云嶽降不虛矣而地坼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絶而人傑萎耶余同王子舉進士爲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輙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筴進之務相[illegible]指瑕瑜不掩乃若揚摧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膾炙人口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爲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于繩墨必結構中度而後修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飾尚元素聞者諤諤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一意修古而無卻顧者公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卑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明何以徵後世願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着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別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編讀之亦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裒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古云爾陞曰余觀作者[illegible][illegible]其長短較異即能屬書摛詞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詘焉又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即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既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

青霞先生文集序

明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搆其罪賴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北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欷歔而以其所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所著為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閫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裒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于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袁永之集序

明 朱曰藩

書有之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詔翰林爲文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及爲深怪險僻之語綸苑相承確爲定式自金華盧陵以來諸公之文其合作者不但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而中間懇款密緻之處讀之藹然使人足以得宗祖致治之盛厥亦氣數之一會哉宏德間海内數君子者出讀書爲文斷自韓歐以上稍變前習一時學士大夫翕然趨焉而柄文者顧不之喜目其人曰子字股乃數君子亦抗顏不之恤各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行於世然以天下公器趨捨相詰識者非之也日讀胥臺先生投大梁李公書蓋典然自失矣書中云吾能總統包容則無可不可斷言之其中和之經乎夫趨時久則不免於規摹之偏信古過則亦陷於陸沉之弊君子所養苟有定極則和衷之下文詞爲用奚以詭爲先生人品雋上度越一世童子之日即洞大文流傳通江以北人士爭錄之曰此吳下袁五郎之作弱冠中南京解元連舉進士高第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己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官未幾兵部火上怒下之徵諸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京職方員外郎官止廣西提學僉事夫以先生之才之識入館後即使得專其職以至今日國家鴻業紀所潤色者宜何如哉然先生性骯髒不解俯仰人惟時一二要路稔知先生之名欲招致先生以爲羽翼先生謝不往因擠先生出使不得在近侍而武庫之餡焰乘之矣謂之氣數之厄非耶先生斥既久始有起廢之命即又處非其地使其平生辛苦卒無所試上之不能振皇朝同文之風下之不能食昔人稽古之力而流光荏苒世情短長鬢老惲州鵬集誼舍矣悲乎先生此中忐忑將誰寄耶乃知前日數君子者其感激發憤雖稍盤正則要之各有不得已之情而其本心非敢一於求異也悲夫悲夫嗣子進士魯望刻先生集成使來問序因述余所欲論說者如此集凡二十卷先之自選校題曰袁永之集序因之

胡子衡齋序

明 王世貞

胡子之書曰衡齋既成而長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
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齋也衡者平也所以
平低昂而使之當也齋者和也所以和諧味而使之
成也胡子所以爲衡齋也其大指曰吾儒與它道角
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爲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
負而識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
彼所謂佛也老也楊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
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爲我用也洙泗
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
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王也致良
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
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齋孔子之
言純者爲魯論而小雜者爲家語有問答有自言皆
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
者也荀子楊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
著之而問托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爲周子張子至明
而爲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爲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爲
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爲衡齋也身著之
而間托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
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
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齋傳也其所以
衡齋之意則明道也其所闡述將以淑人而軌世也意
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明何益於道甚矣胡子之
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脩乎哉孔子之繫易曰
修辭立其誠誠立矣何脩辭之足病且古子之學心
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卽葱嶺[illegible]不諱同也其
猶有犴耶卽關洛閩越不憚異也如其羽異于郊禪
史萶議不辭柔也可借而彈射乎卽齊諧虞初不虞
詭也是故辯若儀秦而非爲強工若卯非而非爲刻
逞若蒙莊而非爲縱情若僑向而非爲淫故曰其指
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
乎余與胡子先後仕於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
於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
立門戶惟道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修
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

反之心而恊如胡子之於先喆可也是所謂衡齋之衡齋也

何大復集序

明 王世貞

欽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顏甚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才質敏秀亡慮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為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抉艸萊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去其𠀤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歷下者文亡舉東京一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錄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惡津發者往往左袒何子而訛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物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撇捩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飈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illegible]故[illegible]變以明志耳且夫覩其沉深莽宕激昂鼓壯喑嗚潛悽忽正而奇正若嶽為奇若海飈則李子哉是固以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壁坐璣馳文霞淪漪緒飈搖弋春華徐黎騖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踰何子而

上者何子爲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雁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勳者其敎何子以不及如耶今何子不死而稍爲名公卿一耳所以削滌畢瓚振頹〻氏昌〻開中興者何物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王生若爲何子叙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李子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　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宗子相集序

明　王世貞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脅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脩質沈宋麗而必簡嶽峙李杜並驅龍摽脫術古〻家洪〻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曰余與李攀龍於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〻朮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齒之裂歸而沈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嘗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才然不敢盡斥矩〻〻創〻好郎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碔又曰數良在御蒲繆在籠可以嚙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踰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乞吾

結選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餘使公幹八斗必簡龍標小自貶損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賢之驪子相甘之哉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illegible]文足盡於在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其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月機謗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立不然爲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參閩屬有島寇事柢觸吏民調兵食規摹爲一方冠既又佐其某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鳳凰寧能並鷄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吾厭吾雞犬行去矣于薛大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三歎加食食其曹偶詩論若此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明　王世貞

自余結髮而好言詩所與海內豪儁游亡不以詩進者犬馬齒日益稍見所論著則諸豪俊自喜行其詩亦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爲佞不能使人人極[illegible]以爲艱而思謝去之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最後乃爲胡元瑞序綠蘿館詩元瑞之爲言曰子所可必者一所大可憾者與我所不子員者各二子甚幸哉而我薦其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衮則可必子許我[illegible]即寵施我即子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雖晚雅幸及子而不終子之惠使後世疑其異時不相當大可恨即子過許我而我竭蹷步武以求踐子之許不子留有所彈射而我惕焉以子爲鏡錫不子員子以爲奚若余乃謂元瑞毋刺促請息焉而爲若敘余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illegible][illegible]之未嘗不三擊節歎也天不新人以材而人顧取其凡者氣之流行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俀者古人不秘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又不秘其聲色以供吾詩而聲取其躁哇者色取其黝黯者象日吾接吾汰其精而英者情

臼吾發吾不衷其肺腑者以是而治詩以是而號於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法暢欲之而聲中宮商而徵金石攪之而色薄星漢而撓雲霞以比于開元大歷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謂前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諦其渾絕塵行空御雲爛分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諦其輕鳴鸞珮璎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然不能諦其孱刻羽雕葉含阮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諦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無間推子相然不能諦其錬融而超之于鱗庶幾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〻其在此子矣夫聯令證之抑何左昇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沉不深不元不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其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

胡祭酒集序

明　吳國倫

司成胡若思先生豫章人起家文學薦陜青宮歷事高文二廟學術文望冠冕一時我司中丞李公鎮靖兩粵聾服諸夷業已建櫜修文幕府清宴乃授先生舊集一帙曰茲予先世[illegible]涓[illegible][illegible]珍也將以梓行托吳子爲之序序曰知言難哉宣父至聖辭命未遑蓋難之也況游於聖人之門者乎粵自結繩以還竹書帝編以及二南十五國風其詞麗[illegible][illegible]蓋上世之大音也逮夫三傳八書離騷十九首紀述既嫻諷詠合度蓋去古未遠詞旨郁閎其後二京寖盛言成一家六代紕儷末流不競近體變自唐人音節稍振然貞觀大歷以後無采焉良由風運遞遷才品殊致雖瑕瑜不掩而復古爲難其惟能者從之乎語云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集豈涓札之外人皆聾聵殆有所深慨矣夫學以益才文以足言皆門訓也中人承學鮮究斯義大較三疾焉師心者非往古而謂體裁可損負奇者縱才情而謂禮法可踰論道講業者則又識薄藝文以爲無當於世嗟乎茲三

王巖先生文集序

明　歸有光

王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王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宏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屢兩月上疏諫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邀道刺公公僞爲顚怚持波溫羅以行之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志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又奏有其言足以轉禍爲福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搤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横亂政而上常御豹房輕騎娟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替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倉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誅秉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illegible]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

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公殁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為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明 歸有光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illegible][illegible]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為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又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許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為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訴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桀繫逾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遂左之調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馮恩上言歷[illegible][illegible]及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欵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欵頗有以為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

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因纍孤臣縻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瘦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自[illegible]之其後獲真盜而誣引者皆出夷人郎擣松犯邉獲其兄子郎尚如秃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夷薦都督馬永任邉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illegible]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改敕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illegible]也若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頽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戴楚望集序

明　歸有光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戸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視飲食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瘦亦皆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益異之予既謫官浙西遂與楚望别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予極哀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城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於其所交親者則毗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内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意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

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與詔獄為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更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閒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與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與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默默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恠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羡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大息而歸之

項思堯文集序

明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荂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金輿山房稿後序　　明　于慎行

往不佞慎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於滦上最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爲我校之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讐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先生其年冬先生〻〻又病虛爲書報曰歲在壬午吾其有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瞠而不對明年六月先生薨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所手校在焉携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年卯大中丞〻趙文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沐三宿拜而効之中丞越一歲殺青竟矣會中丞還臺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序其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韞藉所以經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即詘而有所不盡則其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傳說之命周召之語與雅頌渾噩典則爲萬世文章之祖然天下不指爲禹咎繇伊傳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韞藉與治道通而非一家之言也降而至漢齊魯名儒韋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所紀亦不名爲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爲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爲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爲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穎之端如蘇頲李嶠以下各以其才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韞藉幾無可載以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柰何嗑若此哉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翰苑傳穆考於潛邸養成聖德遂翊六龍以升晉登揆路僅滿一歲輒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爲菟裘焉而其時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元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獻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而其

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所謂爲天下谿谷者焉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明贊昇平軼三代而上之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藉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不盡其用而發之叙述歌詠之間本原道藝體畫事情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臣之文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啟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別行於世大者内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私也南宮奏牘不可盡收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平生選述十之五六耳益所謂不〻於言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者其祕如彼而其不可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郎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爵章云乎哉繄吾聞之濟南自邊宗伯廷實以文雅叔始先生與李於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淺漓之而求復諸古雖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文章立名當世先生進在大仕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爲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爲異也乃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元鏗音中律蓋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卽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命之況公卿大臣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邪嗟夫先生卽世且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石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鍾書旂之外所流傳於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復湮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於大中丞之高誼深有感焉

簡遠堂近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名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遥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淸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宜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遥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靑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情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眤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殊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淸物也才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初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癢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强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于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蓋霞錯四夏六允之變朱干皇羽之容雷鼓川原電烻林薄朝傾多士卷舞居人接蓋陰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號間[illegible]士[illegible]逾薦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illegible]風濤沙漠西域輕郅支之使東胡息冐頓之虞顧[illegible]旬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龍茅啟行蔻闐闐之去鼓自悠悠之轉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請觴出專之什以體蒸人之雅

送鄭尚書權序

唐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illegible]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定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

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犯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 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 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

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文粹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于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文粹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甲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寄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公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于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殷員外序　　唐　韓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侑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唐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輛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大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縱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其為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事是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

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唐　韓愈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死罪，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它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者，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贈張童子序　　　韓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焉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位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伍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竇從事序　　韓愈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其宗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少府平序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之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

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輙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虚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内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陸歙州詩序 詩附

唐 韓 愈 文粹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何也盖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兮歙此大惠施于一州兮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宋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者也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它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董邵南序　　唐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
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秀才序　　唐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
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
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
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
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
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王秀才序

宋　韓愈　文粹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齊皥下第序

宋　韓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盖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

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乎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區冊序　　宋　韓　愈　文粹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於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李愿歸盤谷序　　宋　韓　愈　文粹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谷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　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廖道士序　唐　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大而大者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無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文暢序　唐　韓愈　文粹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在
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　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

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唐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

吾不能知矣

送薛存義之任序　　唐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徐從事北遊序

唐 柳宗元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説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誨其説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益生者覺生亦非誨諱其説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説讀爲哉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唐 柳宗元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于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者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弟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遷伏闕下者累月不得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擇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陞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愼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艸莽八年麗澤之益鐵礪之事

空于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予讀其書聽真言
發予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予以
行予思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内也歌之酒賦之詩
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唐　柳宗元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
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兒衆少言好經書心
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
謀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
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
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
百畞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曰率
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温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
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
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
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
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
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
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
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摩吾
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猶有人焉若謀之出處
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

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艸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弟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慊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僧浩初序

唐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與莊墨申韓皆有取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繇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

洎馬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瓘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髙退之視何如也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唐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産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别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郡者本牧守之化二漢已還風化相蕩貪波敎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豕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彝惟牧守不斬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禄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郡不敵其化愚不知夫禄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東水其人傈黙而易蹬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沴盡會欸無時猾吏坐恣姦欺黎庶日為暈蠆哉皇帝遠懷夜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剖三郡雅稱善化今兹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朝後賀得以序行

送簡師序　　唐　皇甫湜　文粹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 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虵山鰐水萬里之瘴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薛處士序　　唐　杜牧　文粹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葢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葢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謗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楊寘序　　宋　歐陽脩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為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宋　歐陽脩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郡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敕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敕限甚者笞而絕之數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于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可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饑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饑民饑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

何數使上有測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于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數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完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已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

送王陶序

宋　歐陽脩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象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

決而和其衆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衆其衆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徐無黨南歸序

宋　歐陽脩　文鑑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然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宋　歐陽脩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攻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埶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絜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

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宋　歐陽脩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為難而君子以為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為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惟汝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為相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宫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真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為之序

送楊鬱林序

宋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輙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郎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加佗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饕富貴與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則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與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宋　劉　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畧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採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纍於勇而啚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盍賛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張緫之溫州司理序　　宋　蔡　襄

提封千里民皆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郡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决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責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而事叢而下有偏怨奇情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而前頥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謟于從事謀於監郡上於太守而又質於掌法者若文不比因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緫之力學修文行之稟厚復為理官使主郡若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緫之宜如何為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

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於行不敢指異事以規謹序

送陳升之序

宋　王安石　文謚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此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蔫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柰何亦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

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宋 王安石 文鑑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覩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黙安得而黙也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宋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來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　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　請以為贈

送江任序

宋　曾鞏　文鑑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島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為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籠粮裹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與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入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顧而憂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蔡元振序　　宋　曾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視其政之缺不過室於歎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送趙宏序　　宋　曾鞏　文鑑

荊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相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用也寇之益衆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事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審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倘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宋　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歟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噫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于天下人少鬭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敺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周屯田序　　宋　曾鞏　文鑑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享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鞲執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焉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焉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聿嬉爵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豕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離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勤其意耶予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贈黎安二生序

宋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也黎生曰予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

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並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送人序　　宋　蘇　軾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篇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焦千之序　　宋　劉　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　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斯役戇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苟偷僇辱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愛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於朝閒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於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

焦君伯疆焦君伯疆介直好學敎應進士舉至禮部輙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于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三人者吾雖[illegible]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倉以賙貧乏沃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為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　張耒　文鑑

耒為兒童從先人於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於京師令其再也然端叔每數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譽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仁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已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恠庚午秋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晝臥愔愔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致無恙我之道藐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爲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吾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於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

遏小者莽齊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亦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椎傑之才未嘗絶於世不在中國必在　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冐頓張於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将石驚於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倔塞而久之元昊叛於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也戍軍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予來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戚而今燕豆踧惄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責而不變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眞能遂不費一錢纔得錢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貸子矣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宋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束手與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推敗拉毀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挑青雲下庇於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榱桷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大章示余儼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譽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艸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羇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善不已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田承君序　宋　鄒浩

煕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夫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皆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况分職其部中者乎其暍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勍敵壓之以山卵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乎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掾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都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愧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父母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為僕劇談恨不與為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拾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起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窮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携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於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為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啟户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皭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罷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郢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儻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棄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尾去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鬬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恐為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胞中揆剌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吳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暢純甫序　　　元　姚燧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録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為特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衆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余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憲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傑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首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為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耻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發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書字一言不棄而録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夫之為悲下下之外豈别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闕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乎將持夫莅民既為循吏持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為書也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則可由莫已知而

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獨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亥夕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姚燧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脩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郎官之惟不使得為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為令令而上即收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戛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後塵者千百人焉可少貶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閼猶官洪校滿秩而覲光天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於嗣輝傾心接之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遂矣遂而至於達也奚感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向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固於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聽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指安意而往既報燧告之曰凡今仕者闗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

之事為莫不邑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其中嗣焊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挍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於大名於輝於秦於河內以倡鳴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開之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馬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恭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擧苟以是為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者一二以刑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揚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多行矣勉事乎此嗣擧蜀人以蜀多擅文雖寓荊吳不忘其鄉號南擅云

別趙子昂序

元　吳澄　文類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于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兩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侵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絺麻不穀粟而綺毬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

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内為一北覩中州文獻之遺足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更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二君之文有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余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别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鮮弦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曰書雲龍矯樂經久淪亡泰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奥窔肉食肉眼多按劍横道寶鵠書徵為朝瑚璉恒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駑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俞秀才序

元　何中

客有援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俞立對中蓋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于封溪之工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之問何師曰師皮李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子奚見吳先生為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曩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為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能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必求安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莫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阪蹶其四達之衢蹶令矩先生不十舍許顧執其膺揲而搆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黯黯相溷相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鷙攫山崇而海録赫然威氣勢習辱竪腐息目睹肢而耳項縮凡不可致者皆可以指嗾得初不必辨彩聲技點畫于斯時也求其能事程試已若尋麟顏鳳祥蹄而瑞蹤刻能孤征重跰相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之列傳纔七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幸親遊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歷聘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群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苟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答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然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為見道之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于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答問之功又何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況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顧其理有相似然者嗚呼人嘗急思古人而不可得見不知今人或勝於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于不可得見之時而每相忽於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豈無羨子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子志夫古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

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其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子也知子之嘗究於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説而進焉因是而中之説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送李撝序

元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彼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泥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縱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益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

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藴而大啟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為躐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度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傳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為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僕之為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畧解或不能盡解或曾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説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如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説不得為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為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有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鄭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

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誚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温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畧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覩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叙　元　虞集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杯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黄老則趨黄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皆必為之先故尚黄老則人材出黄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皆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未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路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

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亦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通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踈異情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忌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之時尚有以誣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緣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廣其司則未必徒見夫於書計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甚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聚委衛者也輝韓居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閣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於其材益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僚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君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錄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元　歐陽元

曏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
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
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使一人典守之
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
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牛羊豕河南尹米大司農給
請許瑛言置制可此元嘉中事也它書考之雄吳雄
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名余頃代匱國子博
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工命代祀御史二人糾儀
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部阜工部幣陛光祿醴齊
宣徽兔鹿脯脩醢守烜燎籥宗正卒徒大興尹粢盛
犧牲事旅古加詳禮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實
與百石史同方是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孜孜辟雍獨
器服無常職請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
部胥監往復諮問凡數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合辭
薦蜀士簡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褒成在
漢褒成無所言領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援成均
禮器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
其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敏而周
行篤而惠既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名
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豈偶然哉抑余又
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為周周二十三世孔
子生其間千有餘歲矣孔子蚤年孟僖子屬其子曰
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比聖聖成湯也以今距孔
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絕也湯之澤未必如今
日夫子之盛也子聞之宋降而孔父之魯其世系又
未必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民以來之有無斷可
識也而今有為僖子言者世不以為迂乎夫何一禮
器之職於故宮古今設置之難其曾事例有若合
符者而獨人心士習之厚薄去古也遠甚果何自而
然乎余於其所甚同者既詳敘之其所甚異深致余
意為孔氏後人為當世學禮者簡君願為我敬告之
而益以自厚也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元　黄溍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於宣閫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頼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寘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為學而其為說莫適相通雖鵞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黄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為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修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鵞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泣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於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序十

贈送二

明一

送魏知府起潛後任東昌序

明　宋濂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詣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武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從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illegible]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之師北征漠北屯駐川塗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絶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都鄙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群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来也脱若我使君不來飢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黄髮鮐背之翁寛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

中暴露於風雨之夕今使吾閭廬乎我矣生死骨肉
乎我矣柰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傚河內之借寇
恂幾雖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聖天子明見數千里
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
爭迎於道周矣嵩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
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
我魚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
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流於方
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ㄟ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
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仁民也一民銜冤天爲垂象
君子益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
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
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
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
考也欽惟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實異世而同
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
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爲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明　宋濂

婺與越爲鄰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淬磨無風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祇諸暨比嵊爲尤邇將騎驢走幹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ㄟ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避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丞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侮寓者自ㄟ日未晝暨　翳行林坳鉏其橐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採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徒侯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北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

賦歸撥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
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旣不能至又安能
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
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
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
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籍
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
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
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illegible]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
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俾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
用知濂鄕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風晨月夕無不
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予先朝進士也春秋又
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帛而迫之來我
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
歸田爲不翅足矣它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
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
一言以爲別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適其見甚易也
乃積四十言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旣見

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
也未即兩月而即去旣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
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
足不敢踰都門惓惓而別旣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
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
以必期而必取之邪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
矣言爲時用之別邪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
節甚大時用采戴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
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邪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
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去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
以胳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
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明　宋濂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進乎曰否有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强於仕亦不可也惟其義而已義之所在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戞戞乎難矣哉嗚呼斯人無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彦趨事赴功多龔黄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覩治化之成鼓舞而馳騖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進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為不美矣其問學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聚羣比横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明 宋濂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敎胄子者五年近且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摹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瞶疾雖麄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於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投予序平仲予素狎是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除息重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瑶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矣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嚅嚌御學之蘊遡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闗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考是非判若白黑亦旣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辭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烺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岳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録公矦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苟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温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迄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葢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葢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修纔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

頗粲然可睹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
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
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
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
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畧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
秋及秦漢譔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
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
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
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
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寢衰矣徒持寸管
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曷不於平仲
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
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覩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
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污仲平子之所深
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
此觴為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
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明　宋濂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
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
目用為傳處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
舉剌黜其惰勤而惟恐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為句
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于理者始聽
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為
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
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
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薦逭逭衣倚詩席雖有一
二君子擭廁其中孤薰而群蕕一鼓吻一投足輒與
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久
與居是故稍屬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
者未必盡出弟子員論至於此學不為之長嘅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為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
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為之擇師尤慎府設教
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以名揭署
牘俾擢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為真其視宋益加密矣

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明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於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目眚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行陶参正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教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章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霊承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奥侍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揖率而爲進德之歸持雖不設提舉官而有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於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詁之繁文爲也毋徒溺淼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東陽馬生序

明　宋濂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右佩刀左備容臭燁若神人予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遇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

海亦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予之手録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它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明　宋濂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痟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禄甚為不輕也後世官寖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自烏傷從朱先生彥修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姜人參白朮為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櫧栗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

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温則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雞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頻減纊之半復以黄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為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筭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虚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　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污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内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黄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虚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温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温之者也服人參黄芪而安他若此皆甚衆予儕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内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絶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甞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内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内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内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証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欲受之服其劑者況病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賛之

贈醫師賈某序

明　宋濂

醫之為道難言久矣然必審診以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儗參其人之動静與其息之相應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為甚不輕矣非洞明應世群書之得失尚可與於斯乎黄帝内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宏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要内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之能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其所謂迵風沓風者今人絶不知為何證況復求於治療之深旨乎又下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情欲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略而弗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内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泊夫三焦五藏六腑之病最為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本書不盛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砅砅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茍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以絶人之識操慈仁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工害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闊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知傷寒之數或弗能無遺憾也燾雖闡芳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龎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閫奥而擷其精華建為五臓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内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世縈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所集者多忠孝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

素河間劉光素睢水張從正元素之與光素雖設為
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焉者若
從正則又宗夫光素者也元素以古今新病決不能
相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存於今者
後來之所傳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
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為一身之
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
燥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其劑多峻厲不善學
者殺人光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
著為原病式簡奥粹微有非大觀局諸醫所可彷彿
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者之間也嗟乎自有內
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
部二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多也他未遑深論
即今所論者言之世之醫師果能盡心於斯否乎脫
或未盡心於斯則夫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
之勇焉能察而行之不至以人命為戲也幾希矣雖
然亦有要焉逆與順之謂也曰升降曰沉浮吾則順
之曰温凉曰寒熱吾則逆之果能此道矣則去夫先

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又未易以一賦至也非
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安可遂反於至約之域乎醫
之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而已烏傷賈思誠濂外弟
也性醇介有士君子之行嘗同濂師事城南聞先生
學治經久之思誠復去受醫說於彥脩朱先生之門
諸儒家所著無所不窺出而治疾往往有奇驗薦紳
間多為賦詩而屬濂以序濂非知醫者將何以為思
誠告哉而思誠請之不倦因為直疏歷世群書之得
失而易以思誠以學者如此初不暇如他作者獻弄
筆舌交錯以成文也

送高生序　　明　劉基

高生以正學科舉業將從師於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年甫弱冠去鄉里違家室以求師於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韓子曰業精於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余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於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徒其文辭之美也非所冀耀於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於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偭爲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韓揚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屢嘗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爲之規也

送金華尹徐君序　　明　王褘

婺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爲令而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自強字剛善於武義得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周君治民一以惠慈務阜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爲立祠既去且久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爲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嘗攝金華令武義之民詣於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爲循良之吏矣繼二君之踵者於金華得一人則今平陽徐君允益友直其字者也蓋婺爲郡治金華而今復爲浙東憲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爲徵需所集沮而不辦則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將不勝其斂矣君材周而用裕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有需斂必其所尤急者乃爲之辦而能使不致於病民民有來輸物以供上之橫斂者輒瞋目嘆曰吾不忍見也由是悉感其誠意而樂爲之役它惠政及民者甚衆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周許

二君之後善為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選任之既勤復命奉法之吏嚴判察之科以繩治之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為賞罰各有差又郡縣上下則使遵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大臣憂閔斯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歷年於茲勤於求而應之者愈乏審於法而遵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婺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為令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令難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知其材皆長於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猶選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為鄞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今徐君之滿考也廷臣特銓衡行省者乃除鎮撫於漕府豈徒計其品秩而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因金華失良令為其民惜且恠持銓衡者不能盡人之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於上之人并勉天下之凡為令者焉

送鄭仲宗序　　明　王褘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税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褘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訓諭斯民之意乎臣褘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教今陛下舉天下為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有見鄉人論否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聖天子之叮嚀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而又求言於褘何耶褘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為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躬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褘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明　趙　汸

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於京師乃詔修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汸以衰病屢謝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汸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臥病且疾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嘗敘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兒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偶然者乎予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閒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閒輒俾予連榻臥談論經史書則疊疊相扣擊不少休予蓋有愧焉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且為別先生乃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焉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亦然彖釋群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其說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宗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為者又況陶冶性情吟咏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思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為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辭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苦辭迫之會不少動僅以執事戒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

之此昔鉅人碩德名實孚於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今吾挾其山林之學以登於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禀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為書凡筆削悉取廣斷不以其所不能為諸生罪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閱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汸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予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歙之間不遠矣

贈徐大章序

明　梁寅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至金陵迨庚寅歲之夏將歸江右以為錢唐江左之名郡也於是行而不一遊焉則將無時而至也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發京口而往留錢唐踰一月於賢士大夫固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家於是郡為候泮助教考其蘊蓄聆其論議而又相與之勤相顧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二年而兵興竄身巖石之下屏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錢唐恍然如夢寐之所歷心雖係焉而跡不可以復至至今上龍興金陵為鉅麗之都視前時益盛吳元年丁未歲以詔徵至都四方之士翕若雲集而大章亦以審為郡文學見徵於是得復與之會相持問勞以喜以嘆思曩時之周旋誠猶夢寐不期復見於此也是時上方文武並用丕式隆古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命凡舊官之練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同居官寺者半歲或談辯於丞莫

忒賞詠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固進於往昔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嗟乎昔之見也不期再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邪其暌之久也其地之遠也而乃無一言以為別於人情何如也而余之贈以是言則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啻如今而已也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明　謝　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遠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於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為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寛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唯三代之禮樂乎治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而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雜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忠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彙

之辟呼拔劒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孫叔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做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欲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為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於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撥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當今之侍從天目也先生盍亦擴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吾行之日書以為增

贈鄭顒則序

明　方希古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說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於恠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辭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如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辭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辭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辭之修安在其為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隮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迹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詭澁之辭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眯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比皆扶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文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顒則與焉顒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於易葢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顒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明也况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為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政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以顒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郭士淵序

明 方孝孺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為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事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梟遁跡而深遯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脩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為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治致而不能用則著為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楊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内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是是闡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究群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裔虜使裔虜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縱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為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群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為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

而已

贈王仲縉序　　明　方孝孺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先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歎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為之太息亦張氏僭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感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

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年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明　方孝孺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詩舟可一言而躋　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為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猶未弊也自夫不狥道而徇人下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旨諛乎人而已矣宜乎特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一反之道而足以逮文家之盛時程氏嘗欲極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於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今二者而有之幾庶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

貴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為慢辭不洽則人以為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户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為刺譏正言則以為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為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為誕師以是為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為嫌而不為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可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以道為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孰能拔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羽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凌君入太學序

明　方孝孺

為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為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為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為以為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為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為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驕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嶢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乎欲求乎言允恭之才已為州里所推乎無

以贊也然予恐其所以至者為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明　王叔英

余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於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為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為難治而南昌贛吉為甚而臨江為尤甚觀其謗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於旅寓於江湖通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驟與之交然余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余因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余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丞謝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為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為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邑庠其人溫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自臨江來省為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於是益知江西之多

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將余之所見皆適值其出於衣冠文物之胄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固未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果如予所聞則其居鄉而為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變之之道乎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蓋有之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余前所聞之俗為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之人為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於一邑自一邑而及於一郡以及於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宦於四方者亦見樂於人而旅寓於江湖道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余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為彼方君子之所恥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余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明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飢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艸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惻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　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詰焉就而問之此邦歲賡幾有収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揚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比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謚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悉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

非取義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嘆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寛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嘆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懐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　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懐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呉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呉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懐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贈醫士陳名道序

明　楊士奇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治載醪牲實篚造謁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懐纎毫怨慼且亟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説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劑者故雖什伯中僅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與惟憲闗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為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怨有志乎夭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抅殺於司殺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信醫者皆惟憲為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

勝矣乎吾嘉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明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蓟州豐順縣人自己庠登太學有年處六舘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欝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慼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詣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於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

康時大學諸生叩闕執許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項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爲凡天下之爲師爲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實德弟子之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爲虛器爲固無怪其不可復見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大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猝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爲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爲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於衷慷慨悃愊叙聽宸聰帝曰釋茲僾厥章服用顯名教爲新化育簪纓紹瑫爰及儒紳合詞贊頌卓哉斯人拭撲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頴脫奏功惟初倡議衆且望望爰播頌聲能弗泚顙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爲弗篤衛負聖門師道𡵨圯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高徒前後衆人之中大用堀起山有鉅材群木蔽之貢琢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贈吳先生還家序　　明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之茍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為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謬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謬不著不察惟學者能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為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復有純者寥寥千載逮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為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愧焉嗚呼艱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游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然上疏薦之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徵聘於其廬既至京師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名至文華殿從容顧問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復賜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月供廩餼冀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聖心眷望如此其盛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為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深造自得之妙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予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不能已焉耳是為序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明　楊守陳

金閩之髦華門之俊閱余目夥矣聰明者或儻蕩康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廷秀與余交穩矣其容温其語吶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群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於閩閩產若刑部郎李廷吴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飫聞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炯戒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鱎者鈞則扱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鱎者乎桑木內有蠹則外若癰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桑癰猛狗者乎夫蕭艾不剪蘭茝不蕃驅蝗鋤艸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慱碩鼠撤土偶牿童牛豈羸豕屏陽鱎之魚剔桑癰驅猛狗庶八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温郡以善政清節聞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舄乃其家之青氈也行且復與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明　卯濟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户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内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縣如陷穽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邑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進步不袜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肯簿同安未聞以其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婾阿隨人後舉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弓射數十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為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送林黄門使滿剌加國序　明　丘濬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首長皆受封爵於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命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内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卽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剌加之有國實我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啟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隸於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䑸徧往支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逮其回也咸至於是會同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酋爲王建以爲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於天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子當嗣位遣使臣賫方物來請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爲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眞蘇子所謂奇絶汗漫之游極天下之大觀咸賦詩壯之予謂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兹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絶瑰詭觀者哉予聞滿剌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齎其所有於兹貿易種類恠詭物產珍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溜蝶國者卽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爲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卽下沉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歟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卽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於常俗尚和美民無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種種有之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霪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指爲極樂世界者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誥封禮竣宣布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

祭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瓌奇之見詭異之
聞所以開廣其心胸增益其志識者非淺淺也嗚呼
天下事何所不有惟限於目之所不及見而止予歸
尚即其所見者以告我

送楊太守序　　明　張寧

太守陽城楊公承芳治郡九載政成民靖百度將舉
卓為諸州最諸邑屬士庶素知公不事聲稱於其行
皆賁志輯應未敢顯誦其美通府河南張君韋以吉
予欲予言以發民志予惟承芳德政功名布昭下上
非待言而白獨嘗念其存心制事之間有今人所無
者三古人所少者二請爲鄉郡誦之夫天下之剛直
皆足以與物天下之廉明皆足以察物天下之勇敢
皆足以裁物斯三者通古今之美節也然其所至常
不能無弊承芳質美識高外嚴中惠剛直也常持之
以委易而不猛廉明也常持以含容而不刻勇敢之
也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於成今之爲郡如其所施
有如其所存者乎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
之金承芳治郡久舉七邑之產可以居奇貨未嘗經
意觸目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是其見信於人
踰於伯起矣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
抵官以來遠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閤無惘惘離
索之態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是故動之即

行言之即從守之即固岩聳壁立而人不畏其峻鑑空衡平而人不測其應凤飛雷厲而下不憂其震折振撼擊撞賜之以威而不見其少抑搏躍障撓限之以防而不見其自阻日積月累千變百挫兀然如良金美玉而不見其少渝可謂律人矣朱子稱王忠文公稟乎天者純於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公其近之或謂公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三者失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也予聞公此行不謁考書最將歸老陽城又聞天官尚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下之名者求退誠難古者名臣至欲自汙而去其道宜有所處公必退也其審爲潁川黄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宜成而怠事所當警公必進也其勉焉朋友近則相規遠則相譽予於公有交際之義於其別也聊以此言贈之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明　陳獻章

宏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余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余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余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横筆端袞袞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亦時於詩爲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求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於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余和之或予唱

而世卿和之積九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為古詩十三首别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明　陳獻章

御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尋以疾請歸五年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為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

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為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為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明　羅倫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饒於一夫而信於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於天下後世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解於心也蓋嘗觀於易予君子者陽之剛小人者陰之柔剛常正陰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小剛進柔退則咸泰而天下蒙其福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辟纏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訖於威惟訖於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罔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穽聖人作易扶

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衰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於士哉理論都亭皆劍上方幸今世無斯人有人侍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以是畏天命而悲人窮矣先是侍郎原公廵視江右諸書連幅公曰夢祥為男子吾乃為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為婦人奈何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萬世同流夢祥故吾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於後世也或曰僉憲太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也蘇子曰士患其不剛當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僉憲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塞於天地之間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明　王鏊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景元其為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為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之訟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之訟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藹乎其若有得也其為益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止一諭而先生有南雍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教之治之者宰相也教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奚擇焉先生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為贈若先生者

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況重以工部之請予固不可
而默也

贈方松厓序

明 林俊

五行具而五性分酸甘辛鹹各一其味而各相入也故皆易知惟苦獨無和酸甘辛鹹各有好惟苦獨無好翰之尊亮之蒞元修之菜槎頭之編通印之子無岷之蹲鴟之薑蜀之椒桂鮮之鹽調而和之其皆相入也均之為瓜不前者必苦均之為李不摘者必苦均之為筍獨戒竹者亦必其不甘於味不相為入者也古之人行之苦有喻矣蘗是也政之苦有喻矣荼是也苦之不可近如此宜其好之者獨也柳閩之直木先伐井甘者必先竭又患夫生於材者之為已累也苦不適用之材而亦善求有自壽之利其志可求也予甡直石介況古而病為通譬之於味所謂苦也落落無合動觸世機好鹹者之所棄酸者所色喜而心遺者也無適用之材而又不求有自壽之利予之苦尤予其不相入也然亦有聞其風而起抗衆詆而不奪者其故何謂耶取友於天下與其一鄉有未及一面而自謂知己有肝肺相示久之而益見其親若松厓君者其是也夫善化者運獨為同予僅安于獨

者也然私計之芩連梔蘗味之至苦者也自相為類而自卷其獨故雖盧扁不發夫調益元氣雖不敌與參苓同功然燥極脈脫氣促而神昏以絕一轉息間熄薪止沸苦亦奏有微功矣夫神完氣足腠理彌密內體固則外邪不能干置一苦於無用之地醫之至也松厓其無思置予無用之地者予松厓有學識操養以不涉媕阿忤逆璫意退伏林下及是起憲副監軍川東而復田湖南也予亦欲東者因叙所贈處者如此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明　王雲鳳

朝廷之賞罰政刑進賢黜幽春生秋殺禮樂之度數衣冠之啟哉宮闕之壯麗人物之富繁目察之奏對臺諫之敷陳直諫之士各獻其忠技藝法理之才奔走而勤事其巧宦者又突梯滑稽於其間此仕於京師者之所見也上以貪下應以萠上以驕下蹇以諂狗私托則致人死從困銅而不顧遏直道則外為好言而陰厄之使不得行是非混淆賢否倒置綱紀壞而不恤風俗獘而不問民日窮財日匱閭閻愁苦之聲慼疾無聊之態慼慼無異弃女無蔽體之衣壯夫貧而為盜子戕其父婦毒其夫此仕於外者之所見也是故仕於京師者每有豐亨豫大歌樂太平之意仕於外者則思患預防履安如危往往長太息而繼之以泣也是故外之情每患京師者之不知而京師者亦每患不知乎外也今聖天子御極遍告群神遣使天下將祀事太常少卿樂平喬君希大當之晉北自雲中歷鴈門太原南至蒲允晉之故無不覽焉入關謁師總制遂菴楊公走千餘里凡秦之故無不覽

爲予始聞君至逕於高陵渡涇至卯返送之河上同登九峻上太華厭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周召政教之迹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弔魏徵之墓式楊震之閭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嘆蔡顥盧李之為奸君於是慨然而感惜然而悲奮然而興有尚友千古之志君仕於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脩謹懋密好學能文有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而出之以遜當天下事於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矣然予更願君出淺近功利之說去流尋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求其故集義以義浩然之氣仁為己任老而不已夫如是則古人何讓焉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

贈太史羅先生序

明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黃道於其里因須為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予問二生公道所繇城曰繇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江繇之里曰繇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繇之既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繇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繇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繇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繇焉吾將繇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淮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為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濟焉嵩霍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臥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巖絕壁為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印為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鬭之場吾又將弔焉凡爲聞者采之覩者圖之可歎則歎可録則録行焉而

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吾季札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為勝稱之不衰吾嘗壯之頃雖西走關陜東涉齊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舉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感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錄之吾且老矣舍是不錄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為文危以為行四十始仕仕十六年尚未徒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識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嘗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公之識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為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明　羅玘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潟鹹醶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比亦縣其所隸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成之政也予又將何言君耶雖然君亦遂謂其信同耶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焉也至之日撤篷而四瞩焉雜雜芃芃者稻也無謂其艾蒿也烟之濛濛者墟聚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也聞其爆然闐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噭譟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糧舟也布舸也無謂其鱣鮪之播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紈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帳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偬者胥受之許也無謂其真推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漕日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

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顧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明　羅玘

漢旣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達衢輓䡍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之山且硐碖礧砢錯以壤地為穀城為竹溪為房縣更入數驛則環連縷結龍蔍峚嵂陰森蔽翳莫可名紀西極利閬南接夔巫東盡荊江天下之大藪也故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入採拾艸木實以苟須臾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鄖下漢水茫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氓什伍相聚椎埋剽敓不謀而起而況朝人而莫鬼者稷稷而麃濈濈而請其真甘僵焉莩於路而為鬼乎於乎吾固為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聞往時其為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訐而譴黜之耳雖然吏墨而沓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為乎吾不謂其計為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焉首指顏中而孟憂之不暇問其為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粟數萬斛川有新渠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毋盧井

有伍伍有兵里有遷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為之曰知縣熊君為之也噫其熊君自為之耶熊君用光化之民為之耶然則前之為中原憂者光化也今之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也前之許其長上而譴黙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覈實之果然君豊城人也豊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反也屬吾言以送之

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歸永豊詩序

明　羅玘

虞部郎中王君以病請於上歸仲子叔子侍子曰子侍父畀有腹舟有碗藥有常嘗膳有常視無阽無虞永豊其可歸也人曰子過矣君未甚病也君前以行人司副使淮又使蜀便歸拜其二親使節不可稽於而驅迫上道今経位郎署而私心欝欝寐若寤㖞若吐步若趨思若忘怔忡上下醫至以病診君亦曰吾病也吾見吾親鮮矣噫君豈真病夫哉予曰高哉君之獨病也余嘗閱東西閩之籍矣其也咳其也痘其也頭之痺其也目之眇其也齒之痊其也瘵之嵛常十二三矣然而騎於道以納刺飲於室以娛賓坐於宅以叱咤以鞭笞遊於郊之亭池館墅以竟日㬎㬎也此無病也自以為病者也若黃鐵而俯行躬乃磬折跂曳而越閾病於喻垣喘呻以趋班貫爾匍匐此實病也自以為未病者也自以為未病者安知及其既病也不自以為未病乎自以為未病者安知方其未病也不旬以為病乎以是二者日循環於胞中則於

其身日且不暇又暇思其親而病乎哉予故高君之獨病也人又曰君雖以病行而又無貽戚於其親誘曰以二子歸而學於學且冠且婚以為親歡不欲以病為名歸也予於是益高君夫仕遠違其親而思情也而未必病病矣藥之乎則已矣而未必輙以請請而歸矣而未必不曰吾病歸也則其親有不戚戚者乎而親且病矣然則思其親而以病者其難乎哉而能不以病歸者予見君也而其人亦可知矣予是以益高君也衆皆翕然評予言曰諸贈言意率類是遂録以為序

送僉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明　羅玘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殷武亦歌之周宣釆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陘濮之役皇帝王霸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江漢之間者古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為都則僻以其地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匭則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則古人亦有得已之兵邪於乎此古之人所以動於此而其機應於彼發於一時而其憂及於千萬世者歟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言崧之為嶽通於王都號句之既久望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為答也夫衡亦嶽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於崧高哉顧其僻在南陬況不順者馮焉皇路為之不通巡狩秩望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與中國相為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哉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者將引其嶽瀆之尊而匹諸崧者也匹諸崧者固將以生申與甫者望之也

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者也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廵狩望秩之禮移為封禪請祠之儀雖谿爲不免為時神羞而況於衡乎故韓唐愈氏僅意其有魁奇忠信之民生其間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奇忠信而已哉則其未生而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可覘矣有之亦未必不出於黨庠術序之間而其董學政者果洞古而照今穌宜可坐而得之而為天下賀矣泰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玆任君前為庶吉士於予為同館且同御也信其洞古照今而於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以是告

送憲副張君之陝西序　　明　羅　玘

地之涯為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內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為蠻為戎為羌為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益越邊而求以為衣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生於此尤慎之而重為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為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為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啖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習也父華而子　也父　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為華　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特吾闕吾壁壘在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為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儉人之與備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竝而西於今猶為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番西羌之所窺覬而北亦伏虜孔深天子以為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

張君為陝西按察副使仰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劾議服以為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是為瓜州瓜之西古玉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迤邐蜿蜒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膂要皆國也其穿而入也幾隨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為之殿罪孰為之魁君在道時顧瞻躊躇固有定算而後諸罰罰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爲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羌之強不及於諸國偏俾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為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凡器物於其匈內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北非予之言也其察言之予者也且使書為序以為君行贈

送劉君知豐城序　明　羅玘

宏治壬子之冬十有一月予至京之又明日進士劉君出令豐城縣縣之仕於朝者舉飲餞之屬予為觴正酒半合辭言曰吾縣瀕江以縣江合虔吉者郡之水流至縣西無高山巨磯以障之遂汪洋演迤而紆徐縣若受江呀而嚙之者每北風駕濤則嚙其涯涯遂豁空其底歲蓄崩而暴漲時集又繞其背而出之縣又若浮將然民洶洶無策以生今天幸惠令君以綏茲禍乎君笑而不言蓋君以三傳魁南宮奕世顯榮有不難於政理者意豈不以縣之所當治者獨江乎哉雖然君楚人也楚有九澤澤國也予亦不能外江以申縣人之意夫此江舟之浮者諸蕃之貢交廣之賦中州之商日且千艘而其亂者漁者釣者泳者泅者嬉遊者土之人蓋半有事於江焉當其日晶風恬水波不興朝颿暮櫓鳴聲上下各飽其欲而歸平途安車不是快也孰不幸而有此江也哉其或萬竅齊吹雷電俱至稽天之浸蕩蕩陵谷而蛟鰐黿鼉乘而伺之雖其素以水事自任者方且神　服掉無以

揞躬於其間而其葬魚腹者何可勝數矣趙嵩涯之
禍而已則不幸而有此江亦人之情也今君日臨此
而其不幸者一觸目焉其戚君心宜何如於是試思
之縣人亦容有不幸者乎夫自有天地來則有此江
而人之幸不幸於其間日相尋於吾窮雖天地之大
亦無如之何而況人將何尤邪而縣之人一有幸不
幸則曰令實我為也令將何諉乎然則君之明其得
於江者必多也而況治之而已乎然江亦將埱而草
樹焉以蕘以牧瀦而陂池焉以灌以溉以利渥縣之
人自君始而其東之之勢合岷江以朝宗於海益與
君同其大也衆戚觴君命觴正書以贈君之行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明　羅玘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揚土
也春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脣齒也然而亦
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盖亦無幾焉秦晉局其人
而仕也亦久矣列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風馬牛之
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仕於吳哉言
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於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
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於吳者
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
吳也循至於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賦不
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
稱秦雍為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邦也
其眞海邪故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
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
之長吏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辯慱之士為之我陽曲
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
會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其
前功且以俟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

知也吾獨以為世各有所遭不獨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晉荑吾晏嬰子産孤偃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没齒局仕於其國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遍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耶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耶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又几幾其進而赫爾具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赫爾真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没而無聞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浮而局也况今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予君前治潼主以凉法而濟以温和蓋晉與秦雍治体大約宜爾及是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咲曰凉之温之與時宜之於是咨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送艾典衔歸隴州序　　明　羅玘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於渤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之喉也於中國為項領勃渤海也碣石今淪於海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為尾間洩西維之水而脉絡實首尾焉隴為秦野其位與鬼其舍鶉首其宫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為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其宫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為體也汞汞則為沈鷙其過也為激射為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為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庫近日其高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為兵尖亦或移而為祥其纏次竟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熒惑舍是也今乘輿所駐北極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於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徒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

卒不入於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魯有梓愼鄭有裨竈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頼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艾昭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少其官而欲勗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人至矣然昭業已為是特充其官為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姑與之論燕秦分野所以薄試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送太守王君之任鳳翔序　明　楊　廉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擊敗匈奴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唐安禄山之亂顏真卿兄弟並以太守募兵討賊諸郡響應孰謂今之太守非古之太守也近年北敵出沒烽火通於咸陽鹵騎至於秦涼自陝以西居民皇皇天子既命將出師矣於去秋則以御史馬君守西安於今春則以御史郝君守慶陽郎中熊君守臨洮王君廷晃守鳳翔皆擇自南都實一時選廷晃將行郎中黎君允正都事劉君廷益謂廉於廷晃為進士同年合有言以為贈廉謂李廣馬援之事雖未可責之儒吏然二人皆陝西人才上郡隴西諸郡南山之下田牧之間其有如昔之射虎與亡命者乎相與講求滅鹵之策或轉而聞之於大將或自以用之於倉卒非吾職之所當為乎三秦豪傑自昔有稱名募之際必得習騎射負俠氣如李彥仙其人目瞬如電鷙勇絶倫如韓世忠其人非吾職之所當為乎然猶未也頻年出師餽餉弗繼以府庫之才而㧞輦運之商則有權豪侵尅之弊以郡縣之民而任

飛輓之役則有獨產賠償之苦不在於為守者之責

狩猶未也陝西之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逃移

且過半矣沿邊郡縣至有空村無人者繼此有警芻

粟誰與供名募誰應若是者又不在於為守者之責

乎是數者拊循其本也轉輸其次也詢謀召募又其

次也廷晃初守忻州令行禁止及還南京户部員外

郎郎中自尚書以下俱以老成器之然則前之所云

庸安得不於吾廷晃有望哉近維傳報鹵已遁去然

汲汲圖惟正在此時胥頓匿其壯士肥馬惟見老弱

羸畜皆其故智必在我有備萬一犬羊奔逸鳳翔屹

為陝西保障朝廷論功行賞如前代故事郡守入為

三公則豈獨交游之幸同年之光而已哉

贈送

明二

贈李九江序

明　李夢陽

李君爲九江府三年而郡大治居無何懇乞致其仕而歸乃進君江西右參政歸匀君治九江稔滑者逡逡無敢萌也曰官無如今守廉又明非公者縮無敢君下也豪強仆於其嚴良者恃以安也上令設非其令逡民好君執而不行讒言至君徃面爭然理勝爭卒無撓者令者或強之也君則毅然曰官可去厭不可阿竟不行於是九江愬者不上之也他非令不至於民民亦不知有他令非於是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楨民之效也楨則不擾不擾則民附民附君乃君愬歸也又放君歸於是民始疑民泣涕咨君曰夫匀走省人事迄今頌匀蓋目覩十易守矣號稱治者非必君廉也廉擢則公銷公銷則明夷明夷則威弗立威弗立則豪強不仆也豪強不仆則良者搖六者殊途而相須誠如是有能爭非其令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歟非令至則民擾擾則四等各失其業民即失其業不治夫目覩守未有不稱治吏遷也君胡不少耐而歸士解之曰嗟蠢哉民獨立者危方上者災故非令不至於下而傲譽必騰於上梵諺有之曰蒭稊長穀言恩惡異情也故良者暴之閭也威者得之讎也太明則闇忌衆公則私惡抱廉則污讒何則物以反仇也君烏得不歸也或曰夫堯舜在上巢父洗耳張摯二疏之倫談者尚爲故聖王必有不可致之賢而君子必有不可縻之節而後淳風可行也聞之羅公曰世號稱名流舊文章說道術深藏閣穩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取崇位博鉅資媒富貴耳於中非實有也一遇變小則奉首鼠竄大則有不可言者矣茲其言雖激然要亦有徵焉今李君歸陟之以華階褒之以溫辭安知上之意不爲礪頑風懦舉而使履道知幾者勸哉

送馬布雲歸序

明 李夢陽

爲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眎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薄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爲君且之義道不合則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老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籍籍稱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近而道遠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死於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晏然行列蒙詬詈不顧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矧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官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圮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圮布雲茲去譬若沂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義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明　李夢陽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爲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塡塞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覷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謂天子廉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變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爲卿又曰吾可去去爲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爲朝去一公著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駪駪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爲先之以幾顯微生爲決之以時消長形爲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爲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旣相率祖公於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贈郭侯序　　　明　李夢陽

郭侯爲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陞而爲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爲開封矣已而果又調而爲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爲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逶迴者後時者也今郭侯爲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爲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者形也彼泰阿鏌鋣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爲同知者爲知府又曰必以其爲汝寧者爲開封是何異於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湊四通八達之衢也於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句幹簿書之擾蓋奚啻十倍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迎如是而其勢能盡如爲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然而刑雖三王之世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爲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於良嚴於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爲寬者耶抑嚴者耶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大者也百姓[illegible][illegible]嗷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造偽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翕蓋盜奸即蹈死地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著文綺衣者蓋踵相接也大者旬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耶同知耶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爲不得爲至易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爲開封也蓋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義乃又並顯盛傳世由是觀之爲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於政豈不謬哉

贈呂涇野先生序　　明　顧璘

涇野呂先生可不謂天下之士哉非以其科名也觀其言必繇衷行必繇道其事君也恥不若舜禹其交友也惟恐不竭其情以善養人人有不歸於善憮然若擠之穽也居江南四方來學之士戶屨常滿璘聞其教曰孝弟以德志義以明操誠篤以積真入聖以標準嗚呼使其道大達於天下其去乎康正直之化殆庶幾乎斯爲善謂人師也已今天下之師有三曰文辭曰經義曰道學文辭者選辭鍊文擬量作者挾國家之章采誠不可缺然其務華失實不底於大義使人蕩而忘本君子所懼也經義者抱六藝之遺尋繹衍説涉獵支膚不爲無助然破裂聖眞假筌蹄以於利祿一切不求之身徒美口耳而已道學者談性命之微別天人之分雖未必實有諸己然指示門戶剖析幽眇庶幾究大道之實際及其敝也立異尚新不遵先聖之途軌槃持元論潰諸屏璘失區別之教悖善誘之法使人躐意高遠廢下學而希上達視前二端取利差大其害亦隨以甚孔子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又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豈有所隱於小子乎蓋固若是也是道也可以自成不可以教人璘嘗曰夫聖賢之言或以教學取諸切己論語所記是已或以明道究厥始終中庸所述是已弟子者猶未知孝弟而遽語以天命之原篤恭之極得無長其僞妄也乎故一貫之教非曾子子貢不敢舉以告之懼罔夫三千之徒也璘爲是憂爲久矣是以聞涇野子之教及奉其心腹恒樂爲之執鞭也先生今奏符臺之最枉過言別曰吾且歸高陵矣璘恐東南之士遂失所師故具是説進之先生果未履鈞軸邪庶幾一來以惠吾鄉小子尚亦有據依也

送魯司業序

明　王九思

國子監司業魯君振之家湖廣景陵之湖上魯君有父曰魯翁翁有兩子而其長子鎮疾病人不完不能服田力穡而朝暮侍魯翁然翁老八十餘歲往年魯君由翰林院編脩出使安南國北還而省問其父魯翁湖上當是時乃遂留其家人不與來而獨與其幼子彭來京師而其意則遂欲歸湖上矣今年秋乃奏書從容為上言之乞歸上下於吏部吏部臣奏法兩男子者勿與歸養而弗識魯君固爾弗堪也于是魯君復奏書言上曰主臣臣父雖有兩男子然其一已廢無能為而臣父老朝暮望臣歸未嘗不流涕霑衿也而臣何心哉願從陛下乞歸陛下放臣歸而臣父子仰賴陛下巍巍蕩蕩天高而地深豈足比恩德哉臣今者窘迫極矣如焚如溺不可具稱說矣而可以常法拘之哉上報曰司業歸矣魯君聞之喜甚乃挈其子彭起走司業舍及後園中無不到且笑曰我歸矣我歸矣夫魯君躬被上命率先海內之士而日與其徒誦說先王講論五經同異以淑諸身而達於天下者且一年矣士執經問難者亦皆固尊奉魯君矣然亡由化也至是聞其歸靡不感動各念其父母而日日謀歸者蓋數百人為何若是易也古有言勿為喋喋惟身其攝故未有誠而不動者魯君是也魯君且行諸客退出金馬門會餞李太史家而皆言魯君曰魯君上侍君學何思所以亟報稱者于是魯君蹶然發寤敬諾曰謹奉教矣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明　王守仁

昔韓退之為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士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為首聚甚至以為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為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鮮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為美地亦畧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歛繁役之刓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迺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爲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畀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諫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為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為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予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甚又可論公僚友李戴暘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為贈者爲潮民慶之

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送宗伯喬白巖序

明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寢目無改觀耳無改聽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代盖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于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大道路也外是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于道斯謂之專精于道斯謂之精專于奕而不專于道其專溺也精于文詞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誠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

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于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御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于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于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于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明　朱應登

川蜀久罹鴟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故自若也有廖鴟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受敵卒冒圍而出奮臂大呼萬衆響應執政者厭士馬罷苦議欲撫之即謾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戰夜臥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問其所如謾言曰願得安插臨江市縣為築蓋廬室皆給薪菜鹽鼓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欲得臨江市也會朝廷憫念總制尚書洪公勤勤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今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負圖則又以彭公之薦約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兆人雖起家進士尤閑邊畧獻謀畫策往往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癸酉春始率榆林兆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褒斜踰保寧出劍門闔聯山絡谷倡徉並進適廖黨亦至自臨江市相持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稚與新附者為陳我師獲俘甚多度弗勝迺盡出其所謂老酒者與戰既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州諸將

士氣益倍無不一一當百殺傷蹂踐十喪其九而廖鵠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嶮惡諸鵠出入谿谷捷如猨猱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衆言朋興牢不可破諸土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來為厲己也公密用君計排群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却進無拾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登所過雖金貲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沒于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果使諸所為將士者進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於有斷然後能勝然斷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優柔牽制之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彭公以之又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五月凱還入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為文餞之乃書其梗槩以為序云

送朱升之序

明　康海

夫折堅斷勁剸犀劃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劔之用也沙汰湔濯浴鑄煅煉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樂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途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眉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蔦蘿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梗楠松栢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猿猴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於臧彊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戮尸於鴟革豈其識夲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皜者見污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群口也今倚泥

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愛者見扳附者被詘而異者遭譴彼徒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議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令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受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下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蕭靖修潔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邪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觀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送周子令宣城序

明 何景明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恃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予賢曰予聞茅柔而人藉之澤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遏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與朱升之叙別

明 徐禎卿

往予遊南都側承朱氏部升之之風而不獲識今年四月君奏謁京師訪予于旅舍相見歡洽如平生每公退必宴見見必劇談往往評勘文字他或古今政理人品民物亦時時往覆相論余益信君之博洽好古而襟度廓落尤可嘉踰月告公畢將返行有日矣更與之酌而言曰士之貴于世者有三其上志節次政業最下者文技夫工詞華而濶吏事者浮儒也習時務而少士行者靡吏也儒浮而吏靡皆棄於時者也吾與子其胥勉焉昔夫子論南方之強不及於強天地風氣各有所限固庸衆之強也而君子不是論焉吾與子產于東南卑濕之鄉風柔以靡俗偷以淪士皆喜操觚執筆弄絺繪之詞以衒于世而不顧其實居位者咸好騁其聰明材辨之資以自飾因循於資格之間又何以免其失哉夫風寒聲色酒味之毒皆能痿人人之所以受痿者狎而不知也苟知其毒足以痿人而更狎之不誠愚矣乎吾與子既知習俗之非而復蹈之亦何以異於是噫嘻吾今知之矣文詞不患其華而患於氣格之不振吏事不患其不工而患於勤確之未至志行不患其不遜而患於見義之不為二者皆吾所患於己也吾子亦不可不勉焉卿雲河漢光華雖爛無補於天地之成功詞章陸離非國之寶也夫文者賢聖不得已而後作非今之闘麗而誇富也孔子不得志乃述六經屈原忠憤始作離騷馬遷罹刑乃輯史記文豈古人之所好為哉嗚乎今之文亦異於古矣雖不作可也子酷好文吾又終之以是說

僉事顧箬溪平寇叙　明　鄭善夫

古稱蠻夷悍輕易怨以變控御失所則負巖峒相嘯呼如蜂屯嶬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甌閩古百粤之地也潮漳之陝枕海其隂多大山山連亘深阻小口中漫上廣下銳蜿蟺數十里萬道莽如行不可騈肩世惟蠻夷所據而獷獪亡命之徒往往竄而附焉為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以逸敵我之騷騷急則移山蹈海視嶔崎滉瀁若平地然數年歴文武啇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頃而患且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来撫而無信則朝聽而夕叛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艸薙而禽獮之繇是而僉事顧君以簡行十月之吉視師于潮君至潮號令惟嚴粮鞣惟明裨貳惟良甲卒惟驟閲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于饒平由是而掇箭灌虁大溎犄木窖跐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得其卻盡自潮之南蓋先漳贑之聲而褫之氣者昔之善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浙西書生也一旦仗鉞即戎以當悍輕巨寇即能决全勝於幾之先以關介胄之口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豈盡然哉君知足以集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輕世此一事也

送余子華序　　明　張邦奇

翰林編脩余子華將之京或謂予曰行不為近矣何言乎贈諸曰於戲予何言予聞之先正曰天下將治而人尚行將亂而人尚言尚行德也尚言賊也吾將為德乎吾將為賊乎且古之德言不為少矣身體之未能又將以言贈人人其孰能信之今天下沉殺而淵塞者不為少矣觀法之未能又將倡尚言之風階亂于天下天下其孰能堪之曾參冉雍吾師也南宮縚董仲舒吾友也吾其如師何吾其如友何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言哉言哉吾惟爾之慎哉或曰僕聞命矣雖然必書之使子華識之從之

贈高令序　　明　崔銑

夫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天才乎人而曲以成人遂於時而違則合身下者其道上身褒者其道貶故抑茂旬月而為薪松閱百年而斯棟方枘格於圓鑿泛息乘於流水是以馬遷於伯夷之論董生賦感士之篇也負薪者不拾遺金丐食者不視嗟來蹻跖之徒曰盜必慝市之童曰聽必遂可以存性而悟命矣仁者壽而顏則否聖者尊而孔則違命也參互而不齊也仁如顏而不貳聖企孔而從吾性也精一而可貞也不齊者任之可貞者據之是故原憲誚結駟之矜干木甘踰垣之隘而況不為二子邪天以寒暑中人善室榭者避之地以江濤沒舟攻楫權者濟之無束手而待者故君子窮則安通則利所用非窮通也自得其性焉爾黃次公繫而受經張子韶謫而却衆賈太傅返長沙而建策蕭長倩起抱關而輔政夫去就焉可一端而取乎鑑不為人之妍媸而亂其照權不為人之輕重而決其平故蠖之屈者伸也龍欲躍

者潛也不厭蔬糲焉鈇鍪粳必駭危險方慎坦途士焉往而非德之資耶冠氏高子英特抗直富才明政而已宜之而沮於童叅夫計高子望矣所不逹哉天其欲玉高子歟高子善承哉

孫太史歸省詩序

明 崔銑

是歲春太史孫君汝宗念其母張太孺人之缺養疏求歸省上允之已賜鈔爲旅資館閣自國老而下贈詩三十三篇銑竊讀之曰至哉上之仁也公不掩其私懿哉群公之贈也榮不先其誼夫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臣者民之表也是故臣不可以不慎昔司馬相如之歸也飾輿馬冨從侍以自矜於其卿夫漢之士學經而尚行獨相如以浮倡之買臣莊助効之而俗靡故臣不可以不慎也民之表也夫汝宗之歸也入庭上壽相志爲怡有將母之禮焉將以覲其孝秩篚列俎追遠感今有展墓之禮焉將以覲其誠慕尊偏羞觀長輔幼有合族之禮焉將以勸其弟慶存慰往嘉善矜愚有惇故之禮焉將以覲其仁言撿容循遠聞近即有居卿之禮焉將以覲其信夫孝匪直養而已矣必敬其身夫歸匪直合而已矣必驗于卿孝立則忠遂矣卿信則朝逹矣是故可以永上之仁可以當國老之贈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明　姚淶

今西北諸鎮地當虜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蒞其地而賛其功凡百戎務迺咨迺謀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楊余以觀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里之險易遠近卒伍強弱聚散倉廩之出納羸縮余頗識其槩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憲治榆楊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也今吾不能有其固虜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掠數城卻虜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畫餅之談也天以五材濟民用而邉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漫深沒馬足雖樹弗茂弗孳則木之為用寡矣短兵相接鎧伏竄栝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為用寡矣民多屈處以就耕牧虜猝至則足為魚肉相與築壁壘以自固而捄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為用寡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卜諸而近郊無阜而刈諸塞邊民冒死以為生而為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施之不已疎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者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勢則外急而內緩用才則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率以為莫勞于董徒役莫繁于司會計莫難于讞訟獄莫危于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于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張子之所治于四事之責尤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于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所弛之士雖具用之廩無終歲蓄吾嘗節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而

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虜復時壞亭障吾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虜而不知歸者民不堪于役而舉烽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于赴鬬而控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削難于獨任食難于遍請役難于類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勲勞持議論者得以輕事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謂惑者也張子以方壯之年才與識俱瞻于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余未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俗之難爲力則有志者恒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耶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拘則盡議必使在内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愼已免咎上下相蒙冀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日趨于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犂然於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籌邊之助云

代撫序

明　廖道南

何中丞伯植巡撫大同謁柱史咸徵言以贈内史道南曰凡爾君子亦既服沐殺釆歷試兹難厥議云何諸柱史曰大同古中原藩屛之地也元嶽爲鎮紫河攸帶象離昴畢國野綿邈是周之所造邦也鴈門爲隘馬邑間阻雉堞延袤烽堠世守是秦之所創險也五原爲屛九戴閈宇棲煩以除瞎陽靡禦是漢之所阨要也桑乾爲限紇真保障元魏蕩遺宮觀在望是金之所據雄也是故知雄者可與執要知要者可與履險知險者可與殺邦道南曰是謂識勢矣又曰大同古英雄用武之域也廣武之關鬱爲戎壘蛇烏爲陣貔虎爲侶是周勃之所宣威也飛狐之口曠爲間道椎牛饗士轞廬不擾是魏尚之所施信也金龍之險寥㝅拂雲三箭受降以綏夷貊是張仁愿之所固守也雲中之陽峙爲金湯阿黨授首以靖朔方是李光弼之所握樞也是故知樞者可與用守知守者可與推信知信者可與振威道南曰是謂識機矣又曰大同在我朝爲鎖鑰之門也白洋之戰煙霾晝霏神

人助憤危石皆飛是高廟之所耀靈也鴨綠之征霜戲凜栗禽蒐草薙莫我敢角是文皇之所揚烈也武安之鎮號令嚴明士樂爲用虜弗敢侵是宣宗之所宗勲也肅敏之守終如其始積數十年人爭敢死是憲宗之所表忠也是故知忠者可與樹勲知勲者可與裨烈知烈者可與贊靈道南曰是謂識時矣諸柱史曰何如道南曰勢也者存乎地者也機也者存乎人者也時也者存乎天者也乃若我失其險彼得其利呼吸僨郄存亡立至是故雖有善地弗能爲所也我之良將彼之仇讐下伐其上撫禦無跡是故雖有勁兵弗能爲用也故得地而不得人者是謂無具無具者窮己已之變是己得人而不得天者是謂無應無應者離甲申之變是已中丞是役也酌時之宜時自我行察機之微機自我乘審勢之端勢自我與與則得地乘則得人行則得天於是乎外寧內輯遠柔邇能慎慮而從之於撫也奚其難

贈陶滙溪擢戶部序

明　歐陽德

今上方興禮樂宏制度修廢舉遺功役序作水衡無見儲輙取給度支度支所領其大者軍儲歲給諸邊鎮有常頻年虜數深入越掠數召募餉饋征戍無常營繕復取給歲入且不支故守其官者稱尤難何則不量而賦民或不克供將靡然騷動稍節量則見以爲沮格怠廢不奉職矣如是者難耗蠹多門卒有邊鎮告乏或疆圉不靖兵興不解饋餉不續將見謂乖調度以僨事誅矣如是者難十餘年來尚書戶部獨稱梁公儉菴公躬行廉儉款以施于國章程品式稽撿有恒莫之能奪也上初惡其固罷之尋追念不置特名復其官公執德無渝上亦寵任不衰士大夫以是知固者非不明主所棄而竟亦未易爲固爲當梁公時太倉之儲可數十百萬他司財物充牣庾邦猶惟正之供即稍忍何害而梁公拘拘乃爾以爲不若是則從已狥人者何所紀極故公之慮遠矣子郎諸郎贊襄以法不怵不疚可不謂精白同心者歟滙溪陶君之擢爲戶部郎也其尚書則蒲灣王公王公以

道事君者也今公私峙積日置賦外徵調日滛公豈能或忘于隱憂滙溪蘊藉縝密溫良能斷內察而外晦其明維梁公固多賢屬由滙溪觀之其才智奚所不逮也然則稽諏典章致廉儉之道贊精白之政義立孫行以恭承休德詎出梁公諸子屬後上負王公卿今巧宦者顧相戒不利焉固固誠足病然掊克逢迎不猶愈乎財掊民離君誰為守身且與危矧禄之能持士大夫亦何利于此者鄙語曰何知忠義公家幸甚休戚厭菽粟而已矣君子謂小人不可使無聊也具窮斯靡所不至滙溪由省郎調蜀郡司理移倅吾吉今奉檄還滇南拜家慶走楚韓趙魏之郊以上京師徘徊梓里轍跡半天下聽之乎君子日詳察之乎小人日親進而贊斂財以邦經贊制用以邦式然而萬有一病梁公為己固者乎請為言所見聞閭閻情狀君此郎二三大夫顧畏民君以申贈滙溪倅誼也謂予抱病林卧近民屬予信其說

贈郡倅常公序

明 陸粲

昔者嘗讀史至班孟堅范蔚宗所述循吏傳觀其為政雖設施方略不同然大抵尊賢貴德躬行禮讓以先之使衆庶悅慕興於行誼是以教化宣明風俗歸厚後世稱其宏美千載不衰蓋導民有本者其效如此自余始有知識亦嘗聞諸長老言往時從政者每以禮教為大務於境內賢士大夫歲時造請往來儀節雍容甚盛乃至山林韋布有修辭飭行者輒親屈邦君之重與之為禮其人皆褒衣大冠槃辟雅拜坐則講說今古移日乃罷以為常當是時宏學摳抑之風由都邑達乎田野民知自愛而重犯法獄訟衰減苛慝不作上下之間穆如也比歲以來此道寖廢自墨綬以上皆簡貴自尊其遇士大夫匪惟禮意之薄而已又加威怒焉有訟者至于庭稍涉搢紳之族鮮不被抑然所陵藉特其閒冷孱弱者耳即貴勢家雖有姦如山不問且自詭能摧彊扶弱以是立名迹云嗟乎亦弗思甚矣為治自有中道刻轢細民以奉巨室賢者恥之而挫辱衣冠以悅姦宄亦仁人之所惡

也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若彼所爲謂之違道非耶乃使譁訐增長嚚訟日繁天下之俗浸淫入於靡薄是誰之過歟於是乎知古之循吏屈己下賢以訓屬民俗也其識慮遠矣而良史書之不厭繁委亦有意哉交河常公起進士爲尚書郎擢御史出叅大藩坐詿累左遷倅貳吳郡爲人倜儻有大節其好士特出於天性雖簿書倥偬而延訪者俊恒若不及後進諸生苟知文執公皆虛心引接祭其欲惡而道利之進見者人人自以爲常公親己遠近聞之譽歎相屬曰是風也其不見於當世久矣昔宓子賤宰單父師事邑之賢士仲尼惜之以爲所治者小未盡其用有如常公蓋能敦行古道者乃今以資望當遷君子亦惜其蒞吳之不專且久也今得綰章斯郡或綏殿南服假以歲月禮讓之俗庶其有興乎公明達善斷寬簡不苛聽獄無小大必矜稽情法未嘗苟狥上官喜怒人尤以爲難其政蓋無弗可紀余屬有感於公待士之盛也故所論特詳爲因書以贈將藉以聞於今之從政者

送司寇唐公歸養序　明　屠應埈

嘉靖戊戌夏五月少保司寇唐公疏乞致仕得侍母鄭太夫人養諭答曰朕嘉尚書龍孝其賜乘傳歸先是上春祀山陵召勳輔三臣對行殿武定侯勛因間譏九卿大臣得失語客弗傳也俄詔罷梁司徒材唐司寇請歸又允衆始疑兩尚書不當得去予謂不然夫王者之理天下要使教流弗壅而已矣教不及輔之以刑故刑所以繩教而糾治也忠孝者教化之大端也薦紳大夫去父母官四方者豈盡無白華南陔之誼哉慓幸榮遇徼尺寸以自見是故志佚而不知返也身瘁弗偶于時功業莫究其願制之有命仰違親而狥焉迺或媮婣怨懟竊潤庚釜之祿甚者賕墨奸當世詒辱身而恥其親此又其下靡識也司寇公初爲御史按江西適宸濠變後勘亂寧民民至爲祠祀生御史奉制總邊務斬首虜千餘級功在威寧伯王公鉞上大同卒叛導强鹵爲外援緣邊振動公帥師臨河聲襲套鹵急解圍公召司寇未幾遼陽卒譁宰臣論呂中丞經激致變當死公詳議得減戍奸人

劉東山告張延齡變事詞連太后宮公與錦衣衛指揮王佐先後力辯釋此俱事關安危銘在宗社諸細小不論所以秉德植功揚親不朽者甚茂無極也顧力以母老亟乞去斯不謂篤孝純慕爲世規矩者哉夫君之于臣進退呵譴易者謂爵祿足以羈靡而榮辱之也士大夫就官爲居怙寵自固斤之使去猶累日而不怡是故難退之義微習競之風熾主上方內厭而思飭即梁司徒清強骨鯁當世少雙然予歎其去猶弗豫知請也司寇公位列北斗職兼保傅即日建太子選羽翼公當爲宗臣乃奄忽委捐不以易朝夕養所以砥礪碩儒裨益休明啓主上優厚士大夫廉恥之節于忠孝之誼至彌款矣使公在位不去歲平反數十人又歲戮元惡數十百人其弼亮敎化未必遽彰明若是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敎之所以不匱也夫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明　屠應埈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藩屏東海外先臣真悉天子神靈獲終于位孤臣清議嗣惟是徼于元命弗敢寧居謹昧死介陪臣長史潮以請潮渡海至表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簡所宜使者具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往時當往者率悒悒憂動色陳君應和爲吏科左給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乃疏名上天子表知其賢報允陛辭復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屠應埈曰東南夷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高皇帝放驅胡元摘節異域諸海外　君長振慴威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化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其王賜之冊命被以印綬冠帶世爲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于是琉球爲寵王駸駸向聲敎矣天子躬至德中興諸國益効職無敢墮怠聖惠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史書至相如之使邛筰也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爲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

之也至觀傳望侯鷇傳則以一介之使凌絕海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爲漢鑿空向導隨流而據則又遼然喟慕雖其行不揆于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通外邦之内臣而使者言海外則悒悒動顔色奚古今人若是遠也陳君建緘明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逾于淮泝錢塘之波聘于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冶沿漳水勝無詰之域横海東下梁彭湖指中山覩日月所出沒俯視蛟龍巨鯨諸怪之嬉游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夷之俗振于天使王侯以下刎冠螺飾盡喘息迎謁而陳君執符被服拱揖于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爲從天而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寵而傳望鷇所肆說而不得者也斯不亦壯哉抑君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夷亦將于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宣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天子之德于諸蠻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于茲也吾有以測之矣

送叅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明　田汝成

予嘗涉南海跋夜郎翺翔桂林陸沉炎徼訪古撫今跡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諏夷素之情僞決戎務之緩急喟然嘆曰嗟乎茲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乃今談邊事纚纚乎若倒橐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遊之志而抱貪得之私而苟才欲顯於艱難志恬耳於澹泊則在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也自閩臬遷粵藩叅議以予新自粵藩來日以粵事爲問予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談其易則陳子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横其難易則陳子瞿然復疑而予則與之引酒擊節運箸而畫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而易爾則陳子翩翩然喜溢眉廣身欲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識陳子之往有爲也夫廣西外捍交趾内屏湖襄爲南維重地外半荒服也洺興中州故夷酋難駕兵事難綜弊吏難轄軍官土官姻聯依葛爲之嚮導探我底裏怙膽寡謀則跋扈以嚇我投間納賄則役我如奴況乎賞罰久淆疑憤世積即有約束抗閣不

行故曰夷酋難駕也猺獞諸蠻跧山伏穴喜則人怒則獸縱而惡法憝而易欺託寄豪右之家為之蔭蓋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匿埋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震驚官府阻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酷禍迫乎臨陣決策呼吸存亡百慮攻衝頭鬚為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之科非耄則玷包含慍憤以齮齕其民職業不修而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唇機宜所關往往漏洩敗我所圖故曰幹吏難轄也雖然是烏足以動豪傑之襟懷哉吾能秉廉以飭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體下好問以矚遠則難駕者讋矣吾能章示好惡離其蔭蓋赤心所加陰谷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蔓於非辜好謀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準震威以臨之寬而不隨明而不訐則難黠者服矣夫丈夫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雖遠險寧不愈於匈奴哉班超投筆而與馳志陰山之北遠遊固豪傑之所欣躍也昔者

予友陳弱寶之官嶺右其友騎無狀者戲之曰此亦善地可寬居之弱寶曰是雖謔浪可以規我遂名其居曰亦善堂而予在嶺右時弱寶復誦其事於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善而為之說曰亦善者苟美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終於苟美而已矣夫人貪得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也人能以亦善存心則粗糲苟充不必膏粱也布帛苟煖不必文繡也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由前談之足以慨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以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顧非終身玉成之地哉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監徒為亂勒兵勦之一叱而潰乃今按察閩會操潔秉公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長貲信乎才已試於艱難而志雅甘於淡泊者自茲往也學將益深而名益顯矣于是同官劉子華僕曰善哉田子之談邊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言以授陳子曰攜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我也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明　王慎中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無衆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備庶僚充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爲潔矣一發言之不輕一舉事之不苟而人信其爲謹矣然而賢者疑之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而可以濟變何皎皎而爲潔也其爲避謗而養名耳矣何諰諰而爲謹也其爲遠罪而募怨耳矣及其部巖廊據具瞻有所宏潤以汎應則取焉而不爲貪而人訾其跡矣有所籠駕以旁行則擢焉而不爲譎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者知之曰苟可以行道而非有受於其利則謗有所不恤而胡爲是皎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使於其私則罪有所不辭而胡爲是諰諰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則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人之望彌重惟其積衆人之望而後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則其爲之也固爲賢者之所知而亦可以無駭且訾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其誰歟其亦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爲私與利而已爲得謂之汎應而旁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皎諰諰之素亦未可以汎應而旁行也新安西潭汪公蓋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明潔而人信之矣不輕不苟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爲廉使於江西其去巖廊亦近耳職有不必守法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公矣狥衆人之所望而守前之爲吾且以疑汪公矣其爲潔也果以追譏其爲謹也果以逃罪而耳矣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己之志圖當世之大功爲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駭是爲皎皎然而已諰諰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哉

別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明　王慎中

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法摩礪其下其所爲教尤謹誦典而範物執誠之不至本之不治是以詳求而多文人之性習劑量不可强齊其視余教常若閑之在地過多之則踰不得直行而坦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厚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客然而頑鈍惱慢者皆患其厲己而有所不安見謂迂濶煩苛而倍違怨疾之害作益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有於助我者數人而已章君美中其一也君於時爲兖州泗水教諭其束身飭己翛然以師儒自命不爲苟得雖交際之好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有別擇而愼於所受不爲濡利以害禮至於夙夜敦敏離經敬業率其弟子以修上之教者盡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操切鈎考之客而不得擧其缺也余於是忘其不足以爲使者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日以有聞悔前之爲而知其德之不足也葢非惟謹典訓而範物執無以諭人於精微使之敏功起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謎名矜跡依憑之勞而假托之似尤非所以爲學也既以自愧因以疑章君之爲人意其矯强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殉驚衆之行是以其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客而守之不失也去年春章君以服除來爲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吾邑也得以脫去名位之拘綴而修游講之雅君泆然視簡有以自足嘗處於閑靚寡營之地猝然迫之而有不動嘿然誘之而有不遂非所爲企名殉行如余之所意者也嗟乎予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既失之而其時之所以嘉君者亦豈爲能知君哉君方有齊河之授旦夕且行余具能無眷然於茲別乎齊河故余視學之縣也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改而偶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爲也君行矣出政發慮與民布利而去害宜有餘閑以詔諸士其尙相與講焉求進其所聞以追余之愧也哉

送程龍峰郡愽致仕序　明　王愼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官廢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敎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仕以去程君在學方脩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息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于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于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嘗至于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飮食於飯患其噎於咸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病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于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敎諸生皆悵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敎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卿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都指揮使俞君志輔序　明　王慎中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屍此古之英雄貪功徇節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悅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玉帛美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爲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求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劍馳射適於持棰之嬉鬬弓舍矢狎於投礫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枕衽席而便紈綺也其爲千戶於金門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纍無精稻廚無庋肉而營伍之井匽便竈乜善具拊循勞勉人人乜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邑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爲書檄之曰所爲大將者視方略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技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鄉號令明而威嚴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乜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廚棄粱肉而士有饑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爲必始於盡己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爲於己不盡故不爲也今使方略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爲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爲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爲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於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

僨軍亡將之釁屢見於邉上方聞鼓鼙而思將帥行且名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爲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爲贈

送閒叙海上人序

明　王慎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爲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以爲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而隕下隋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爲放恣矣士之名儒者猶睢睢盱盱詞費氣盛以距佛爲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爲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間固有屏絶聲色禁耳目之邪淡節臭味裁口腹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苦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厲厲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士者且以爲世所難得交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閒叙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於下乘之數益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爲宗者未可望其門墻視彼迦葉

以下二十七人一鐙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克吾儒之所距則學竭掩室片詞俱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析而與之較同異於毫髮之間如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於佛氏之經該誦而精講良亦勤且博矣其言固有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而暇與之遊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爲者不至他日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爲上人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明　唐順之

今之爲蠲災之説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於三分之内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於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爲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爲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饑小饑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饑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饑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税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二三也顧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

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則未及乎之則其所實蠲又當遇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於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歛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於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於蠲矣是蠲之公国者虛也注之私国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於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邱呂君判於吾常以督稅爲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一無所受可謂嚴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覘其志益若不欲以簿緣爲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邪己亥之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逼其留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督稅爲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朒而操縱乎貧富予奪殊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爲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邪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饑而不害也歟

送邑令李龍岡擢戸部主事序

明　唐順之

嘉靖甲辰至丙午東南連歳大祲先是爲戸部者疑有司之緩於其賦而私於其民於是水旱霜蝗之奏十不一聽而沮抑推勘之令嚴卑儲國需窘乏常在目前而閭里疾苦常在千萬里外於是蠲租發帑之請十不一得而督責迫促之網密李侯爲武進旣遭大祲則計以爲戸部之不信有司非其壅膏以自潤之爲咎而患在不盡知有司之急有司之不見信於戸部非其籍災以庇民之爲罪而患在不盡通戸部之情如使爲戸部者知有司之急則固可越法破例以爲貸而曲全乎有司爲有司者通戸部之情則亦可掾法奉例以爲請而無逆於戸部然而有司常冒求於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於法與例之内戸部不能斬恩於法與例之内而亦不能借恩於法與例之外是以其勢常相左然則戸部之不信有司非戸部之拒有司亦有司之自拒於戸部也今縱不敢望戸部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猶可使有司設以身處戸部之地而爲之計於是日夜搜檢故牘及訪之邑中士大夫家得戸部支運折兌故事絲髮無耗於國而百萬有益於民者凡四五條爲疏以請於撫按撫按以請於朝而下之戸部戸部果以爲便不終歳而奏行之自武進一邑得免米若干萬石及東南諸郡邑共得免米若干萬石三數年間東南連遭大祲而民不盡捐溝壑者李侯之功爲多居久之李侯以政最擢戸部主事夫李侯之爲有司也旣已能辨戸部之事爲戸部也其必不忘有司之心爲有司也能設以身處戸部之地而爲之計爲戸部也有不能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乎韓退之以爲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余以爲其自同者始於氣脉之相貫其自異者始於氣脉之相壅蓋在周時司徒主國計而州長縣正實受法焉安有爲有司而不能通戸部之情司徒斂財賄而荒政聚民尤必先焉安有爲戸部而不能知有司之急如今日者乎然而司徒之屬有司文一官實周旋於上下之間凡歳時有天譴民病則以節巡於州縣以告之司徒而施

恵馬是以長正與司徒氣脉恒相通惟司文焉是類今之世無是官而戶部郎出爲郡縣守令入爲戶部郎則猶有通融之意且國家財賦委之戶部而源於東南諸郡縣李侯佐戶部倚尚書有問錢穀盈縮與國計民力之孰利孰害李侯必且舉所嘗治縣者以對至今異日四方水旱凡有請焉而無不得者必李侯爲之周旋其間也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明　唐順之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鞺鞳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焉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關百餘年之塞而栢村兩江蜂燧帖息蓋栢村之沈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駕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軍不可而廟堂亦遂白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喋而不能謀臂若蹠縮不能展謀焉而卒不見奇展焉而卒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怨雖豈必勁於西番南猺江海

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哉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為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即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為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東南之弗趣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養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送太平守江君序

明　唐順之

嘉靖中交人簒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廷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實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於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騖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

之中國與出入於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甿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為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胷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為內間因其仇國以為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於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為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於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送彭通判致仕序

明　唐順之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於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於無與共勲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於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於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於是居者慨然有羡於去者以其絶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於二疏唐人之於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温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於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麋如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羡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夙夜孜孜期盡乎己而被乎物者豈獨蹩蹩於世者然則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閒散翛然絶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己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煙月以爲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遺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余也哉

送弟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明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仍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焉著而為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弟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眞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弟之行也以補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鮫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益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子之於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於蛟魚之窟而此畫地於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生死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弟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挽弟之行而廻其轅於孔氏也弟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弟矣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明　熊過

王大夫既與司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之為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參諸舊聞其地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強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蓋為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戚燕宇文泰策舉齊靡不繇汾曲走出為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境平陽者周鎮玉壁城齊據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迺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蕃酋善稱第者舊迺多參居其旁麗洛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怙狡捷往往繇平陽潛入行盜侵殴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燹石州此褱服之憂不得委蛇高枕者也夫蕃之雜久矣卒欲去不可得藉第忍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不可頷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藉修其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之誼詘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曷佳鴰刎之剌雖以羈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蹙稱窮譁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邑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皐陶為士茲士言不及兵益刑清政修內不格奸則遏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乃異也皐陶之命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虜之也予所學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鉤鐮稿袒呼而犇之有夫隕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酋道謂賣己也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皐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況今之胠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為可恃也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明　熊過

過頃試吏爲宦學顧多迷方及睇視人語獨傾聽不厭射亦時時有所服膺迺得失之際益興嘆焉夫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此豈虛爲言哉然列地事觀人風亦多流代之感者吏又烏有成事可習視予吳人朱子羽守瑞州過其友人曰奈何治瑞傳在萬山中當吳楚爭伯時無有四戰之役其壤地乃若斯僻矣歷漢初逮於有宋用文日至久也而射策者率不應命予觀世傳會輩學祠記以時如彼其受變若斯之雖何也然其俗朴野不囂於訟自昔守者樂之詡詡然標爲道院如非誇毗視鴻荒豈異言哉就其俗孰不可坐鎮而安者予益歎美哉南昌人熊景之其時與予相次守司馬晋郎予就以其俗証之景之言瑞民不良迺入江西上第中予始聞大駭異之乃呼吏韋舊牘求其故曰今吏治不古豈所師謨誇謬或所傳聞殊方與固推之衰亂乃稍反若天降命與明之治在宏治中嘉隆盛矣然御史周進條疏其故曰瑞一郡三縣在深山中民性強狠往往則相聚爲盜請延上官飭兵事治上高高安新昌疏語在十六年又最治時勢可乂安而直爲此廪廪難報也山川藏疾倘非是即聞之甚難亟返之無繇斯亦大異乎昔所云矣即詠名不察實息吏雖勞誰爲知者乎抑有易者古之理亂非更明也民從違非能易地也聖王在上而民不奇衰者又非能哺而食之提耳而教導之也其要領迺在得人而承流布和惟長吏爲親民易任職然長吏者又幸多師吏法指名當用齊之刑耳所謂法分名表參驗稽決其數一二三四者皆是也言敢而不及化此令誦法之士闇於遠圖賢人憂心疾首而民失職也悲夫子羽苟少加之意瑞民秉非獨當於他日也史院編修唐君順之率文章之士爲贈言而屬予爲序

送林君子石守南安序　明　熊過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爲南安守南安在大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逾二月僅乃得至亥步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絶矣南有庾嶺漢軍監庾勝所爲城者其横浦有樓船將軍迹予覽觀史遷書劉嗣之南康記蓋楊僕本縣此伐南粤云其西尉佗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圖通閩粤西甌駱粤崇岡積卬此在兵法進塗爲圮扼險則爲支矣此昌前輕眡哉顧擇人而守之以遠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旿旿有之故得人而守之是以秉居郡不澟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指哉嗟乎林君以予觀南安地所縣泰剥吏治所縣與壞未始不成於寡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貧好訟而地復巖險交臂而易者緣手則盡矣又非上昔也郡主吏稍失所馭之負强而相招呼矣其易爲亂豈獨天性哉始熊天瑞竊據此界部中甚困會高皇帝起然歲時更始定之彼伶人之餘分非籍要害昌能茍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縣安危矣其後自海道下取南粤不假道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惡誠策便而動亦脅土之民不欲以軍與從事煩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子弟安其土而無外慕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旨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宏治初撫臣遂請操守迨至正德中乃有趣竪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能褒揚先業徒昌空文罔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必用此爲務毋忽其遠也月缺其圓遠日乃光故曰二多譽四多懼益言遠近也誠君子也靡不欲試難自别其器豈茍以遠爲臧即遠而無咎必用柔中柔中者寛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鈇以示容誠欲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忿其頑而用重典剛克之此平土所不堪禳而難却之禍也而況南安險遠貧之民哉林君勉之久牧之後其政必達吾知君之宜於遠也屬者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序十二
贈送四
明三

寄贈同野李先之叙　趙貞吉

吾蜀士仕京師者約値出領方郡則聚而贈言聨鄉好也今年春巳中李子先之給舍出使王國遂補河南叅議於是去日遠矣鄉諸君要予寄言贈之趙子曰今李子豈非時所稱機警通達可與立事之才也哉李子爲給舍有年矣諸欲有論説會不得便皇上覽觀庶政無有闕遺當是時李給舍以爲不得其機則寧默以爲工蓋其志若此也居頃之給舍使雲中與雲中將幕發摘叛者以聞天子怒立誅叛者盡於是皆知李子才有謀可與立事而李給舍名聲爗然著矣以予則私覘李子之志意漸不自喜稍欲以使事去而補外之命下則適與給舍疇昔之意無不稱合而顧有爲之愠者與予私心所睹識奚異若此乎夫愠者徒以叅議稍失勢視省中光寵殊矣此卑卑者豈宜以期李子夫士所貴勢便者爲其可以立事也非以快意滿願自好云耳也勢便而自立缺然奚其寵光哉先之之知足以辯此無難至予欲與切劘者顧異於是云初先之與予同舉進士暇則論學術

是先先之向方於道鋭甚予固羨其質至推刑浙中入給事禁闥則已才情煥發摩研先物跆藉適化有不窮之思故予畏其才始李子有意用世而予膛乎後矣李子顧予之伉厲自信不設畦府徑挺不避忌恐其一旦擴落懷有意而無所於施故時時導予以古人立事之劑量乃予則習聞其意而無由進于所期也故無以復先之而守其舊聞夫汲生仕漢可謂徑挺無前矣是時公孫氏膏其轂軸以周圜於世豈不自謂立事固自有度而汲徒悻悻者然卒係社稷之望而止戈於域中若汲生也士固貴早自擇術哉方今士非才不足之患無以御其才之患嗟乎以不御之才馳進取之途以云於功名之際難矣哉語曰智則謀不肖則欺故士有寧不得於彼而不欲失乎此解在王良之說矣也諸君唯唯遂列名氏於左方寄諸汴之輜車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明趙貞吉

予選漢記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為若此近古儁才之義至文帝使詩節赦雲中守鳴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亦有兵而已其要領可覩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遍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捍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夫乘障守保聚令鹵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郎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于是廣去守而為將雖其晚年而郅都一以扞圉名則既以名困矣明制横邊守碁置鹵連近歲大入殺畧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皙擠粗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府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畧之士稍濶畧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為戰禦以寬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鹵中不律何哉

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之卒出顧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平陽守競競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效鹵亦易與烏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舂糧眂昭曠者不及於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鹵旦夕入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鹵不入境也守雖操無切不暇念民亦遠出于生視鹵去後深文爭繩之使後守徽維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濶略假借之初意于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閫國不若上谷平陽要然鹵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篤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鹵寬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為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儻亦鷹搏猿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為守出死力擊鹵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為尚動故予與大夫計邊言雖多又終以安

民為之本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明 趙貞吉

嘉靖甲寅之夏貞吉釋罪南服起抱牘留都文選司為郎坎壈瑣僂無復之耳奚有往者修名立事之氣哉益浸浸衰矣至睹世之著名立節才諝楨表之士又時時喜勃於中而機衡於外躡屩之與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不自知其何心也人見予若此以為猶故吾焉不知予將掩其聲光藏其狂愚以逃旦夕去之與屨稀竄者比耳吾友華亭楊子幼殷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也忘其身之坎壈瑣僂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者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修名立臬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郎楊子亦以予為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塗要異日為世之楨表予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顧楊君乃若不知予志之衷何也夫以楊君之明何可謂不及知予哉予內懷若此而外著若彼宜楊君之信予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禮部祠祭員外郎屬將去北撰册矣考功萬子楊子驗封黃子稽勳塗子者皆楊子之舊僚友也以予與楊知心而好深宜授簡而撰辭嗟乎予之好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罷彼陋與罷劃見聞薄名檢刓方旁令於世恥貧賤而貴顯榮乾沒世利三倍而揚揚談仁義不幾發塚之辱哉君嬌嬌然蹶蹶然誠慕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殆若人之儔與雖然楊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避去始之邂逅誓將背馳向之適願尋當相思四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相知而不必與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難也古之君子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烏敢忘士哉嗟乎吾彷徨無所庸于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身雖坎壈瑣僂庶幾乎獲亦多矣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明　王維楨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畧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鹵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為吏部侍郎其秋鹵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詔督營兵以拒鹵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鹵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天子賢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一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為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為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勲臣不勝任者二人兵駸駸振焉由此天子器先生愈甚而會兵部尚書缺天子手批先生為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遘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官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內竊覩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録大不校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固不仰其為祥亦固不駭其為異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起是益覩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消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婾婀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楨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為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著為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驁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年先生之子王子

儀選為給事中有司以為子儀名家子年少有大人風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為難能焉疏畧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鹵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為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勵兵振威焉耳乃者鹵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鹵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羸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羸弱罷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為之耳外語籍籍咸以為有為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可痛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鹵踵前志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為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今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於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充實即于十中選伍于伍中選一豐其饋饟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强鹵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覩在營諸將徒善為容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略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為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舜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攝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于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今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不虚矣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明 王維楨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即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輿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予彼有所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欵欵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翺翔而不敢進誠格於險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既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滅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啟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姍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搏之不得有似於鬼故名之也謂御夷狄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踶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馬牛毋與鬼較而効儺者干戚之計僕聞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嗟自其恒俗方其狺狺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示

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顧獨念幕中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財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諳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為之耳於是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槳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為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送柳濱先生赴平凉苑馬寺序

明　王維楨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凉境云知平凉苑馬寺事平凉在重塞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坐私閣內吟卧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為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既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曰土僻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興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凉道華州顧靡有弗樂于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爲贈夫莫險於山踰之在馬莫遠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越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

蒐途平坂讓馬爭趣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束脯石栗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陂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爲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于是王生又説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絶故脱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援閒投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騎時茲服在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郎望平凉去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明　王維楨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犖犖故項君爲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南中獄得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苦索我不有項君我等其喞冤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来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絶私以爲項君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爲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劍之爲器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固焜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賛項君矣項君在南部且六年與海内士大夫游覽采謡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項者余遷官南中項君間從余語久至吏僕総之物物中窾肯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邊若以爲邊寇不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救時赤稱要睹也方今所患不在北邊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萑葦土瘠而人

稀其俗慓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則伏於澤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衰息不耻作奸以放情而不閑於禮也趙地故多健兒工騎射國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為恤輙去而為盗夫水鍾成淵盗聚成殃此弗可弗計也先王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焉顧其域與山東壤界俗轉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爲歡不治其生業即有呼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為一晋土最瘠而俗尚孅嗇其民力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人強而好義又險塞之邦即有患特用丸泥封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與除所宜振廢悉責在有司有司近民易識其故府責之縣縣有聞白之府而者交相圖何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意備邊於計左哉自備胡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奈何末之講也居數月項君擢爲濟南太守其寮歐氏金氏而君者就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詣濟南矣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効實卒視其言果應即與上記所稱潁川渤海此二賢者比驅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項君與歐氏金氏而君者處也披腹臆示之不肎令己獨賢名獨歸以此而君德之爲請余言甚力焉語曰君子蘭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明　王維禎

夫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警百寮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即所承用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既得命按應天讀詔書嘆曰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即有之亦百一之獲耳今其既損既殃而必繩之法是法徒雪其憤無救於傷也有司讐民吾讐有司是上下相讐無已時也何益夫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丞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于是乃行而詰部中部中有司或自度不能免者聞閻公來輙先期解印去矣及閻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於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公閻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祀之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犂然著井然分焉令既具乃卒為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閻公指行之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于是閻公乃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為序久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民遂皆安枕田廬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鄙人閻公之故交也閻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既遂乃報閻公書且賀之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得江南猶之甘醴之蠅蚋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南困於有司猶之樹披其枝體朘其膚未有弗病者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為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殃民得乎有司不為殃則民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史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於一時傳于後世真所謂捄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即今有殊絕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為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具臣顧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得豫聊為公明所當耳閻公往嘗按河西河西之宿蠹

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逋者咸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閻公亦云閻公按應天既一年得代將還報天子鄙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靑齊以南人相捕而食焉至于梁宋益苦伏尸枕籍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䰟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侵歲而海上之神人不來第塊然坐而嘆之幸今値有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拯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得爲者可也閻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生平慕汲長孺袁盎之爲人也以爲奇利社稷違惜其他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爲千尋劍閣以閻公蜀人也即取蜀物比況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序

明 王維楨

乙巳秋虜衆犯大同勇士王千斤與戰死之王千斤者磁州人偉幹多力嘗持千斤器移數處不爲疲間舞鐵杖躍馬行市中市中觀者咸異之以爲雲長不死敬德更生也虜數至我軍避不與接易之王千斤見虜則驅而前奮杖揮霍手自格殺者數十人會虜圍千斤不得脫遂死然虜固壯千斤死而環其尸相視嚙指蓋自是亦小懲少寇矣戴子秋巖之爲兵科都給事也實薦千斤其言竟見効如此夫千斤者一奇士也士果皆千斤若也庸詎憂邊患哉今策事之臣卒言簡卒擊虜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北來悉衆而陳莫能抉一鬬又安所選之哉往戴子言兵累十疏甚具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內而務本也子蓋咨咨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夫食能旦夕辦哉因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斂令夫飽于伍妻饜于室若此乃後教之戰也有向輒克今邊卒短褐不掩形糠覈不充口老幼聚處士圍一

室之中相顧垂泣乃責之撻鹵手夫賁育至猛使楬腹而與強女子鬪則女子勝故馬足芻粟無論胡代皆以致千里也士足衣糧無論強弱皆以任干戈也驅煩兵以却勁敵非勝算也十人出而七歸非完事也故務在豫內今主上下明詔議征討惟憂邊隅未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謂廣威斥壤以誇示四夷也若憑主之威以急功持空拳而以茫茫决事是為國家顯飾美名而暗起釁隙也戴子諳于斯理今別駕保州保州控扼三關外障邊鹵內護京師亦講武地也于其往言之與其概于中懷俟得柄則繹而施焉徵予言者祁州太守陳子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為僚而王君之子與陳子併予皆同計偕而予與戴子又同進士於戲戴子負才而敢任非畢畢名實者其譎外而抵今淹泊也予莫之究竟矣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考滿序

明　王維楨

少司徒芹山先生者故嘗以強學能文著名海內乃令領度支筭緡錢主軍國之需皆所習矣乃先生固能之先生既得遷南京戶部時會大司徒缺而先生掌其事以為古者稱効賦于京師命之曰灌輸以言繩繩繼繼如水之流未有絕也於是移檄諸道令各以歲賦入而責治粟之吏甚劇諸道得檄讀其文肅然敬憚之既半歲賦皆至如期惟恐後今南京倉廩穀粟充溢露積于外御府諸藏皆滿稱富國焉皆先生之勞之所致也先生之言曰小人之道猶染也染于青則青染于黃則黃君子之道猶龍也上下風雲逐時而數變是故先生嘗柄文教矣士隨造即化嘗為奉常矣禮樂因而明嘗鍛羽而沉于末位未始以為戚也乃今矯翼而列于大僚未始以為忻也於是縉紳大夫之徒咸翕然一口稱先生以為先生猶龍也既先生掌戶部一年餘會倭四侵暴海上橫甚當是時工部有洛陽孫先生者攝兵部事乃躬自選卒

將發而禦倭而按尺籍半虛見卒率疲弱不任干戈孫先生憤若之乃以白芹山先生卒空饕大倉粟請圖之芹山先生方纖纖務節縮聞孫先生言乃遂上書曰臣聞養猫所以捕鼠而不捕之猫弗養焉畜犬所以吠盜而不吠之犬弗畜焉今南京官卒歲食太倉數百萬石之奉乃一旦有急能從軍者不滿十之三四其不能者顧居其六七是居此六七中者固不捕之猫不吠之犬也焉用食乎臣願于其六七中汰其最甚者更募壯士以今省粟奉之此管子所謂開塞通變國以不乏者也臣嘗問倉曹粟所支僅僅可數年之資耳然其間又且有水旱之虞戎馬之警皆不領于常費臣切為憂焉夫國家有萬年之圖臣願效萬年之慮要其道惟在罷冗散之役絀浮淫之蠹而已彼請益賦者朘民之肉索山海者誨民之盜賣爵則名號濫贖罪則刑律弛臣以為非久遠計且害治故弗言先生書奏蓋四事其他三事不具悉然皆其蠹財者書下南京九卿及諸司集議之時史楨不在議中久之史楨造先生所謂曰亦嘗有以秦越人之決疽聞于先生者乎夫秦越人之決疽也不令疽人見刀匕煦煦然以手拊其背卒而一痛輒已之今先生言汰去蠹財者則決疽之類也夫計未發而令蠹者知之則多懼計已發而令蠹者備之則多沮故昔之豪傑柄事恒異奇務神甘蒙好術之名而弗辭非早早也畏事有不立也先生然余言嘆之先生之司屬若干人服先生教既久頃之謂楨曰今大司徒缺久而不補即若補必吾芹山公也已而調工部孫先生為大司徒諸司郎又謂楨曰今吾芹山公且告滿滿必有遷償先生之勞楨應之曰然夫官人者第稽其資議人者則程其能誠令官人而肯采議人之口則安弗當焉又安有筮鳳之嗟軒寉之喻也

送清浪鐵叅將序　明　喬世寧

鐵將軍往從新建伯征洞猺也能記録新建伯征戰方略又能談往年征交趾故事會辰沅苗叛都御史姜公將以六萬人平苗以將軍先往視之諸山谷險夷徵發期會芻糧多寡犒賞條格器械所宜皆以狀聞都御史益亟稱云既都御史至辰州而清浪叅將缺是時將軍爲都指揮有名于是都御史爲上言都指揮故才將也可屬大事且臨陣需將不宜遠擇請即以都指揮任叅將便上深然之遂有清浪之命自清浪命下戰士六萬人全楚轉輸者復十數萬人無不以為旦夕破苗者喬子曰苗弗易攻也余聞苗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戰二也溪水瘴霧人十九生病三也借力土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役難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蒐則虞彼之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土兵則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竊以為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貍升木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勤天子軍吏也况兵集即遁兵罷即出是征無已時而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死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所以養威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為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効適以示倖端耳善攻不如拙守且有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廹苗患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邉事多爲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即亟收保而城中即出師擊之苗即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倖功不爽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將軍雄畧蓋世時方倚以征苗余竊計攻守利害若此將軍試采擇焉若將士桓武土兵助順賴天子聖明殫全楚之力協川貴之熟計而舉事則非余所能及也

贈陳同埜守荊州序　明　侯一元

予讀三國志見其時臣主所規常在荊州荊州益天下形勝要區也故曰用武之國天下承平武偃不用而荊州北窺襄鄧西距巴蜀南扼江漢羣方之所走集其民龐矣其事棼矣興俗者不能適龐民之情幾務者不能勝煩棼之緒故天下雖無事而荊州猶以要害為郡在昔立國皆起西北則荊州江介遠郡耳至我國家肇造金陵當荊襄下流今上龍興荊州復為湯沐近地故俗龐事棼非改也而地要於昔然則士非強知多聞宜莫可為荊州者矣嘉靖甲辰其守缺上以南刑曹吳郡陳君爲之陳君為人恂恂長者居曹治事嘗從容而辯其與人謙不暴其能士以輕剽為名者議不歸乎君然命下之日士大夫相謂荊州得人或曰陳君居曹適暇耳如荊州必不可以治曹之治治也夫謂王良韓哀善馭者非謂其適荼蒼而止也夫固將鳴鑾九達之衢則馨控之法始備矣登降羊腸之坂則銜勒之能始效矣陳君所謂善藏其才者其治荊州亦必易寬以猛損質任數若馭者之馭于衢也且今民急于財加以無年莫保其所而荊州為交地又必有巨猾大慝窟宅其中非痛繩以法不能勝也車已登坂而欲雍容鳴鑾豈易哉故曰異于治曹嗟乎吏習之弊久矣言固有似而非者益六馭之變有節不欲窮乎馬凡今之議吏治者皆窮馬者也何以明之夫強知多聞者非今時所趨邪古人以敕法為強今淫誅矣事至而斷適其時宜謂知今巧伺矣所為多聞者謂其諳于故實議事有制也而今皆竒示于淵魚故百姓逃誅避察之不暇又何生之能樂故曰治天下去其害者而已又曰去其大甚益守土治民之吏其稱曰牧盍觀牧者為之後先致之美水艸時其起居而勿擾焉牧何以不蕃矣夫治又安事察察吾觀漢時能吏莫如趙張之為京兆其所居常治奸邪厭而不行然至其去也奸亦輙發桴鼓隨起不若漢文時吏居即無名去見思也夫上有明察之君則下有精悍之臣而斷彫反朴係乎所用益漢武任霍光以重厚舉趙過以務本而後湯禹深文縱舒慘刻不斥而遠矣今吏治多負善者或為

酷急相矜以名髙寖失仁厚閭閻日索如荆州尤天下所謂髖髀處也諸以斤斧議劉者豈乏人哉而屬之君子以風厲羣牧藴息元元厚矣夫民罹而五常之性一本治棼而五官之事有要以陳君之純明長厚優于天下尚何荆州之足為故曰得人初陳君之為刑曹也久歡於曹諸大夫及玆不忍別盱江程君以元交承陳君使載筆書其行之事

送朱縣丞赴尤溪序　　明　沈錬

余表弟北橋朱子侯選曹者數年今得除尤溪縣丞將行問計於余何以丞尤溪者余詎知尤溪之所以而告之其道乎哉昔人之言曰一年之計在於樹穀十年之計在于樹木終身之計在于樹人皆謂張其辭說以為名言讜論可以服行而有餘播流于無極余以為不然人皆貴自樹也夫托根榛莽之間振起山林之表至於枝葉扶疎參青霄而蔽白日物莫能禦之者草木猶然而况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其生而飲食居處與百姓同及其久也德澤加於海內功名流于千載豈其風所稟受若是哉其所以自樹於己者異也能自樹而後可以樹人不能自樹者人將仆之矣如之何其樹人也哉夫自布衣起家而為丞華衣束帶矜莊堂序之上百里之民瞿然而望之此其可立必非碌碌者矣余知子之心不以其丞自足也則固不以官府為營家之資而汲汲于妻子者國家張設官師以其赤子而付之撫摩之而人固惟其妻孥之是恤此其於中心忍乎哉然後上賤而下慢之

矣上賤而下慢之則仆之者至矣然則非人仆之自仆之也君子固懼夫人之賤且慢乎我也而自尊且貴之自尊且貴之者則莫如不以家自營而盡其心於民事拒絶苞苴之門而垂意於鞭笞之際上下之人莫不凛然重之矣然後德澤流而功名章雖欲以丞自足豈可得乎此其為營家之道固有大於彼者故能自樹則抱關之徒榮于柱國不能自樹則公卿之貴不如匹夫朱子少窮經能達于世務者必以余言為可服也

送别駕滏濵劉君考績序　明　沈鍊

記曰大司馬辨論官材書曰三載考績夫考績之與論官異矣論官語其心術之邪正考績記其功庸之多寡然惟有道者能知之自秦漢而下政理衰而官方敝學士大夫之出處莫有通於君臣之義其視詩書記載之言曾不比于絲竹之悦人耳也日夕之所持論皆不過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者之所為極其所往遂至于欺君父若嬰兒殺生民如草菅僴然自以為得計而人莫予知也殊不知自高明者觀譬若日月畢照心術之壞至于靡爛天地凋落萬物又何功庸之有耶故未有豪傑之士能奮然於百世之下以是而知滏濵君之於考績之為難也余以言事謫邊陲且三載每闔戶不欲見長官及聞滏濵君之風烈所願握手論交而恐不得焉班孟堅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黄金之貴貴於泥沙松柏之貞貞于桃李言植之不易也君以僉判之官當錢穀之任而處于邊境驛騷之時固非不知流俗之遷轉而抱其體國憂民之真雍雍而行之屹然如盤石縉紳先生語廉

明之吏者非泛濫無稱云非其心術之正不可得而亂爲覩其難之若彼易之若此所謂豪傑之士奮然於百世之下者非耶故聞君之政不言而陰化者多矣此其爲績豈特簿書米鹽之間而已哉

贈吳宣府序

明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隷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目薆薆以睨過市饕則醉飽繫馬狭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目記畏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啜啜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挾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于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亦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搶首悔謝君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附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手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

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舜誠不知用膽與畧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為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鹵鹵六年不敢决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為長城一時動名無與比伍余如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数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捨山之一闕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功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蔭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還朝序

明 李攀龍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数百萬不得達漕上益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空之南都也先帝輒為上之改守今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数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為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為河所從來遠統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川兼受数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是隄一潰運道沙淤不啻不止抵極而返西南泛沛與魚臺苦為壑無已時幸故道感未久可求又其慮易浚不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佐舊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為也公既得議以淤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所為即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忌今幸出秦溝適直

境山南五里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為務它可次第舉者秦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為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自能刮除束隘之則後雖前以致于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泄河患焉夏秋間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游落泛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争者獨河焉為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臧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淤之即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魚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脊赤子奈何傷吾藝之懷地出水上雖降之天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已則横隄疏之使合贛而就隘以迫阬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無事西隄重為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帛得從新河漕上矣反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為深黃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其曰國家運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既濶無復壅理既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東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為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他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志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從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争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麗家已所不必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經易漕度可省十日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為沙薛兩河力又可陂澤之而郊節宣大臣之于國家見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

河費不訾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旦為新河中廢地以徼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絕大臣舉事當為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若排黃流之為言手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恃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難極也苟得其大彊自用安所惜哉今旦入見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敬承之績以賛乂安圖永賴勿但曰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祈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飭藝略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厎平而與議利害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其以備論之如此

送中丞陳公撫鎮河西序　明　李攀龍

中丞中河西幕府而立幕府治張掖為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北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他中丞得一意備胡者乎今年春匈奴出武威渡河入冦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豪三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海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何可久也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絶與羌通路今湟中羌覊縻內屬顧又且思若虜而至佔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為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閉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為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在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之士請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以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剌土魯番之二虒哈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勸

功昆山之巔豈為難哉今天下厭亂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鹵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八衛兵使者又出上谷朔間暴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筴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動四郡兵生釁外國即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没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蹻哉它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即為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皆之也中丞誠以為羌小虜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間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其外廡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于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丞為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卑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史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為㭊罽日祿量課已采山理石為觟自罷其力而為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中丞斥其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羌為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明　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数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邊即南絓越其不事邊絓于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揺衆心不知所為此視之邊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天子璧馬賓式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與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数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数十郡之芻粟日啣艫而至也不北事邊而南絓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揺不知所為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為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数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閼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為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為自弛其禁瀦而不洩則曲障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泉潼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数十人格殺之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縁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邊者歲数百萬轉相餉也是年鹵大入上郡以軍士食給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為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為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邊越而填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為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為自臺中出開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才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柟豫章欝結輪囷長者竟数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戛石据据疆疆出瞿唐而望荊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数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汙澤令可導為漕者乎游波有皓旰而離常流者乎

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枏豫章循之杭蓄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為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為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枏自行公所能為者有河可行杉枏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明　李攀龍

元美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輙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為善于卿也不如為善于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竽鼓瑟鬬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無賴少年耳不采金于山即煮鹽于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逮于法也不如聽于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倖以示遯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

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起距十萬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祕如組亦如掉帽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斗墻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銛不得接不跌尺符捷如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者豪為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着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車裹糧于橐人歲不屬百緣高秋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埜何多鼪鼯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搆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氷而游爰喪其馬不如獵犹受脤天子之鍾鼓實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十人烏嵬偽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實感且僧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顧有間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鬪鷄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為善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何而歲且縣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少年登瑯琊之邱九鶴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天也何可以春秋高枕自愉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冠命也不然元美且喜自用焉其安能知之其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聞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明　李攀龍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至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為秦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天子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誅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蓋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侵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辭首惡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玩大為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固疆場之政自屬執事之臣受為匈奴報怨名天子仁聖愛幾内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内侵甚于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即前職方訊章所厭大辟法又非我所輙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顧人臣將順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為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方數為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虜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于法得讞議獄履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讞奏矣少緩行笞于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悖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天子黨惡之怒而為無益不枇鱗者哉履善素少年是舉也即宰相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餔出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粤地哉昔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今思田疆宗岑氏為大詳為内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桂林群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劃庚如近時其在海濱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於貨使沉沙栖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壞瀆以雕被宮幄而實椽火毳馴禽封

獸之賊不幹積于內府有司者治之按劍相眄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絶方淦鋋流不可久居故聲敎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為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為戰則枕籍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豬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髠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讞獄朔彼豈亦不惴惴恐冤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怠于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反以蠻狄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縶者縣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處善論囚幾中時為越石父于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益余已異之又為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明　殷士儋

人臣於國家之事莫難於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機伏於前而不移浮議作於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於僨事而罔功適足以屢危機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於天下任事之難如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爲國任事之心蓋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者斯其人可以危機浮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嘗屢著奇績旋以望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即按行塞上慨然謂將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礪兵親援抱鼓角勝負于呼吸者宜于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于北圖在吾目中矣即日圖上方略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糜大司農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士聚則力強而備

踪散則備嚴而力弱鹵勢如疾風迅雷不可嚮邇彼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夫負嵎之虎人莫敢攖十仞之崔彈者却步踰險也薊鎮天險奈何棄之以與鹵共莫如擇當路塞與築墩臺具簡石布渠塹壘木樵貯弓矢火器其中鹵至則據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此廣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充實然後議戰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患未已也於時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海西連居庸亭鄣斥堠遠近相望尋有以喻度阻公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釃酒分番休士曾未踰時而金城雉堞屹然改觀矣適又賚招募勤簡閱奮壯猷之先聲超拘攣之故見積弱驍瘳人有固志會　擢衆匝塞下睥睨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朝廷始克明公之功而喻度者歎服以爲不可及公則慮周日或愈飭愈宏而戎政之命下矣嘗聞君子抱跅弛之才建掀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遘會焉當公之修築也邊儲告空士不宿飽公爲植廵功且撫且役較營平時難實倍之然考營平便宜疏上嘗再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訏謀朝陳暮即報可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遘會則什伯踰之矣嚮使非公以自任之內怵外囂揄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邊鄙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公知北事異於南亦嘗有以營事告公者乎擁大纛制閫外賞捐千金而罰輕纍鼓笥利社稷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讟易作動見掣肘卽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刷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中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倉卒臨之豈遽能起衰廢於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慴服其心故爾公業勲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天子方甚眷嚮之故營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稜作六師以稱明主倚畀之意其不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詩裳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繼公開府者

爲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埸甚久謂公還朝有日則以書問言於余余旣雅慕愛公而又重劉公請於是乎言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明　張居正

荆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兹郡至則按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爲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寃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適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闊遲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霾霧而鼓舞寒者之乞温也睹束熅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

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玆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内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為優崇尤不樂補出為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為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為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為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為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為按察使副即有卓絶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瘝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玆其行也僭為之言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明 王世貞

父老稱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而是時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何恐也豈給事御史爲操切激卬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黜祈逆消預於衰計深矣至武皇帝而始有坐糾彈不當意斥重且及髡鉗爲城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己又大臣更自爲地爲上啟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內之士爭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益務爲含容韜欵及亡素以蠱惑上使勿疑而久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歉天下駭其禍而亡其繇以爲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即天子以爲小臣暴横亡狀投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而當其讐者天子也嗚呼吾任七載而乃聞之父老云以吾所

一二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始抑之爲給事良久亡聞白人相顧疑曰抑之然黙與曷不瞯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爲天子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上良是之切責尚書侍郎惶恐謝罪乃醳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扶詐受選人金贓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一檢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溢門巷虧損聖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爲說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天子不怒而抑之已骯然無留意今年二月聞以按察僉事閩聞吏部言抑之制曰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能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阻也其論事明切特隱中竅然不爲硜硜矯亢亡以閒激上當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爲小人謀抑之良中爲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達意又閩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

年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夫諸給
事且薄按察不爲安望抑之也

贈穆太公序　明　王世貞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
人尚矯矯修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阸困急於己
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爲義則天下
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布之流彼猶爲
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挈顙而事追如羊角左伯嬰
杵之流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爲彼存者事濟矣彼又
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爲兩人足矣彼猶爲氣使也
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
其至也有能仁心爲質敦誼明信爲國惜　爲士惜
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太公其
人哉穆太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
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旨
當受杖北闕下時左右中貴人挾上怒而修其郄敎
閹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事且
死矣當時任工部郎未上闌入謁緹騎朱帥曰公以
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
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爲天下愛直臣爲萬世自愛

朱顔之陰殘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强項
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亦詈則益
怒箠榜交下文熙迫趨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縶戟
夫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何官
耶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
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爲詘稍稍引去文熙起給
事血肉中而橐之出時給事爲編民矣文熙即日僦
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憒絶數爲噓氣得蘇當是
時文熙盡出其橐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
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篝蹇蹤蹤來者則太公
也撫給事謂詢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　他虞耶
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朘之錢
以佐若可與偕歸矣時將册東宮太公屬當封文熙
念棄官易而獨難太公封太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
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帶冠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
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曰
北闕下之難穆太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自非吾有也
居久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推轂爲禮部

郎已遷丞尚璽已又改爲吏部郎太公亦從封禮部
郎然默默不自明里社外毋能名太公者而文熙爲
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獎進不匿聲跡
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爲從
中鈎奇冀抑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臬副亦
謝病歸太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之漢庭
乃肯爲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太公
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太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顔
面豈所謂内足於心外拙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太
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爲學問之力然太
公爲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毋能名之者
庶幾仁心爲質惻怛子愛遇而輙發耳夫太公不以
頃刺得官阻文熙棄官其於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
蓋不佞嘗一再過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執交相
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齮齕之文
熙走見其長晝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
太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爲勝於古之好
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太公意也

送趙汝師太史還朝序　明　王世貞

故相江陵公之有父喪也詔奪之仍視事或曰非上指也以非上指故衆更惴惴履相躡莫敢頌言其非而九卿言官至有具疏請留者時趙太史汝師江陵所造士也嘆而曰此曹子郎有胸無心噤弗發可耳而更變白爲黑如國是何既而曰吾安忍遽負公小俟之冀公之尚能以歸請也既而日朝江陵喪所察之無歸色乃又嘆曰吾不忍公乃遂忍負天下且夫李南陽相而拔羅彝正於公車爲第一人南陽之有父喪而奪也彝正攻之疆諍之皆當是時彝正計以幸而聽則南陽與天下之父子俱無恙不幸不聽則天下之父子尚不與南陽俱亡蓋百二十年而中外大僚匯金華無有奪者則彝正力也今夫江陵公師尹也天下之所借以口實者也藉不聽江陵公歸易耳而奈何使天下之父子復之百二十年而更失之我寧負公不敢負天下於是與所善吳太史各上章論其事忤旨賜杖闕下削籍爲編氓趙先生既拜杖歸數過余余問之不答第曰事往矣有没齒耳何以

市所舉成我名時爲江陵修郄者猶數伺先生間先生臭然安之唯杜門讀書爲古文辭書無所不窺而古文辭益高上者薄七雄跡先秦而昌乎西京之圜下亦能躪昌黎河東然未慊於志數就余揚扢余不肖名久惡人齒舌間先生獨汰而拔之蓋嘗信無涯之知妄欲寄其身爲世後物先生不以爲誕襲方外之跡雖猶強儒衣冠而墨其行先生不以爲詭則衙門之版月得先生跡一焉先生不以爲數也適者江陵捐館其它事盡覺露上乃采臺諫言至爲出御筆引誤聽奸邪小人之罪罪己而悉召用趙先生等於是天下曉然知留江陵與所以杖先生諸先生皆果非上指而先生意忽忽不欲出余乃言曰無以爲也主上不憚引誤以伸先生高誼而先生款焉應之則不恭且夫所以摘江陵者爲不子耳先生不行彼且以爲有父子而無君臣趙先生曰善請治行余復進曰先生所明者禮也非得已也慎無以有之先生亦知夫羅彝正乎其食貧難進之操具耳者趣其高久退而歸隱于金牛之山乃欲以國軌餙其宗

身殁而名不免何者彼猶有之也趙先生曰善請無以一端滿余乃復進曰雖然先生亦無遂無之余不敢遠其證即嘉靖末而天下之攻分宜相者猶之乎蓍蔡也及其起百死服大僚比比少有晝竟其所學者也且夫江陵之始入鑾坡其侃侃持正議亦先生流伍也忽不知其至此者何也貴而遂無之也趙先生曰善請毋含而蕩其岐余乃又進曰名者忌之幟也氣者爭之櫱也好惡者窺之竇也先生固無之加戒焉可也忍者藏機之淵也寛者集事之府也緩者受哭之的也誠知先生所饒加勉焉可也趙先生曰善請一切受教余退而語客曰夫趙先生四問而四響應不窮是必大拜拜且不徒矣

大將軍戚長公應詔京師序

明　汪道昆

往余有事閩越叅與大將軍俱事平則大將軍留塡閩越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上用群臣言輒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與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率以為難其言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数十萬邊地凡数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趨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闘在五步之内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集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吭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秦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況五乎余惟匈奴雖彊漢數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衛青霍

去病數人耳彼或卻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完大將軍以節制聞何論衛霍假令受西北事顧安所決筴哉大將軍謂余繼光何敢筴事即使待罪西北直以不肖之身從之無益也五者之難亡論已今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生饑弊久矣誠得寛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為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為監兵甲餱糧各以縣給為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為一部將以偏將執憲為監合十部為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撫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拒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馳之必俟鹵有可乘然後出討于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張軍聲鹵必大創是則以奇為正以衆乘寡以實擣虛法也此衛霍疇昔之事繼光寧詎能乎余善其言業已志之心矣乃今奉明詔以往大將軍果以為難乎抑易邪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失利㡯幾猶及于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訩訩然群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錢而行此之為難難可知已即使當大將軍議必三年而後有功彼或見卯而求晨棄齊疏而急袒免一齊衆楚大將軍其畏之何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為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昔之命將閫以外悉制之葢專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師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多所沮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使固非虛言雖然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方叔之平蠻荊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玁狁蠻荊來威此非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閫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累以為難乎抑易也耶

贈建州楊使君序

明　吳國倫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為留都大司馬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脩故事與諸曹郎蒸蒸異也乃者萬卒竊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旬廢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即萬卒人人嚮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于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其朝廷録定難功遷楊君為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執鞭哉夫海内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為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為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元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覘楊君所為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轚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杯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為變鄉邑諸父老扶携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若第歸無慮吾已為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擒而父老無恙兹信乎昔人所稱折衝樽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既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于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于彼從容觧紛于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邵武之命別楊君即邵武僻且少警易治于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以論治遂書此遺之

贈憲長莓厓周公入粵序　明　宗　臣

鄞周公往以上命来督閩儲無何謁上上以公當返閩而粵於閩最近會粵憲使秦缺上遂以公為粵憲使命至閩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復出即出何粵也以謂宗子宗子曰斯上意哉楊公曰上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知粵之難治也乃無逾今者昔之難在有其粵者也而不在粵也今之難在粵矣而尤在乎使其粵者也當漢盛時呂嘉背王太后之議恃越之強不内鄉一夫耳而天子至命伏波樓舡戈舡三將軍統數十萬下蒼梧牂牁往討然而君臣上下之畫殺然毋撓者則以呂之故而無與于粵也今梟夷者何為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之人而與我粵人雜粵人日釀美酒烹大肉以時其至即不至且操大艇載酒肉及絮繒遺之有司稍稍詰問輙走夷中令其持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上非不欲命大將軍統百萬盡捕殺諸所昵夷者顧念此皆吾赤子也與其亟而兵也不若且飭而憲故以三尺付公上意深矣楊曰公之奉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之不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法而不嚴者也公獨奈何不嚴也嗟乎粵人之昵夷也豈真其父子兄弟哉毋亦夷持其所以生之之具而招之而治粵者輙又嚴刑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趨死之而不避天下無之為今之計不若緩其所以死之之具而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于其内以吾之法而不使之法容而不勝以求快于其外而至于絶吾之法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于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斯弭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愈駭駭則疑疑則亂即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盡捕殺之何恐哉故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事同采諸公遷去輙有贈言是時公徑趨粵而書来問所以贈者楊公因命宗子言宗子于是以其與楊公言者報公公上所首擢士為御史忤貴臣斥去已又為縣官為藩臬臣今四十年矣非上念粵甚豈復令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劉先生轉官序　　明　徐獻忠

楚國之華容有劉先生劉先生以尚書列於學官分教松江松江故有機雲之風其人多風雅尚藻思至其末流或靡靡事險怪不經童子弱冠操觚弄詞科即喃喃語君子事不憖慄劉先生既來則謂同官者曰嗟君子之法其敝至此也夏道不瀆辭殷人不瀆禮於周人求備其後遂衰則文益勝以侈孔子傷其時甚矣曰則吾從先進此其意何居而今文敝之至此也劉先生素質厚宗本實與人寡言笑落落不易合及既覩其俗如此也益自樹其德與人益寡言笑落落不合矣見諸生篤實有本行必進而風諸其類或文辭尚浮華雖著名顯世亦以下士遇之用是士士習稍稍變而之舊其弱冠弄詞科喃喃語君子事不慚悚者始有知憖悚者云今者皇上俯念南粤擇可為師者得先生於是授潯之貴縣夫南粤雖古遐荒之域自君子入其地必氣類轉移烝烝不奸于治往往見之願先生自愛勿遐荒二心焉往時太祖皇帝嘗念瓊厓不習還可為師者得趙撝謙先生趙撝謙先生者素禮法士閑道統又善知聲音文字于是以中國之教教瓊厓人其君子亦易良先正其習使安于義則聯諸其凡民凡民悅則風其豪右以向王官之守豪右向王官之守則瓊崖者幾盡中國人矣瓊厓人於是相率事趙夫子與孔仲尼等死則屋祠之與先生等厥後瓊厓有大君子曰瓊山丘先生其語趙撝謙先生之開其先也如吾所云至今南人誦之不忘今皇帝俯念潯人如太祖皇帝之念瓊厓也其遐先生亦如趙撝謙先生潯州諸君子將有如瓊山者固不可量願先生作而起之使後世亦誦之不忘如趙夫子則吳中之人不亦與榮矣乎

送計博士序

明　歸有光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于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敎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于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于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于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偘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宏正張機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參存而其說始歸於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于今頒之學宮定為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工為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之世專為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于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為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為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二年用高第入為國子博士余嘆計君之賢庶乎有志于舉博士之職者為序以贈之

送孟與時任成都司理序　明　歸有光

安定孟與時與吾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于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亦為令越中將別無以為與時贈夫推官為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説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今世所用孔氏之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恤為謐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静哉静即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唯有静之一言為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為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游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來往長安中又從太行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卭竹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為司理而韓魏公為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為不知己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于與時尤望于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為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静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凛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為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于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嘆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明　歸有光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于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于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于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于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于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于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勑書獨下于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天子既嘉奬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海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輙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陸贄賈誼王吉崔實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于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祚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義某自念方徘徊于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明　歸有光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為召公猶召公之自為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為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夫徒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為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為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為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為送楊少尹敘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益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為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于煩勞為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為不可及吾猶以為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為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為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為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矣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明　歸有光

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煩者其民必擾而法常自簡而趨于繁人情非好為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為為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而無都試之役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為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亘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為官制雖變古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為雲中太守龔舍為泰山祝良為九眞而張裔為交趾刺史之比自君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晏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効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為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既高姑藉此以為召入內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君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吳民爭公也今天子與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于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直卧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明　歸有光

予與承式同舉于鄉試于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予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為東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歛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為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咨議浙東儒者皆在盖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于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于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珍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與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送龍陽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明 歸有光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于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進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祗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也吾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為序故余道其于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為縣其後乃割于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選為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于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為當然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為能民之病苦非有關于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僵仆而不之恤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且急于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遠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于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為吾丁君告亦并以為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贈同郡六子序

明　許孚遠

歲庚辰我湖士舉南宮賜進士出身者十有三人首謁選天官者八人其一人董子伯念得儀曹郎其七人當為令一人臧子晉叔特疏請于上乞受教荆州其六人莫子子充得江夏孫子應章得武進沈子汝修得句容凌子孟昭得南昌姜子中甫得光山閔子仲升得安福之六子者以為初釋鉛槧即吏事且為民父母其道孔難爰相與咨諏詢度皇皇然不能置孚遠因酌而諗之曰諸君毋過慮毋多求天下事亦為之在我而已是故立己端邪存乎志政理通塞存乎學規模廣狹存乎量起處勤怠存乎精神性行緩急存乎克治志端而行方猶形之于表也否則驕為之弗純學明而政達猶水之有源也否則道謀之靡準量宏而應物猶海之納川也否則強為之弗裕精凝神立百度自舉猶二氣之資萬物也否則物欲陷溺而不張省偏袪蔽泛應皆得猶持鑑以照衆形也否則好惡乖僻而不諧若是者將求諸人乎抑求諸己乎吾又觀之始笄為婦舉步躇躇已而持室或傲睨其舅姑矣假館逆旅一飾德色久而狎處將多求於主人矣夫士以文學起家一旦而膺民社之寄惟恐其弗勝任　故處患若險穽而求善如饑渴及其尊居民上操柄在己其左右逢迎者莫不父母而神明之於是乎訑訑之聲音顏色有拒人於千里之外者矣嗟夫此所謂富貴移人之患也老子有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則是一念兢兢常居于冲虛澹泊鎮靜安詳而以之役使群動者也夫君子必繇是道然後可免於習俗移人之患諸君勗之哉語稱三折肱為良醫余蓋嘗仕而折其肱者敢竊以是為諸君誦

送薛青雷都諫出參楚藩序　明　馮琦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問言于予薛君予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舉士且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可常也不佞于是乎三歎初薛子自吉士爲給諫要人啗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士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如以附人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況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葢治世如治邊其淩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刄相劘如風如濤似戰花蔭宇下甘言媚詞覔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疏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涉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先生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闕失今且儼然參藩未有以報國恩後即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予以爲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爲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閙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爲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爲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詘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草莽者百餘於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爲諫官遇事即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邪無論守身即守官如此未爲失也葢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于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今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謂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爲治不盡循一途輓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言之則守

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予皆在焉夫治邊者
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敗居官礎身者能守未必
利也可以無大害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
之門人共之

序十三
　忌命
　游覽
　讌會
　題詠
　旌美
　祝賀
　圖畫
　名字
　哀輓
　器物

序
恩命

御賜甘露漿詩序　　明　宋濂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勑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中俄頃以翠甖跪進上前晉玉潔珠圓世所未睹已而詔舁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上起自龍帳中親啟甖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為一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冪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且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艷一入口闇神觀殊覺輿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於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元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世矧今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元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為聲詩以彰君之賜臣濂伏聞王者有悳上通於天嘉氣叶應鴻羨滋播今甘露頻降大和坱　民物敉寧洽于太康是皆一人

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永被上德惟
思日孜孜以圖報為事皇上不自滿假錫釐羣臣需
丐天漿上昭靈貺此與黄帝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
僚之意同識非元宗之所擬也盛惠所覃接肌藏髓
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侈上
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録成一卷傳示萬世子
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郊禮慶成詩序

明　宋濂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昊天上帝以仁祖
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
冬十一月辛酉日長至復遘其時前期丙辰上御奉
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宫有司汜
掃反土鄉為田燭各戒且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
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腯圭幣温縠器用質雅酒
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煙上聞皇心内外質文兩盡上
帝居歆福禄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
黄肅工部侍郎牛諒晋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吴雲
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晋
府録事張孟兼吴府録事吴從善咸謂皇帝升中于
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
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戸動月傍
九霄多為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
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經且惑
於六天六帝之説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
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皇上壹據禮經而洗

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家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太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概亦頗著見於間云是歲十有二月甲戌翰金華宋濂謹序

瑞應歌辭序

明　解縉

臣伏惟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宇宙釣陶顯幽自受命降神淵潛濠梁至在位七十有一年天人洽合和應大來若所在紅光燭天絳衣神人瑞簡致詞途中遇疾有紫衣饋食舟師出淮則淮泗水湧渡江而青雲隨之親征婺州五色雲覆軍上下寧國亦然攻雞籠山有龍盤帽英舟彭蠡至馬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五緯聚河流清龍馬來廷野蚕成繭草木孕生並蔕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疊至雨暘時若臘雪應期五穀屢豐賢俊登庸下至技術皆可名世謙恭抑畏謹終慎始巍巍蕩蕩不可悉記洪惟聖太子達孝至仁纘承大寶重華日月光前啟後瑞應同符益以騶虞神龜醴泉寶蓋青鸞白鶴白象黃犀神人呼代日舒長四異畢來視前益盛而謙恭之詔屢戒飭臣功者甚至尤與太祖同符合轍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此日者也臣職在太史謹備書其事業為永樂歌辭二十有二篇薦之郊廟勒之

金石頌揚神明永樂無極騶虞出于鈞許之神后山獻之朝為騶虞獻第一樹石孝陵求厥趺龍潭山之麓得龜呈第二三門磧下黃河清凡三十有二日為洪河清第三醴泉出神樂觀為醴泉湧第四有事于治城觀五色雲降自天中為慶雲垂第五甘露屢降鍾山治城草木沾潤凝輝粲然為甘露降第六山東野蚕成繭遺山谷作野蚕第七北京暨四縣嘉禾屢生作嘉禾生第八河南閿隴暨四方郡縣瑞麥叠見作瑞麥秀第九禋薦上帝有寶蓋浮空而至于正陽門入于宮城勅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父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歲者三故復都邑已而忽不見迺知其神人也勅勿以言作神人呼第十一有瑞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下朝天宮作青鸞第十三白鶴翔者以萬數作白鶴第十四得北鹿于北京作白鹿第十五占城白象作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兎進作白兎第十七南夷屢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盧上有文曰太平或取以獻上郡之為木孚文第十九瑞雪應期作瑞雪第二十雨暘時若作暘雨時第二十一賢俊登庸第二十二化日舒長作永樂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四夷來第二十四

陪祀方丘應　制詩序　　明　劉崧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皇帝將有事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太常寺以致齋告八日乙卯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誓九日丙辰昧爽皇帝備法駕御袞冕自東華門出詣太廟謁仁祖淳皇帝以配享告駕之將啟也適時雨如注稍止駕乃入太廟門降輦而趍右丞相率羣臣百官以序立於廟門之北還宮勑百官各返所司以俟命又明日丁巳雨止駕自西華門出太平門往省牲於壇左之牢既畢進詣齋宮以居暨午有旨命中貴人召兵部尚書吴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俱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黄肅翰林應奉臣張壽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道蔣子杰給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張孟兼禮部主事臣孫某國子學正臣夏閣學録臣蕭執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趍出所居齋廬進輦道之傍逕櫺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以入于上所御之殿時上新服綱常紗巾神慮燕閑天顔穆清顧而言曰今兹祀事是將天雨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著咏因命賦殿下柳檜并荷露詩一首臣琳等奉命跛踖退即殿隅屏息覃思濡翰摛詞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貴人傳旨令賦詩者咸注殿後觀梔子花俾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成序進如初上喜動於邑因命起居注臣季道等出所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覩之既乃命之退惟皇帝將祀有虔宅心元默而神能天縱文思蔚興又嘉樂時物志通群下斯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臣崧忝司職方幸陪法從近天威於咫尺遂言志於一堂其為榮幸實切倍萬謹録應制三詩并序其端庶幾表宣皇恩傳示無極

序

游覽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宋　顏延年　文選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乘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宏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降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器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頳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列燧千城通驛萬里窮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

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関
巖隥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崧石
峻峗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
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允緹騎
摇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
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
蔌芬藉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
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
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殺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
袖陰澤靚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
内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巾卷稟和閭堂依德情
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揔駟聖儀載佇帳鈞臺之未
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
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
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齊　王融　文選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馬時乘既位御氣之駕
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
姑射之阿然竒耿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
載驪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
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
禮二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
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邱
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
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
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
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
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宏而不殺猶且具明廢
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
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
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内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
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楼而問竪入
虎闈而齒胄爰敬盡於一人光燿究於四海若夫族

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踞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
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陜流勿翦之歡来仕允克
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任朱芾斯皇室家君
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跷[illegible]
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
明月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鈌薖軸之疾已消興
廌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旬協律揔
章之司序倫正俗宗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
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
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
隱糾逖王慝射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
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㩁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
茂草於圓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
隣昭泰荒景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
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
琛奇降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黄茲白之駟盈
衍儲邸充牣郊虞甌竇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
東合單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

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
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
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
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迹功
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
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
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
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
膴膴尚于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窄褊求中
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位飛觀神行虛簷雲構離房
乍設層楼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
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
邅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夭采于柔荑
亂嚶聲於緜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
宵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
徐鑾警節明鍾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蜺
揚葭振水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

追風之騎昭灼𩖃部驅駿函列虎視龍起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廻輿駐罕岳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蓧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于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芳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賜遊西苑詩序

明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王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琎臣濙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命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迺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至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游躍之各適其

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净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命賜黄封之酒御廚之珍命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数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兹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於是群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晏間於兹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冐雨尋菊序　　唐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黄金勝友辭塵成契冐雨相邀問涼燠則鴻雁在天敘交游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岸葉低松直泛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埜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行閱飄頽艳雉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字中科斗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叢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皆濕印龜之岍泛蘭英於戶牖應接難談下木葉於中池厨烹埜雁墜白花於赤桂落紫蔕於踈籐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慙叔夜云

南溪白龍洞序

唐 李渤

桂水灘山石滙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巘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邐迤如畫左連幽野園田鷄犬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壞沮洳因導為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蜿骨如玉西北曰元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灘水元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僊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竝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蓋如欒櫨支撑如如連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簫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湯雲驚其玉池元井嵐飈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移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讌方丈似昇瑤臺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為南溪云

愚溪詩序

唐 柳宗元 文粹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於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益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遊大林寺序

唐　白居易文粹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
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
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
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
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
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
時節絶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
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别造一
世界者因成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
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
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三人
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
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
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呼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
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三高亭序　　宋　范成大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椽姓張氏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爲甫里先生三君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蒸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邱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絕勝乃築堂於其上告邊于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爲之詞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晏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僊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其何足以知之

序
讌會
公讌
私讌

季春下旬詣晏薛王山池序

唐 張說 文粹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感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卑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賜御府味給天廚仙倡宥樂中貴賫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尭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按圖啟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懽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煙屡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瀑遂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皃船迎海鶴魚龍丸劍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懸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䣯醴獸邱埜扑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

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痟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癈敢憚鄙詞之訥澁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勑送學士張説上賜讌序

唐　張九齡文粹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文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内而聽政餘暇式讌在兹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懽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倏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為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内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罍頒御厨之　食以樂侑人思德飽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稷禼大賢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列

洛陽耆英會序　　宋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詩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彦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彦博字寛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

元年七十

牡丹會詩序

明　劉基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宗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昪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予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凡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制詩成屬予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諠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憤憤然見於色形於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

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𧰼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滓捷如援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莖靈龜之以之藉承則茨蔽之不如矣蒼莨之實鳳凰食之以之豢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爲之詩復冠以序焉

序

題詠

石鼎聯句詩序詩附　唐　韓　愈　文粹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其在側皃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皃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咲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
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彌明外包乾蘚文
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
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列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
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植輸
寫處馬知懷抱清喜方當紅爐燃益見小器盈彌明
睆睆無刃跡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
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銚
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灺無計離瓶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
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
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旁似廢
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
以茲翫溢慾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
泄情喜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
瑣瑣不足呈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
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磨礲

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頗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劒器行序

唐 杜甫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駕元持宅見臨頴李十二孃舞劒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孃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觀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劒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艸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孃舞西河劒器自此艸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頴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艸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七愛詩序　唐　皮日休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邪行其事也在乎爱忠矣不時邪行其事也亦在乎爱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濂溪詩序　宋　黃庭堅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盖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歛手聽之趙公悅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迺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于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

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邱
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正氣歌有序　　宋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汚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呑
或為擊賊笏逆竪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凛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頼以立天柱頼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黒牛驥同一皁鷄栖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於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讀書古道照顏色

序

旌美

序賻禮　　宋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艸野未嘗從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輙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遂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輙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為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隣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禄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為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禭多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又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隣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于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所為以傳於世庶幾使為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祭孝子詩序

元　虞　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歛刊鑿木而為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為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髭髮之不似則為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為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耆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焫膋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衆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為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為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為之序

呂氏孝感詩序

明 宋濂

天人之際難矣茍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窮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為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為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殁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卻酒肉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蔬爇香籲天徼冥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歲冬冰冱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攜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卻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茍以為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真觀衣冠偉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惠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於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為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歎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於天而天以魚旌之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予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明　唐　肅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理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于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涿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益二娥俱吳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特以為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為急務益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芝軒詩序

明　胡儼

宣德八年九月玉芝生于大宗伯毘陵胡公燕居之室適新作禮部告成之時也公卿大夫聞而聚觀咸以為瑞少師西蜀蹇公遂以名其軒志瑞也少傅廬陵楊公為之記及諸公賦詠之章珠玉粲然紀瑞也公不以余之衰陋数来徵言余不得詳久無以應命今年春乃録楊公之記以示余俾以述君臣之間明良相逢同寅協恭感應之理懇至周悉足以傳之天下後世余何言哉雖然凡休徵之至必有在焉當是時聖天子建中和之極成位育之功賢和於朝物和於野是以嘉生疊應至無虛歲而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其職重矣公實任之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事其事五氣順應物無疵癘禮樂典章為之昭布聲明文教為之光華内外恊和四夷賓服故玉芝之生獨見於公室豈非為文明之祥乎抑嘗聞成周之世唐叔得異畝同穎之禾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乃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復作嘉禾而先儒謂唐叔因禾必有獻替之言余於周公亦云惜其書俱亡而文不可考也公為大臣左右輔弼朝夕接對奉揚休命意其獻替必多矣此玉芝之瑞所以彰公之美者又豈偶然也哉噫古之大臣天休滋至告其同列必曰其汝克敬德余昔與公同朝知公之賢故茲軒之命不以頌乃所願望於公同於古之大臣者深矣公其念哉僭為之序以弁羣玉之首

美靖遠伯王公征南功成詩序

明 王直

予嘗觀夫古之命將皆文武之才非特三代盛時為然也周宣中興有獫狁之難而用尹吉甫以其文武具備衆之所法也降至春秋晉侯命將猶以詩書禮樂為上及其論戰亦本於仁義禮信則所尚可知矣自是而後文武異途斬伐擊刺獨武將任之而文學之臣不與焉豈能文者不皆習武事耶抑文不適於用耶有唐伐蔡久無功乃命裴丞相度為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遂滅蔡當時環蔡皆銳兵宿將然功必待度而後集則文學之臣豈盡出武將下哉撫師以仁用師以義勝雖在力而制勝在心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儒者之道如此是果不適於用耶亦何其寥寥濶絕也於今乃得見之豈非君子之所樂道者哉靖遠伯王公尚德兼資文武有異才昔為兵部尚書時嘗受命總督西陲軍務麾兵出塞千餘里襲鹵寇殺之幾盡聲震西北邊自是累歲無寇患文武之士莫不帖然服忻然喜而誦公之功不置及麓川叛逆久勞師旅而功未成上既以定西侯將公統其軍而復命公總督之將士聞公來勇氣百倍皆樂戰公督衆深入盡破諸賊皆圍其巢穴以火攻兵勢銳甚賊之脫而走者蓋無幾遂定其地而歸人咸謂公無愧于古人凡能文者皆作詩美之蓋渢渢乎其言也予與公同業而迂儒不振喜公之功有成而古之道復見也故樂為天下道之雖然是詩也豈獨著公之美哉昔者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烝民是也而序者謂為美宣王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宣王之美見矣今聖明在上知公之賢而用公之篤是以成功則是詩也雖為公而作然謂之美朝廷可也故為序之百世之下欲知今日之盛者必於此有徵焉

譚節婦詩序

明　羅倫

宋譚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彭震龍復永新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污之屠而瞰于梁見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姑舅死耳犬彘敢吾污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磚宛焉婦抱嬰而狀或磨瞰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今石天陰雨墳起若始書時於戲二婦者天何異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未百年紅巾冦禾川省椽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軍屢戰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英俱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遂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上下夫豈偶然哉建文壬午靖難師起永豐峒民變夏克紹妻黎氏奴欲屈之黎不屈瞋曰我死後賊奴不出三日後三日奴果戰敗死此猶慷慨亂離耳若遭世承平從容就義猶未易乎吾見其人矣邱咨疇妻熊氏年二十三從夫死譚洪季妻張氏從夫死年二十五丁士爵妻聶氏未嫁聞夫死從之年二十吳恒鑑妻曾氏夫死從死年二十三黃宣德女年三十一其夫卯病以身代死之於戲由是觀之婦持節義淪草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固於心而不可解也為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崇官厚祿秉鉞執衡高自標譽或目以婦人則艴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恥棄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寧不愧死耶陳君粹之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欵曰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況人與乃合古今詠歌刻石于祠成知縣事李某屬叙于倫乃連書之以媿為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枋世道者盍亦知所先務哉

裴母周氏貞節序

明　王慎中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芣苢湘藻采桑采蘩抱衾宜雁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録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為教不宜詳小而顧畧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與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猶如此况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即為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為序者始興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凌暴點汚之患力撫其子督使自立門户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為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于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為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轉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為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為不遇也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明　楊繼盛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燿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湊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窘辱顛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籍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主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疏則羣謗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言述然觀諸張子兔溪之狀王子漢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奬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耻今之人其所為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王義士序　　明　張時徹

余嘗讀載記而知古人義行之殊也諸細瑣者靡得而詳矣其尤彰著者如范巨卿赴張元伯之葬王少林府金彥之尸戴平仲歸石敬平之喪劉子相叔駕牛以救知故之急羅道琮哭野潦以還亡友之骨劉軻感異夢以畏書生之瘞周仁榮假新宅以延友人之死陸孟瑋受遺書以起徐原之墳孫長遜開廳事以歛劉融之殯張安祖手營作以殮元承貴之骸侯無可走千里以瞑田頗之目凡皆仁心自然孚格幽冥表儀窮壤者也若今所稱王義士不其倫與義士名芳字德遠太倉人也與慈谿費生非同域之産也又非有遊晤之素也又非有赤犢之交也而旅舍語合定為石交時生病且困人所不近而携之共載飲之食之撫之摩之穢之療之不已而滌其穢溷不厭也而生卒不起益墮檣弗救之夢良亦奇矣乃失聲長號曰天乎殀折命也奈何使生離父母去妻子子孑煢煢而死乎枕之服而哭之貰衾襯而殮之僦浮屠而舍之齋禊酒而祖之當是時也黃頭為之縮頸行路莫不灑泣益傷義士之顛沛楚怛云夫逆旅邂逅非肺腑之戚也便溲滌除非游從之任也貰貸而殮非親故之托也撫目目瞑引匱匱行非倉卒之感也生何以得此於義士哉今讀其傳有不扼腕太息廢書而起立者乎生之父宴詣予而泣曰傷兒也義士之曲為狀恤郎瀛在莫之或過也而瀛也無以為報也惟學士鉅公賜之一言則吾兒當踴躍於九京而瀛之不忘義士即不忘吾兒也已幸先生矜之余憝其志之莫伸也為之論著其事使異日修國史而傳獨行者庶幾有徵云爾

序

祝賀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明　羅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其陞固御史之陞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若夫在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御史而已嗚乎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久矣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譱者又得言之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歸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

私馬必公也人亦曰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馬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汩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為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叅馬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自馬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其職也

大廷尉魏公淺齋考績序　明　歐陽德

大理寺古廷尉正職覆讞刑部都察獄成正其故失糾其繆違非所評允雖笞杖至末不得輒加諸民蓋本以相濟也而其後復以相病曩予忝南雍數聞南寺之屬往往詫曰某獄踈吾糾之密某獄繆吾糾之正踈容奸繆播虐不爾奸虐無乃滋乎已而憾曰某也固屢駁而後竟予從也部院之屬則憾曰某好異而駁所宜允已又詫曰吾守法不頗駁至再三而竟莫予能奪也持論棘棘若相為讐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是蓋兩病之夫風始於相激成於相扇然而率屬者布公開誠固亦有所未盡歟予家食數歲復承乏容臺而淺齋魏公為卿大理時部寺之屬有嘗學於予者意其風猶曩也固將有以告之間過予言則與曩異矣為寺屬者曰吾虛心以聽部議議得則從之有失而駁焉求其是焉已耳人豈必獨非也為部屬者曰吾虛心以聽寺議駁而當則改之非所宜駁而復焉歸於當焉已耳是豈必在我也事揆志適若翼若啟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非蓋

兩是之矣予於是知部寺多賢絲公率作以身故能以其屬適於道若此初公繇行人選補御史擢丞大理累御史中丞撫汴督儲晉長九列所歷率憲職法曹嚴而能恕明而用晦長厚博大而不務為亟疾苛察故所至僚向休罔有以詭激相高者然則謂公在南都民鮮冤苦失職豈不諒乎夫惡莫大於求勝善莫大于交愛勝斯違違斯爭爭斯訟故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言違為訟始愛斯下下斯和和斯同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言同以異合也訟始於相違而聽訟者故求勝以違其類以訟助訟訟且日繁反其道下人以廣愛公立而和達異而弗違訟無乃端於是魏公為大理三年將奏績於上君子曰公之績也其近也獄得平也民鮮冤也其遠也和相薰也公道溥而訟端絕也某嘗觀天下之勢大率勝心熾然後和聽衰溥故險健相傾不獨在民嘗自惟滌除有我廓乎大同有位者當身其責而學之未能也於公之行因其僚鳳岡沈子之請申大司馬諸公之意以某所願學者為贈本諸其近而要之於遠

賀御史大夫遷左司馬崌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明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師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督撫云張公業已為右司馬一樞廷出外使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輭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擐刃為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諭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處劇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汛而余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弗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祿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秘之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畧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衆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為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為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栗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摶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蓋郡中外再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環浙而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詗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括然而梳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為張司馬平浙二亂志高之笥而失之後知為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

之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為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袵席其功為甚鉅鬱不佞夫公之材與石晝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為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為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為用殺不為殘舍不為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歷之辱絳州行營剸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馬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遂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僇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諂而遽奪之河北之驕亢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為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思其他為河北則皆王廷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髮髮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為萬乘之尊不欲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它横海之鐵級畀晚之創增有奏必録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家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夐越大歷萬鉅哉在易泰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係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即以為懷萬邦致其頌即以為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卹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鹽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捌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儌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為公賀

壽介菴王先生九十叙　明　儲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菴王公致政歸関中今十有五年矣海内之士想其風采誦其言説詢其起居之狀如裴晉公之在東都司馬温公之在西洛以為世之輕重今上皇帝初即祚既上尊號於两宫爰下優老之詔凡大臣致仕年及九十者降璽書遣使者賜繒幣酒餼存問于家于是公年九十矣乃命禮官如詔舉行儀文縈縟寵靈煥赫實昭代之盛典也公既拜賜于家亟遣其子詣闕陳謝且手疏政事之未行者以獻於乎休哉上之待公公之報上可以追配古昔而無忝矣承平百年茲斯典也僅两見之昔魏文靖公歸老蕭山垂及百歲先朝嘗遣使問勞之公與魏公名位德誼雖不甚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公或非魏公所及也因憶公宏治之初柄政銓府陽德方亨羣賢彙征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内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宏治之治君明臣忠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咏而不能已今天子訪落之初優老之詔首及於公吏民跽讀皆謂覃恩宇内槩及老者耳及禮官按籍求之公之外九十者無人焉乃知特為公發也則其眷顧屬望之念已先定於淵衷矣如或起公於家而授以大政公能幡然而來又豈不引其善類以復成正德之治乎夫世之治也常於其君子數罷碩大壽考遐久占之公春秋高矣著書玩易閲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飲啖動履健強無恙宛如五六十歲人諸公凋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而獨巋然以存為天下之大老安知上天之無意乎或以為公謝事家食久矣使其一旦復起亦焉能遽知天下之善類而舉之夫公善類之宗也公復起則天下之善類亦將作而從之矣矧公雅意當世安知天下之善類今不歷歷在其胷臆乎適光禄卿王佐太常少卿孫交喬宇楊旦皆舊天官屬樂公之德壽而被休命也相與諉巏以詞巏游宦两都亦嘗出入公門下又忝廁諸君後故不敢讓而寫祝頌之意如左云

壽彭翁彦寬八十序　　明　羅玘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爲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曉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為越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臠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能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盤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悪臭視之而恐其浼已也幾希矣蓋其超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壽是未免挾小数以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蠹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数容或誇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数百歲云也蓋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予嘗持是說以祛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彦寬叟有孫妃於益國予里益都也里人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苦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羣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為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南園翁九十序

明　李夢陽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困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也卽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壽自爲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主於積一曰生有之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搖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之子嘗邑邑矣復有二孫接武於魏科夫外足者內娛心歡者體順耳目既和懽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永言甘日陳請前紛擾弗嬰於中卽弗壽期壽斯臻徼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之秉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顏回豈夭札之行多諸養則榮啟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籛鏗引年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養者廉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中古之民皡皡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耋季世之民勞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皡皡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皡皡者乎

壽湯雲谷序

明　王守仁

宏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絛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從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

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序　明　文徵明

成化弘治間中外之臣以氣節行能高天下者三數人而已一時朝廷之所倚注臺諫之所掄擬與夫大夫士之瞻屬依歸必在三數人者今大中丞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寔一人焉孝考當宁三數人者以次奬擢亦既效用於時至於今三十年或老或死淪落殆盡而公巋然猶系天下之望嗚乎偉哉公於是年六十餘聰明強健不減壯時而居閒既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恇擾乃復有意事功朝召夕起東甲西馳𠢑融姒略卒用戡夷大難保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已在閩山之南矣夫閒難而出功成而去之豈獨今之人㪽少哉而公履之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以司寇屬上書言天下事指斥倖幾蹈不測既而叔自放棄起歷要途若可懲矣而執法糾檢又多忤物旋起旋廢曾不能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才如渴朝廷每申求舊之典而公方堅保晚

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才海内有遺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太史公有言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天下尚全故世作室不成三瓦而陳之使公都位食禄而享上壽造物者且將忌之矣於此或有損焉豈朝廷天下之利哉吾是以謂究公之用固不若完公之福之為美也公文章道誼蓋於一時聲名出處重於朝著婆娑故里順登期頤為天下大老以潤餙斯世顧豈不多於彼哉此公所為有樂於是而無用彼為也敢敘次如此而不以公用世為願者斯特徼明厚公之私言也若夫君相之情朝野之論與夫小人望治之心固將挽公而出之莫釋也嗚呼三朝舊臣所餘無幾天下之事將有所屬焉公其自愛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明　陸粲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為壽粲雖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冲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衍溢之餘乃獨發舒為文章經量三才鐫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職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絶塵傾動海内如鵷鶵鸑鷟翺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者舉識為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狥俗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其為學未嘗標揭門户詭激于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飣餖之習為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

及韋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間被薦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粲嘗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為知言乃今巋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實兼得之意所謂冲融和粹者獨稟其全乎噫嘻盛哉柳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庥焉是故古之耆艾魁壘[illegible]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為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為天下賀可矣

壽蕭先生序　　明　余文獻

大江以南豫章為一都會豫章南則為吉為袁為臨臨在袁吉間非通都大會民土著不習機利乾沒人其民老且敦愿無他腸往年居鄉聞長老談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即孤不省其父狀為何顧時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為何即荅曰某近似即喜不者輙請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為指擬彷彿其父壯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生即置中堂上出入伏請後行鄰有龔先生曰即無論其肖不肖人情終日喔喔語肺腸即反面懵不相識乃翁沒數十年顧求若狀乎誰為此故里閈皆稱蕭先生為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醫齋民諸術皆得其雋永人勸其仕輙曰仕進難即致通顯童表亦時時用機利學俯仰毋苦我乃即鳳山下為隱居後見道路人病又置宜旅館憩道路人道路人即弗病今少傅嚴公為之論著其事事俱見記中客聞之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專城視道傍僅相屬曰是道路人固當乃田野人視道路人云然如頃歲大祲江浙旱楚旱吳

旱淮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令我皇上憂旱哉火傳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蕭先生爭為之問體貌豐瘠年幾何其子若孫為何歲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邸舍鄉人時過論汝薦坐終日口不道一詞衽下捩破葉葉補劈積見人持剌紙來額蹙寸楮赤即不懌曰士靡則誣國靡則逋務華去根者也愚期期知其不可客曰君安得此長者之言曰大公嘗以是教我大父即蕭先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某儒人亦七十一里人咸欲壽之文獻曰蕭先生長者也大雅謦之于身施而不得所藏百家蘊皆可箸廟堂皆絕口不談顧其中愚若究竟之矣彼固長者也語曰寧為砥石毋為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明　王世貞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其明年為聖天子改元之萬歷門下士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為嘉靖間天下之脉幾絕於壬人手而公默延之蓋至於今而黔首謐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蓋所謂嘉靖間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為奸公示潔則見以為形其墨公示廉則見以為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為收物情公示侃辭則見以為幟衆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方多岐以固其寵內交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而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忮孤誠朴忠以一念幸信於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之所甚難者一也天子既以識壬人寘之典擢公居首輔若共己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明有

所奇癸或陽與以試吾嚮或微辭以隱其窾公於人
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指而不敢怫天
下之公是非天子有忻而繹者有若不得已而姑為
受者公之志始十伸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
難者二也肅皇帝大漸時夙政故典有不容廢畧華
者發之自人主則授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羅易
君之咎公取首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
以改父易君議其時肅皇帝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
而修郄之臣猶得而有所摇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
也莊皇帝初言路益大闢然銳名者各欲所就而爭
為訐宮府掔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
內顧則虞北外顧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使國
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強悍之臣猶不能不困
而修其郄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故不
暇論為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亡踰於房梁公
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故順以達其才魏公事三
主而不遺疑故直以信其志誠舉公而擬之其難易
固不可同年語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易數

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肅皇帝時士有不因壬
人而璆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旃之上而苞苴逆鎖
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有不因壬人
而解體者乎公為政而不惟無債帥也廉貧不自存
者出橐俸資之至感泣而捐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
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公柔逆鱗而拊循之究
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私之
財兆奉幽南奉倭工奉六宮下奉權室有不梏然其
若洗者乎公為政六載而稍稍還橐矣未也天子欲
有所更易者三公三守之國本堅而黄臺之詠絕其
暮年欲幸楚者三公三阻之乘輿止而蒼梧之事弭
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為冠
冕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
賜哉公為福於嘉隆之際而天下得安於萬歷曰萬
歷者國祚永永無際固公壽之也公胡可以無舉觴
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子毋吏我吾獨者備位政
府二紀餘賴肅皇帝之明聖而脫於讒吾固無一日
忘吾退吾幸退矣又幾不獲有此卬壑賴莊皇帝之

仁聖而脫於難今猶惴惴也且吾何知功某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賀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既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哉有如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祖割訪政於先師之堂即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郎壑也公曰美矣無所事子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以交相勉可也某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明　王世貞

王子曰人孰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今夫五金鞲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鑄釜鬲戈甬欣然自以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鐘大鏞夏敦殷彝五父之鼎度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自為用者微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逍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南吏部幾當得之會火有所不稱郎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火需為大拜地耶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郎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去公而為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不為章言竣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內外默而化之卿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畯賈不敢以

歸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裘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戒曰吾裘趨郎不愧為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益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訊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逡巡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垂卝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挾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狀元及第三十年為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為狀元者海內所豔說而奇瑞之然使朱公絜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用之為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婁遷兩都法吏視朱公稍號任繁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廩隸然未逾歲而天子用大霈恩進一品階稱貴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健履而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困敬歷外若染於態者而中朓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退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畯貫固不能如朱公時惟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旦改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世宗今上之初者郎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吳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夫服牛乘驥始而效其力於軛終而效其體於華世固不宜少者然其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宴而樂之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為我進七箸安步衎衎天子惇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公之用誠大矣

壽戚大將軍序　明　王世貞

往者天子以戚將軍閩功成急傳詣北邊大將軍過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天子不以某不肖待罪行間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為文叙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閩天子果以薊師授之亦頗用便宜法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殿以自衛虜稍聞之繃弗敢闌入至是庵廬錯於儲胥者具五載而大軍益得以其間飭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踈其武為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糗備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國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林因石於山自為陶師以教瓦甓士告勞者一言拊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褒獎褭蹄鮫鮹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無可加則為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蓋束髮而從軍凡數十百戰南掃倭北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幰羽方置酒大嚮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走不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大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大將軍一日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辭則為序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七著自愛自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皇帝歲勞苦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悉統諸將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如子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大將軍將而赭瀚海犁車師勒石燕然山之顛者雖饒為之非吾所以祝大將軍意也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明　王世貞

壁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為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至燕間語及已曩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為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愳某輩長産當瓜分呂簿而深覬我太夫人之易嚮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爱旦夕命哉郎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下於是自誓潔束不一闚戶外事而侍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歿而前子以昵故蕩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歎泣曰天乎其終忍絶李氏哉乃廢著出僦金田可粥者二十祖踰年僅十祖而又坐貸息故廢箸從僦學旁舍貧益甚于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絣澼洸二弱弟則為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并日食也日予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歳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項刻懽太夫人顧慽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復來謂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邪曰然致水陸旨甘脩髓邪曰然辦服飾率若婦暨二弟諸孫列前後邪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慽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毋恐也子曩昔第而歸宦亡自樹見太夫人愳子之沃而志瘠也佚易思也故慽謂為子慽耳子距今服官恪祗行誼而博古善文辭修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庸慽邪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矣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毋論河東氏焉予嵗得文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産更厚嵗時伏臘窮数道力考鐘鼓紆玉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慽然自若也子以為孝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明　許應元

昔鮑司隷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節宣旣盡忠漢室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游陟顯列然猶不忘在約致誠鹿車二史詳而録之貞臣世家燿於方册而復褒述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卭明紀焉曲而不黷夫閨閫之行非治亂之迹也閫中之語非法紀之守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愸置其話言哉抑亦明乎得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應元竊觀我明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命之不慆云方公之駡賊請詔義形于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忼慨雪涕遣允奔難三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望維祺之壽百福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歲時三子咸以儒顯致位大臣忠節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褎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腕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畀速於響應徵員白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念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卿士列侯勲伯持幣進而走堂下稱繁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搢紳之彥婚姻之懿閭里溢閈不可勝記三君旣肅客辭曰罹釁蓋久太夫人及不肖孤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三君敬白客語大夫人愀然曰嗟乎豈始願所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旣不能從先公而迫於耄老若等多禄吾方日夜懺懼而客顧以賀我為吾嘉與若等增修先公之緒無忝前册則章服之華饒牽醴帛之奉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奉觴鞠跽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止無吾以泰京師聞之

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列公之炳奕也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毋不猶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仲君尚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世師法道為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禔福元元為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允祚于永固也天篤之矣應元初舉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為久故及邑人楊文化林爵皆姻黨也不敢以幣來賀而屬余以辭

壽宮傅王公七十序

明　申時行

太子太傅婁東王公以今年癸卯春秋七十在禮始稱大夫致事之期而公謝政歸里則已十年所矣余生後公一年而其歸也先公三年其在詞垣政地躡武騈肩無弗同者或謬推余以附於公以為吾兩人猶天合也而余自量則何敢望公公文章著作為詞林宗匠其純德至行篤於家庭而播於海寓至使人主親涣王音面奬其忠孝其居鄉過自挹損柴車毀服若逃空虛邦君大夫爭欲得公片言以為典法進則為朝廷重退則為鄉邦重此皆公之所有而余之所無也余何敢望公惟是通藉以來與公周旋從壯得老則習公之稔知公之深莫余若也而余竊怪公曩在詞林多移疾予告告常滿三月在內閣亦如之上常遣醫就視輟尚方珍餌勞公一歲中數四當是時公傫然若不勝衣嗛然若不任七箸方暑而纊未寒而裘往往有憂生之歎而余數就塌前好慰公退亦未嘗不為憂也乃今旣杖於國矣曩之所患苦舍然如脫而氣益充神益王視聽步履踰於壯時則公

安所取資而能若是蓋公生平操樹一禀於正直而持之以恬澹養之以淳和有所以立命而不制於命者人莫得而窺也夫正直之士當國家是非利害之衝而不折不撓獨立不懼豈不卓然甚偉然非本之學問漸於義理則內激於意氣外逆於名聲其究且決裂敗事大臣不然羣言聚訟萬態橫生則不得不容茹以渙其羣旒戾雖持宮廷易隔則不得不委蛇以通其牖惟處中持平立於沖然泊然之地使國家嚮其利而已不與焉此則不吐不茹大臣之上德也公貳宗伯時趍炎附羶之徒以奪情阿用事者公投筆不署至拂衣以去既起家輔政二三小臣借事鼓釁傾搖正本大臣頫首咋舌莫敢出氣公抗疏力折其奸爭以去就其人相次逬斥善類始安蓋公兩言而正綱常扶國體若搏虎於嵎射隼于墉其議論風采使人不敢狎視立朝正直無踰公者而公欿然若無退然若怯逡逡常有以自下及總余秉政一切以含宏茹納雍容調劑之術行之嘗讀公泰交一疏欲以銷朋比之私杜否鬲之漸而歸之蕩蕩平平直剖心扶肝以明示天下建儲議起下力爭之則上益疑上堅持之則下益激公從中衡量先請出閣以正東宮講學之儀上不難俯從而羣情稍定已復引漢故事請中宮毋儀長子欲兼嫡長之分塞宮闈之隙議雖未即施用而上意終以禮奪主器之重安於泰山本之皆公感諷而調護之也公處大臣所難而當國家之急乃其氣平而色和其詞宛委周悉絕不似侃侃諤諤抗言爭事時則公豈一旦破軫為轂矯絃以韋自失其故步哉公蓋以恬澹醇和叅揉正直而融其迹以山甫柔嘉之責合老氏沖虛之用以此濟世以此治身所謂立命而不制于命者也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之多福神祐之矣已立之命天祐之福其以單厚多益如恒如升庸有既乎公巖觀里居熊蹲虎步儼然洛社之英而又欲以歲時邀余花下為真率之會余且攝衣冠攜杖屨而從公海濱父老咸詑以為盛事是天假緣始終以余附公信吾兩人之猶天合也何厚幸歟于是登公堂酌兕觴以為公祀

賀太宰夢山楊老先生九十存問叙

明　于慎行

夢山先生之致太宰而歸也越一紀為歲辛丑上以冊儲大慶薦號慈宮而值先生年八袠之五齡乃命兩臺部使奉元纁羊酒稱制臨問太宰又越五年丙午上以皇孫生再薦聖號覃恩而先生以九袠聞乃遣從臣奏璽書而東帥長吏三老臨問太宰如初有加禮焉海岱之野榮光浮空歡聲載路而魯老生加頟稱曰此非先生之年也盖國家氣運靈長鍾為仁壽而先生得其盛耳然吾往者侍先生於朝嘗從列卿後修詞為先生壽第能述其統均表率之槩而不能名其功今從先生遊於野十有六年而知向者先生之功之大也一日先生以書訊予曰自吾與若之歸田朝廷有十大事皆治亂所關君知其解未予河漢其言思之累月未有獲也念獨有最要且鉅者一端豈即其十之一與夫自古立國固必有相而本朝獨無何也有而不以名也執政操宰相之權於內而不能行之下太宰任宰相之職於外而不能得之上二官者合而為一則有相之重而無相之難夫二官者合而為一則相比而為重不可也兢而相輕不可也畸有所重畸有所輕不可也故必相有而成其重然後上可以得君下可以得衆而朝廷之體尊先生之為太宰八年而與二三執政協不然乎哉先生之為太宰八年也天官之政有黙軓於政府者乎政府之權有顯試於天官者乎政府天官之所請有不荅於上不信於下者乎政微有之亦其湫小者耳奈何今之鬲塞甚也天官所進退十而寢其八九政府所陳請十而報其二三有億其必寢者報而人疑之有億其必報者寢而人又疑之此無他天官無政府政府無天官也然則制閫臺察承流宣化之臣今日請一監司制曰可明日請一守相制曰可朝入夕報夕入朝報王爵者憚其失於此而便其得於彼姑詘其職而就焉則吾虞其漸已昔者東漢之季方州割據之雄互相表奏不命而稱牧伯唐之中葉藩鎮擅兵各自辟置參僚與其支郡之守所謂自諸侯出也今豈有是萌與夫天官不能得容刃之要領而顧欲褱其

體不中而以職隨之政府不能伸銓衡之請而又欲寄徑焉以紛其塗不中而借辭於上共為浮湛求得當以牴報而朝廷之體遂輕安得不歸於下而使倒持予故自先生之歸而後予乃知先生之功大也先生之在朝事非無枘鑿先生以和調之風非無淫比先生以正矯之夫所謂和者非暖姝也以異成其同所謂正者非刻峭也以中引其偏蓋先生所與二三執政相有而成其重如此自聖上登極今且三紀所存問八座舊臣以九十聞者已五六公甚者幾百歲而及先生先生頦日益丹神日益王成然而寐蘧然而覺嗒而示濕灰杲而象初日即千百歲不已非國家靈長之運鍾為仁壽何以有此昔商之盛其臣有伊摯者為阿衡而壽百餘歲周之盛其臣有公望者為尚父而壽百餘歲二代之歷數因之故阿衡尚父之年商周氏之年也然阿衡告老而歸一德有訓尚父受封東海丹書乃陳耆舊重臣與君國通其休戚豈必在朝今者上使使問先生先生當上書謝因疏前所概十事若鼂要鉅者為上精言之以黄髮之重偃息而轉璇璣太平有道之歷且與商周比隆且將遇之古之誦其君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故先生之年國家之年也上得朋因得年敢賀

王孟凤母魏孺人六十序　明　歸子慕

禮之行也必本於情情至而文生文生而禮成不本於情徒舉故事驅一世之人以虛文為不得已君子傷之夫人之於子慕表姊也然而子慕之生也三十有五年矣未嘗一見姊姊之夫子為先達歷郎署為郡守歸于鄉里比其謝世也猶未知其鬚眉狀貌之何似然則與行道之人奚以異雖然子慕之得交于夫人之子孟凤則有年矣乂而益親子慕終不以姊為問而孟凤之執甥禮愈恭子慕常有踧踖不自安之意夫與人為甥舅至欲以舅自處而踧踖不自安知有友不知有姊其於友誼為無失矣而於姊不免於薄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舉其一廢其一豈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哉歲之丁酉夫人春秋六十子慕始得奉觴為夫人壽歷階逡巡却立者再私念曰今日之為壽也而以姊之故也于情微今日之為壽也而以朋友之母也于情篤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朋友之母又念曰今日之為壽也而徒以朋友之母也夫人未必引而進之今日之為壽也而以姊之故也因得以覩夫人之貌從姊乎從朋友之母乎曰從姊於是以兄弟之禮見君子謂是舉也賢賢而親親本於情合於禮異乎世之為壽者矣

序

圖畫

捕魚圖序

宋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克幅長丈許水波瀲灩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葰荾向摇落艸萎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臯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篷篨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笞笠力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盖依篷篨坐有巾而頳出網中得者舵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擠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頳

三童子若飲食若寝前有盃盂者一人推葦閒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矣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頻川晁補之序

莊周夢蝶圖序　　元　劉因　文類

周寓言夢為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

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函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聞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始籍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辨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阜落楊内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李平章畫像序

元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閤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顒大書之手刻為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為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畫學馬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拳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倚勑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列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乎為設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黄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為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

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為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僊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閒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為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糵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格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侯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於秋谷釣雲月以美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出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萬木圖序

明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予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宮為釋老之宮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沒欲為棺而不得材者

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縉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猷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杏園雅集圖後序　明　楊榮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小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鼏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户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傔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内晏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数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

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盖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仕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聮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明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盖吾同年進士之在于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髮頒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鬢白毵毵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啟開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頳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亮頭方面大目豊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髮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珎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廣夫者面微長且頳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帶右手

按滕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矐髭数莖白且畫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巻如授簡状坐而嚮左居巻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檗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数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于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遇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盖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攄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于天下固将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為聚散離合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于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于天順之八年會則于宏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序

哀輓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明　羅玘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改而曰其生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誄之雖不必任與誄也而已德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誄之興也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鴆於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鵠夷而躋於門牢閟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為也勺浚以給之斯甚矣執牘而號於門牢閟而拒之善立言者不為也包藏以識之斯武矣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誄之多諛也有由矣東鄰之寡母有司請於上而旌其門西隣之孀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者寡矣而欲子之不為誄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夫之富也百鎰之金蓄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氣俞先生信豐人既歿之三年人之誄先生者至成卷帙其孫溥計偕來也賓挾以行予素善溥溥來丐予序予之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耳蓋有

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槪終當一鳴于時先生其附溥以有知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柏溪君哀序

明 李夢陽

柏溪君亡也哀於戚及其踈起之邇動于遠盖鮮不愴焉悲也鮮不唧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洟者鮮不泣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偽戚踈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邇之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踈遠可也夫天下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洏如求如失強寛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也或諂佞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谿是也或破疑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也有為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偽戚踈辨之是也夫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踈者哀之邇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欷歔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淚流

者百世而同聽也如林宗孺子之傳是也斯哀賢之至也夫汞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鍮亂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鍮之以僞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謟之諜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疎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疎戚邇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大梁言其父之所以哀而逢溪諱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為之欷歔乂之

觀石山人彈琴序　唐　梁肅　文粹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嘗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憮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五弦備具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頀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蕭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於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唐　韓愈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　曾鞏　文鑑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禮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嘗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

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爱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益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五年夏得洪君于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滕覺華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序碁　　唐　柳宗元　文粹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游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

序飲

唐 柳宗元 文粹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糺逖以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仁宗御書後序

宋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狥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獘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止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卻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

主之好而為書亦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